

醉饮尘世，飞驰我心

——简述我的文学生活

白玛娜珍

很庆幸此生中，我能拥抱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一个是现世，另一个在文字里。像白天和夜，像梦里梦外。我的精神有一条密径，通向芬芳之境。

那就是写作。半生已逝，多少风云，但我依然在白夜里穿梭，这就是文学给我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我没有变成生活。没因衣食而陷于愁苦，没因爱欲而沉沦在地狱。但我拥抱着尘世，尘世的一切好比是我要衔往文学的金砖玉瓦。我像鱼儿一般深入水域，像燕子一般从南极飞往北极。

尘世是海，是我的盐。

从小，我满怀文字的花朵，在一个又一个异域漂泊、停驻。每一处都有我用玛尼石垒起的灵魂小屋，每一站，都充满了我的缅怀。故乡，在远处，我朝向她的脚步并不匆忙。我还不想这么早，就永远留在家里看守。

我是幸福的，因我是有家的孩子。在西藏，瑰丽的太阳是庇护我的宫殿，辉煌的经卷是母亲的呢喃，歌声在草原汇流成海，史诗是我的家人，献给人类的桂冠。在家里，我是家族中一个小小的女儿，小如一粒尘沙，小如海里的一颗水珠。

家园，绝不会因我的出走而干涸，绝不会因我的回归而更壮阔。我轻若微风，在往返的途中，又像小鸟一般快乐。

所以我能满怀文字的花朵，所以我把诗歌插满双羽，所以我自由自在，没有使命压迫，没有国界和民族变成我的隔阂。

我心灵的家园不在某个地域，我写作的天地不在某个族群中。

我一面在尘世醉饮，一面骑着文学的白马在我心飞驰。

我又像蚂蚁一般步入迷宫，在不同的生命形态中，梦想找到相同的语境、共同的根源。

我相信，文学的世界就是这样。使我忘记自己的性别，忘记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固有的文化传统甚至忘记自己被称为“人”的生命概念。

我的文学使我拥有近似于萨满一般的胸怀。文

学又像黄金一般融化着，令写作一派纯粹。

这时，如果在我的文字里，你嗅到来自藏地唯一的气息，是因为，与生俱来的，就像母亲给我的血脉和传承，即使我脱下绚丽的藏地衣袍，我的血脉更清晰。

但我并不贪爱尘世间血脉相传的亲情。我说过，我有两个世界。也就是说，在我另一个独行的光阴中，我不为复制，不为繁衍，我的生命无形。

我的文学不只为传承某个民族的文化，我不是文化传播的使者，也不为模仿某个地域的生活，我不想仅仅成为民俗专家。我说过，文学给我自由，灵魂的自由。这就是我的追求。

当一切可能变成枷锁，我绝不用文学再上一把锁。一个文人，一个写作的人就是要突破束缚，要在门里门外，让生命变成风。

我离我想抵达的意境还很遥远。像沙漠中遥不可及的彩虹，像宇宙星球的间距。所以当我在地球的背脊上行走，在人类的生命中存活，我也有我的钟爱，像藏地妇女装饰的氍毹，像我爱唱的藏地情歌，像《核桃树》里的诉说：

核桃树啊，
结满核桃的树，
我向你掷去钟情的石子，
顷刻坠落了21颗
但我最爱的那颗
是留在核桃树上
唯一的那颗

民族性，给我格外的美，格外的爱的能力。但民族与文学，不是孪生姐妹。我去到哪里，什么时候回家，和民族无关。我的文字，愿在生命中绽放，哪怕微小如一枚草地里的格桑花。

我还要满怀恭敬，也要自由不羁，我要天马行空，也要良辰美景。我能够的，我是文人。拥有文字的人。像拥有信仰一般拥有力量，像拥有爱情一般拥有梦想。

女儿会 目 录

2010年

2

主 管

中共恩施市委宣传部

主 办

恩施市文化体育局

恩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 问

李传锋 叶 梅 王月圣
唐敦权 邓 斌 田 苹
杨秀武 蔡元亨 贺孝贵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谭文骄 秦 斌

李国庆 蔡 平

主 任:王怀东

副 主任:侯 萍 向仕莲

尤连胜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贵周 吕金华 李华武

吴建宇 杨 穆 陈起鹤

沈维菊 张 云 张同新

焦大贤 谭永军 董祖斌

卷首语

醉饮尘世 飞驰我心 白玛娜珍(1)

民族文化

文化哲学视域下的土家旷世奇歌

——梯玛神歌 刘支皇(4)

土家民歌中的衬词解谜 蔡元亨(9)

传承保护遗产 着力打造名片 崔再辉(16)

打造女儿会民族品牌背后的思考 杨承佳(21)

关于清江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思考 曹 显(22)

巴山履痕

峡谷追梦 曹 显(25)

读高荷鲜先生恩施古迹诗简注 老 贺(28)

恩施人吃芥菜鸡蛋的寓意 孝 贵(30)

史海钩沉

小溪古道之迷 老 贺(31)

倒流马鹿河 孝 贵(32)

恩施小溪胡家大院古村落的价值内涵 赵 林(34)

土家族地区集市发展的活化石——大集 刘清华(35)

散 文

老街人脸谱(二篇) 杨秀武(36)

巴城记忆 李明勇(40)

幸福(外一篇) 王月圣(42)

清江走笔 郑能新(48)

又是一个端午节 颜 英(49)

与叶梅共享草原的黄昏 罗晓燕(50)

小溪笔会小辑

烟雨小溪 吕金华(52)
 风韵小溪 黄爱华(53)
 小溪风情 李大申(54)
 小溪行 白 公(55)
 世外小溪世内行 邓 斌(57)
 小溪是一条爱河 罗晓燕(59)
 仙人散落的眸子 胡 胜(61)
 绝版小溪 董祖斌(61)

诗 歌

烙在骨头里的风景(外一首) 徐晓华(64)
 走进小溪 崔显实(65)
 小溪梦幻的五月 胡礼忠(66)
 风雨桥茶联撷英 三剑客(67)

小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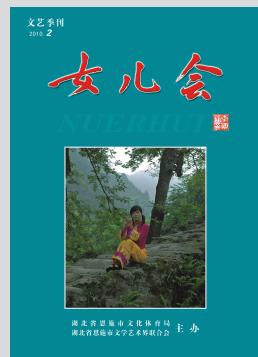
七步诗 孟学祥(69)

评 论

亲吻我们共同的清江 刘小平(82)

彩 页

封二 白玛娜珍近影
 封三 恩施市盛家坝乡文化服务中心 徐清华摄
 封底 小溪竹海 徐清华摄
 插一 恩施作家参加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改稿班 ... 罗晓燕摄
 插二 小溪文学笔会剪影 刘少敏 刘桃源摄
 插三 小溪风光 徐清华摄
 插四 小溪风情 刘少敏 刘清华摄



刊号:鄂恩内字[2008]001号

2010年第2期
 总第九期

地址:恩施市文体局

邮编:445000

联系电话:0718-8223003
 0718-7507735
 15337305248

E-mail: estijneh@126.com

刊名题字:李传锋

封面摄影:沈祥辉

主 编:陈起鹤

执行副主编:吕金华

执行责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海 叶文美
 刘绍敏 刘桃源
 刘清华 杜 李
 张思楚 周恩高
 胡礼忠 谈焱焱

(敬告:请未注明地址的作者及时与我刊联系,以便寄付样刊及稿酬)



文化哲学视域下的土家旷世奇歌

——《梯玛神歌》

刘支皇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被誉为“土家史诗”的《梯玛神歌》，它与摆手舞、哭嫁歌、撒尔疍、茅古斯等文化因子共同构成了土家文化系统，展现了土家人死生豁达、因果报应、纯朴憨厚以及生命纯朴本性的生命意识。本文把《梯玛神歌》放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进行考察，分析《梯玛神歌》所具有的地域性、文化多元共通、神秘浪漫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透析《梯玛神歌》及其仪式所蕴孕的文化哲学思想，并试图建构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双向互动的桥梁和纽带。

关键词:《梯玛神歌》 文化哲学 生命意识 多元共通

在湘西酉水、鄂西夷水(清江)流域的土家人聚居区是土巫师文化——梯玛活动较为典型的地区。《梯玛神歌》及其仪式流传久远，精深博大，艺术性强，影响深远。它记述了土家族的起源、繁衍、战争、迁徙、开疆拓土、安居乐业、生产生活等诸多内容，被誉为土家族的“民族史诗”。由于《梯玛神歌》及其仪式来源于原始巫师祭祀，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天地神人、人间万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生命价值、哲学价值等内容，深涵着音乐、舞蹈、文学、语言、民俗、艺术等多种学问，堪称“土家族文化宝库”。梯玛无论是在表演形式、音律节奏、表情达意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浓厚的土家族巫师祭祀的民族特色，它是土家人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审美观念、生命意识的直接反

映。由于《梯玛神歌》以土家语口耳相传，或以汉字的记音方式世代相传。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口耳相传的土家族祭祀仪式在流传中逐渐散失，同时由于土家语(土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异，对于理解《梯玛神歌》的内涵、文化、哲学价值都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是在湖南湘西龙山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整理调查资料，在文化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下，分析《梯玛神歌》及其仪式(玩菩萨)。从而揭示出《梯玛神歌》所具有的地域性、文化多元共通性及其神奇浪漫的特点；《梯玛神歌》所蕴孕的文化哲学思想；土家人的死生豁达、因果报应、澄明阔大的生命意识。

一、梯玛、《梯玛神歌》及其仪式(玩菩萨)

梯玛及其梯玛仪式(玩菩萨)曾在湘西酉水鄂西夷水(清江)流域土家族人聚居区广为流传，是土家族较为典型的充当着神与人的沟通作用的巫师祭祀活动。“梯玛[thi53 ma21]是信仰仪式主持者的土家语称呼，其主要仪式活动一是集体性的跳摆手 [Se51Pa51Zi55]；二是家庭性的玩菩萨 [Su35mu53Zi55]，梯玛俗称土老司，是用土家语敬神的人。《梯玛神歌》是土家族巫师(梯玛)在一年一度的“跳摆手”敬神祭祀、为他人消灾祛难做法时所唱的请神之歌，家庭性梯玛仪式又称玩菩萨，是梯玛祭祀时的一种群体活动，它按照梯玛祭祀的秩序和规范，在祭祀的时期内进行，是土家族人对神的尊敬和信仰观念外在的表现形式。梯玛活动

是土家族巫文化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祭祀、赶鬼驱邪还愿、求雨、送亡人的宗教活动。据方志和有关史料记载,梯玛从事梯玛活动时,身穿八幅罗裙,头戴凤冠帽子,手持八宝铜铃与师刀,边舞边歌。《梯玛神歌》的内容取决于所主持活动的性质,即不同的场合所唱的神歌内容各不相同。为死人祭祀时唱“送亡人歌”,为人消灾招魂、求平安时唱“还愿歌”,赶鬼驱邪时唱“解邪歌”。《梯玛神歌》的唱词比较固定,即兴演唱者较少。作为依附于祭祀活动带有一定民风民俗和艺术特点的“《梯玛神歌》”在土家族地区流传了上千年,大凡土家族的祭祀、赶鬼驱邪、还愿请雨、送亡人等活动都由梯玛主持,包括土家族隆重的摆手活动。本文所记载的梯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为“还愿歌”和“玩菩萨”仪式。

1、“还愿梯玛仪式”的内容:据湖南龙山梯玛彭武庚介绍,梯玛活动时间一般在农历的七月十二日后,因为天上的南天门才会打开,祭祀和朝拜各路神仙在七月十二日以后的几天时间才容易请到。梯玛活动均由梯玛(土老司)主持。土老司运用牛角、司刀、绶旗,铜铃等为法器。梯玛活动(还愿)一般都在堂屋中举行,只有少部仪式在场坝中举行,还愿梯玛活动的内容大都是为感谢土王、各路神仙和家仙的保佑。家中遇到什么不顺的事情或大人、小孩生病许下愿望灵验后,通过梯玛的祭祀来还愿。一般许什么愿还什么愿,比如许的是猪愿(即愿望灵验后敬奉牲猪)就得杀猪来敬奉土王、家仙和各路神仙;许的牛愿就杀牛敬奉,许的羊愿就杀羊敬奉。笔者在湘西龙山调查时,主人家许的是猪愿,所以梯玛所做法事大多用牲猪来作祭品。还愿梯玛分请师召兵,请家仙,请土司,牵瘟,敬天子龙王,请神滑兵,驱鬼解邪,敬天神,安家仙,求男求女,散兵烧天钱,落神赶白虎,敬师傅等阶段,共有请师召兵,杀猪打粑粑,敬家仙,敬土王,牵瘟,敬天子龙王,启堂散兵,请神(搞口子),滑兵跳神,看栏杆,存家钱,敬青天爷爷,敬三娘子,驱魂解邪,安家仙,求男求女,哭嫁,渡关,烧头钱,散兵传茶,赶白虎,敬师等二十多场法事。其内容和形式环环相扣,前后呼应。集音乐、舞蹈、服饰、巫傩等于一体,是一套综合了表演和祭祀的宗教仪式。

2、“还愿梯玛”的形式:《梯玛神歌》为双句押尾韵的自由体,两句一节或四句一节,句尾押韵的格律。唱腔以高腔和平腔为主,高腔高昂,感情激越,平腔舒缓,感情深沉。韵律铿锵有力,优美动

听。还愿梯玛活动主要是由梯玛(土老司)唱《梯玛神歌》和跳相关的舞蹈(跳神)。土老司头戴五佛冠帽,穿八幅罗裙,右手执司刀或牛角,左手拿铜铃。有时为一个梯玛独唱独舞,有时几个梯玛合唱群舞。笔者在湘西龙山内溪调查的梯玛班子共有四人组成,另外还请了陪酒、筛酒、陪神、刀手、茶婆婆六人,其中除了茶婆婆是女性外,其它的均为中年男子,茶婆婆还规定必须在五十岁以上,所请之人大都是主人的亲戚朋友。

3、还愿梯玛的过程:第一场:敬师并领兵;第二场:请家仙和土王;第三场:敬土王;第四场:牵瘟;第五场:敬天子龙王;第六场:启堂散兵;第七场:祭卦,祭司刀,祭铜铃,祭牛角,祭宝剑;第八场:滑兵跳神;第九场:驱鬼解邪;第十场:求男求女,共分哭嫁、渡关,烧天钱等仪式第十一场:赶白虎;第十二场:敬师召兵;

4、“还愿梯玛仪式”的规模:此仪式规模一般不大,但主人家为了隆重,常请亲朋好友来参加,梯玛班子仅有四至五人。(而梯玛的第一种形式即跳摆手的规模较长,一般为全村全寨的男女老少都参加,属于群体性祭祀活动)

二、《梯玛神歌》及其仪式的特点

1、鲜明而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

“荆楚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山川怪异的自然景观与地理,生活其间的人们很容易产生奇幻的感觉,莫名的恐惧,神秘的猜测和奇异的遐想,人与自然发生着微妙的关系。由于认识水平与生存能力的局限,人们才能完全将自己与自然区分开来,因此也就长期保持着神人交往的信仰,在原始精神的支配下,楚文化呈现神奇诡异的特征”,《梯玛神歌》及其梯玛活动本身作为巫师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在人们在认识能力和生产水平局限的情况下对神、对山水所做的一种美好期盼和祈祷,本身就具有神秘浪漫主义色彩。在《请神捉魂》的梯玛歌中唱道:“悬崖陡,刺丛深。水流急,路难行,尊敬的大神们,没有好路让你行啊。泥滑路烂,岩步子都没一墩。一路野刺挂人啊,一路荒山荒岭,啊呀呀,看见了水路,没水路行啊,过大水,快得很,遇树树断啊,遇土土崩,走得急啊,船上人啊,要坐稳啊,赶啊,赶啊,看得清啊。它被勾走的魂魄,在水上浮沉。”这首神歌系梯玛与大神的对话,在描述山路崎岖艰难,叮咛涉水乘船注意安全时是如此的生动具体,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神、魂的交融并现,手法极耐人寻味。在《梯玛

神歌》《长刀砍邪》中有这样一首：有啊哥兄啊，日梦不祥啊。我要砍了它，你夜惊砍了它。死人头上砍了它，死鬼头上砍了它。滚岩翻坎砍了它，投河跳水砍了它。麻索吊颈砍了它。刀劈斧剁砍了它。毒蛇挡道砍了它。见钱起心谋财害命砍了它，五谷不得收砍了它。当面说好背后说歹砍了它。砍砍砍砍砍！不好不利，统统砍了它。这首表现梯玛与邪恶作斗争的《长刀砍邪》歌充分表现了土家人主宰自己命运驱除邪恶的愿望。土家人认为万物有灵，并流传的《洛蒙挫托》《日客额，土客额》《匠师拔佩》《春世麻妈》等，这些巫师（梯玛）所歌的英雄既是土家人的祖先，又是祭祀时的民族之神。神秘的梯玛巫文化相连的是梯玛神及其土家文化的浪漫色彩。浪漫是梯玛及其土家人的一种情怀，是神游畅外的超然。这种浪漫狂放与梯玛的神秘色彩共同构成梯玛巫文化及土家文化的绚丽色彩。

2、兼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共通

武陵土家族聚居地虽深处大山，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文化交流与沟通很困难，但随着官方和土司的交往，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儒家文化等的渐入，土家本土文化接受了一次较大的洗礼，文化面貌也有较大的改观。文字、官话、生活风俗等有较大的改变，从族人聚居的文化序列来看，土家文化（巴人文化）——苗族文化——汉文化，为土家族文化的三个发展要素。土家本土文化保持着开明和兼容的姿态，吸收着外来文化。在《梯玛神歌》及其仪式中，除却土家族原有的英雄、先祖、祭祀的神人外，其中还有许多在土家文化中找不到原型的神人。《农民劳动歌》中的神农、炎帝、雷神、风神，这充分的说明《梯玛神歌》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吸收和借鉴了汉文化中的某些元素。从“还愿”梯玛的驱魔解邪的仪式来看，打心印、加火焰等法事与苗族《雉牛》中的上刀山、下火海有些相似之处，虽无从考证是土家祭祀仪式影响了苗族的祭祀，还是苗族的祭祀仪式影响了土家族的祭祀仪式，或者是二者根本没有相互的影响。但起码在祭祀仪式中所反映的内涵都是如出一辙，共同反映了土家人、苗人开疆拓土的艰难以及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愿望。

3、浓郁而富有魅力的地域特征

湘西、鄂西地区群山连绵，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山川险壑等这些自然特点，加上本民族本身的民间传说等使其《梯玛神歌》及其活动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土家族人集居的地区崇巫尚卜的传

统，同时也崇信鬼神，重视祭祀活动。在梯玛仪式中，有这样几个敬捧的神值得注意：一是土王，也就是土司，是土家族的统治者；二是天子龙王，相传天子龙王是土王的得力武将，帮助土王开疆拓土；三是三娘子，相传为土王的妻子；四是赶白虎的仪式，廪君开疆拓化为白虎的传说在《梯玛神歌》也在鲜明的体现。在“还愿”《梯玛神歌》中，共有十几场法事与土王、天子龙王、三娘子等土家神人相关。因此，《梯玛神歌》的涉及人物不仅有巫师、土家族人、神、鬼邪以外，还有地域性很强的土家英雄人物在其中。其中土王、天子龙王代表着土家人开疆拓土英雄史诗人物为代表。作为《梯玛神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叙事史诗《摆手歌》，也是土老司（梯玛）在祭祀时所唱的巫歌，它分四个部分：天地人来源歌、民族迁徙歌，农民劳动歌，英雄故事歌，其中英雄故事歌是传达帝功之类的巫歌，它处在农事歌之后，在祭祀时由梯玛领唱，众人相和，表现出《梯玛神歌》及其仪式浓郁而富有魅力的地域特点。

三、《梯玛神歌》的文化哲学价值

1、精神的皈依和发乎至情的生命意识

“土王崇拜是土家族民间的宗教信仰”[3]《梯玛神歌》及其仪式发乎至情的生命意识植根于鄂西、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和土家民众在独特的地域环境中的鲜明个性。从土家族人生活环境来着，先秦以来土家人就聚居在夷水、酉水流域的蛮荒地区。改土归流以后，中原政权采取的“征发政策”使土家先民一方面要经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边缘化的宿命，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土家文化原有活泼感性的自由精神。土家人不仅使谋生的方式多样化，而且在思想、情感也会自由的发散，这种土家地区变动不拘的特点培植了人的多变性格。《梯玛神歌》及其仪式作为土家族神秘巫文化的载体与理性的史官文化划分出截然不同的疆界。其中最能体现出《梯玛神歌》及其仪式巫文化特点的是人们在原始宗教情感的驱动下，视天地可以神游，上下四方，往古今来，了无滞碍。这种浪漫的幻想和神奇的瑰丽的色彩深深体现着土家先民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无力抵抗所做的一种自由的想象和追求。在《梯玛神歌》及其仪式中，土家先民才能找到征服自然灾害、邪恶以及生老病死等灾难的快感，而寻找到另一种精神和价值的皈依。在《砍邪歌》中，他砍了不祥的念头，死人厉鬼、毒蛇恶虎，害人之心，两面三刀的人等等。这种砍虽然是一种虚

幻，但它在虚幻中表现出土家人与邪恶作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此这种砍也变成了一种艺术，他们能够找到现实不能解决的灾害、困难、疾病精神的皈依和快感，在这里充满了自由和浪漫。

弗雷泽在《金枝》中写道：“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它们跟人们一样有灵魂，从而也像人一样对待他们……树木被看作有生命的精灵，它能够行云降雨，能使阳光普照，六畜兴旺，妇女多子。”^[4]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土家先民的宗教及其意识观念中较长时期的存在着。正因为这种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的存在，使其《梯玛神歌》及其仪式透露着强烈的发乎至情的生命意识。在还愿《梯玛神歌》及其仪式中，有一除较长时间的法事，即求男求女深深地透露土家先民对于生命的渴望和寄托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求男求女的过程中，首先求的是瞎子、跛子、聋子等，通过梯玛的祈祷吟唱，最后求得的是五官端正、相貌端庄的儿女。其中盘古、启兵、摆男、求男、选男选女、出嫁生事等仪式都充满浓郁的生活色彩。出嫁仪式形象而诗意地实行了婚嫁，同时也融入了土家族哭嫁的传统仪式，这种非纯粹的幻想在现实的意义上传露着土家先民对生命的渴望和绵延。生命的创造、进化的冲动，这种生命主流在绵延延续着土家人的生命意识。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一书中写道：“进化是一种不停顿、崭新的创造，生命不是由于各种要素的联合和相加而进步，而是由于分离和划分而进步的。”《梯玛神歌》及其仪式对死的豁达、生的期望都源于土家先民当时认识能力和改造自然能力有限情况下的需要，就如柏格森所说的生命是一种本原的冲动，是一股可见的流，连续不可分割，它在每一生物之中世代延续而又时时更新。也正因为土家先民这种发乎至情的生命冲动保持着土家人生生不息推陈出新，也是《梯玛神歌》的神奇和魅力所在。

2、个体生命的张扬与个性彰显的自然哲学观

《梯玛神歌》及其仪式同样是多元信息的组合，其中包括土家族的牲祭、解钱、摆手舞等。而在这些仪式中参与者和主持者都抛却了原有的本我，而以所装扮的角色、所虚拟的人物来参与，也即被戴上了一种“人格的面具”。而作为本我的人的原意识却被忘掉了，而是以一种澄明的、抛却了世俗、生活、自然灾害、邪恶纠缠等种种力量的束缚状态进入仪式中。在表演中，他们可以尽情抒发着个人心中的感情和发泄着内心的不满以及对美

好事物的渴望。甚至在表演或举行仪式，为了尽力的彰显个体生命和个性，还尽量的借助某种工具，如面具、衣服、装饰品等，而使自己更能够以一种空明的状态进入到祭祀或表演的仪式中。恩格斯在《路德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在远古时代，人类还不完全知道自己的身体结构的时候，并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产生一种观念，他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人们不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人的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身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在人类初级阶段，生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巫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在原始人看来，不但人本身具有灵魂，而且世界上的其它万物均具灵魂，就形成了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人不再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肉体之上。在《梯玛神歌》及仪式中，梯玛及其参与人员都怀着对土王崇拜，对天神敬仰的状态进入，个体的肉体生命已不再是重要的内容，而灵魂的永久和永恒则是在与神王交流时所追求和寻觅的东西。这虽然具有某种神秘和唯心的色彩，但个体生命在梯玛歌和仪式中却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和自然的流露。

巫术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处于一种非常突出的地位，《梯玛神歌》和仪式的某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土家先民思想的真实再现、摹仿、装扮、虚拟等等都是《梯玛神歌》形成和发展的要素。仪式中的某种语言（咒语），某种法器（道具），某个仪式的过程和动作都强有力影响和塑造着土家先民的个性。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的智力活动决定于下面这个主要和根本的事实，即在他们的表现中，感性世界与彼此合而为一，对他说来，看不见的东西和看得见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彼此的人也象现在的人一样直接出现，彼此的人更有力、更可怕，因此彼此比现实更完全的控制着他们的精神”。生活在夷水和酉水流域的土家先民，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试图努力地摆脱这种控制，并力图反过来控制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正如此，土家先民聪明地创造了一块园地，亦即《梯玛神歌》。在这块园地中，他们把个性和个体生命发挥到极致，在控制另一个世界的同时也找到了一种专门的技巧，这种技巧也就逐

渐转变为《梯玛神歌》的仪式。

3、宽恕、因果报应、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2004年,笔者在湖南龙山内溪所见的梯玛仪式为还愿仪式。当地村民为了求嗣、保平安、驱除病魔,向土王许愿求得保佑,而经过一段时间,所许愿望灵验后,就得请梯玛来祭祀土王还愿。从还愿仪式的本身来看,套在仪式上的外衣是乞求土王的保佑和乞求平安等,但我们剥去这层外衣,就会发现其实反映了土家先民的一种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巫术通常增强人的自信心具有乐观向上的倾向,正因如此它才能经常施行。巫术产生了人是自身命运的主人,周围环境的主宰者而不是它的仆人的幻觉。”《梯玛神歌》及其仪式的实行很有可能不是行之有效,但参与梯玛仪式的人,不管是作为职业的梯玛还是参与者和追随者,他们至少渲泄了自己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事情,否则只能是束手无策,毫无指望,这种行为使参与者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促使土家人对《梯玛神歌》及其仪式充满无限的崇拜。同时由于《梯玛神歌》的施行不是个体的行为,也不是随意状态下的活动,《梯玛神歌》的施行必须借助群体参与,需要相应的梯玛仪式。在土家人对《梯玛神歌》的事神圣性的认识及其神圣的仪式中,一种超越的宽恕和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在其中明显体现。他们认为,《梯玛神歌》及其仪式直接涉及到人类生命的延续,万事万物能否生存的大事。虽然在《砍邪歌》,驱邪除魔等仪式中充斥着土家人与邪恶作斗争的不曲不挠的精神,但在部分仪式,如《解结歌》中唱道:“解结解结解灵结,解除旧结换新颜。”唱词虽然有解邪的意味和弃恶扬善的理念,但同时也充满了宽恕的思想。

罗伯特·F·墨非概述了某些庄重仪式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通过礼仪中,一个被通过的人旧的地位和以此相伴的全部间色行为都要除去,这个人就成了新人。这对全部有关人都是微妙的过程,因为这种微妙的过程使个体处在一个过渡状态,这也就是说,仪式构成了过渡,为该人进入到新的地位提供了标志物,并且接近他的人都召集在一个聚会中,给新人和全体参与者带来心理上的加固”。《梯玛神歌》在由梯玛主持并有广泛的人参与时进行唱颂,其中的“还愿歌”和还愿仪式,“送亡人歌”、“解邪歌”等神歌中,都包括着土家人对诚实守信价值观的尊重,并把它当作了一种

观念在庄严而神圣的祭祀仪式中传达和显现。其中在《砍邪歌》中有这样几句:“见钱起心,谋财害命,砍了他,当面说好,背后说事的砍了它,五谷不得收砍了它。”在这里面,就是最神圣的神如果失了信也要受到砍伐和惩罚。人们在许愿和祭祀神时祈祷神的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而五谷不得收就是神失去信任,就要受到惩罚。人当面说好背后说歹,两面三刀,表里不一,不诚实守信也要受到处罚。从《梯玛神歌》的原始功能来看,其中最重的一种功能在于传达土家人的一种生活规范 and 行为规范,而《梯玛神歌》的这种宽恕,因果报应,诚实守信的精神也正好应合了《梯玛神歌》的原始功能,而《梯玛神歌》的原始功能同时也证明和体现了土家人的某种价值观念。

四、结语

在土家族人们群体中,人们的信仰最先反映在人神沟通的巫师(土老司)身上。梯玛是《梯玛神歌》的主持者,因此《梯玛神歌》的起源也来源于原始的巫题祭祀。而《梯玛神歌》及其仪式作为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祭祀土王、神、人崇拜的民俗活动,由于在发展和流传中,不断的吸收了人的价值观念、英雄人物、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生活情趣、土家人的心理等因素,在传承中不断地演化和变异,同时也融进了土家族原始的音乐、武术、舞蹈等艺术形式。随着现代文明和信息时代的冲击,这种传统的古老文化面临着失传和消失的危险,对于理解《梯玛神歌》及其仪式的价值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但在思想和精神领域中,文化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为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广阔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同时民族文化也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领域。因此如何让民族文化与文化哲学更好的双面互动笔者认为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做好文化哲学自身系统的完善工作,从文化哲学的本身出发,为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更为详细具体的文化、哲学研究方法;二是做好民族文化与文化哲学的沟通和融合,尽可能地把民族文化置入文化哲学的大视野中进行研究和探讨;三是更多地寻找民族文化的精典,为文化哲学提供更多的研究支点和落脚点;四是做好民族文化与文化哲学融合、互动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从而达到对人的个体、群体状态和人类总体的研究和理解进一步升华,把对社会世界意义的建构及生活世界统一性的建构完美结合,把人引向完善的境界。



土家民歌中的衬词解迷

蔡元亨

土家民歌中的那些古怪的衬词群,是还处在暗室里的生命的底片,只要经过冲洗,就可以显示出生命的彩色本影。因为它们是在历时被肢解、被歌化了的咒语。是“超意义”的文化符号系统,是生命的标准化的密码。

一、引言

笔者在《咒语·娱神歌、媚神歌和土家情歌》中已经指出了许多情歌是咒语和娱神歌转化而来,这些歌上必然挂满了自然宗教的须根,粘满了远古生活的神土。那些古怪的衬词群就是须根和神土式的特殊文化符号系统。由于咒语是一个“超语言”现象,那么,这些衬词群的意义,也不是一般性的社会意义,而是“超意义”的意义。

巴人宗教和其他各民族的宗教,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把先民的全部历史活动,几乎都囊括在神明之中。神是由咒语调动的,咒语又是由人(特别是巫师)掌握的,人们把自己的一切行为的动机,都预先告诉可以帮助他们的神灵,再通过念诵咒语企图获取超自然力量。这是先民们认识上的天真,也是人类幼年时期的童贞。

我们研究这个符号系统,是要揭示出那个一直支配着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的行为中一些秘密。这些衬词群是还处在暗室里的生命的底片,又为现代人的文化误解所荫翳。但只要经过耐心地文化冲洗的过程,它仍然可以显示出生命的彩色

本影和本影背后当年的和风丽日。它完全值得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视,因为那谬误的外壳里深藏的,恰好是真理的干核。

虽然有些藏在衬词群中的密码,是我们的理性和感觉难以把握的,但只要把力所能及的部分破译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土家民歌中,那一派神光离合的景象。

我相信,对衬词群的研究,就从这里出发,一定可以让土家学后来的研究者,发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关自然宗教的“文化元素周期表”来,并能测定出每个元素的文化“化合价”,至少也要得出对它们归纳的数学意义上的那种“可几性”。

二、衬词的分类

这些与咒语有关的衬词,至少可以分为六类,而且都对神有直接或间接的驱动力。是土家先民和巴人宗教效验世界的六种联系方式。

(一)咒语语尾词“梭”,在娱神歌中的遗落

▲沈括在推理中所列出的原本是巴地咒语尾句“些”字的那条判断,反而使《招魂》“些”成了“楚人旧俗”的孤证。

梭(或喷、嗦、锁),这是一个有直接驱动力的咒语语尾词。第一个注意到这个词的人是北宋学者沈括。

《梦溪笔谈·辩证》中提出,屈原《招魂》的词尾词用“些”(suo),即“梭”、“锁”。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

这个词的流行范围和地望。这是经得起今天田野考察的检验的,因为它就是来自田野的结论。沈括还是第一个用宗教比较学的方法来说明它和梵语“萨摩诃”合音读法相同的人。他似乎想暗示我们,中印两国宗教有点什么相关性,至少在咒语上有。

不过,他把这个词在咒语中的使用,错断成“楚人旧俗”,这很冤。只要对他自己这个结论所依据的演绎推理的要件的分析,就可以得了出,这是“巴人旧俗”的结论。他说了三句话,刚好组成了一个错误地三段式推理——

大前提:楚辞《招魂》尾句用些(suo)

小前提:今湖峡、夔湘、南北江獠人(以上地区全是古巴境、巴人)凡咒语 皆曰些(suo)

结 论:此乃楚人旧俗。

他怎么能用巴人地区流行的咒语尾句“些”去证明和判断这是“楚人旧俗”呢?显然,他把行政管辖的改变,错当成民族文化的改变。就象满人入主中原后,不能把中原旧俗说成满人旧俗一样。因而,沈括在推理中所列出的原本是巴地咒语尾句“些”字的那条判断,反而使《招魂》“些”成了“楚人旧俗”的孤证。但它却为我们论证的问题给予了启发。

沈括所见到的,今日巴镜仍然如此。

如“合喝水”咒。就是土家人为顺利达到婚姻的目的所作出的巫术处理,操作时就带了梭(些)

和合仙,和合仙,弟子请你下仙山,梭,请你下来别无事,专给人间合姻缘,梭,梭。……山与山合,转梭,转梭,水与水合,转梭,转梭……

还有《槃觚咒》也是这样。这个梭,对人的姻缘、自然的山、水、天、地的合(交媾),具有明显的直接的驱动功能。这个词,在土家现实生活中也有遗落。在给牛马套轭,叫它们作后退这个有难度的动作时,从不用“退”做驱动令,而是用“梭”,说不定它就是畜牧时代驯牛服马的咒语的残碎性遗落。所以笔者以为,象《合喝水》一类咒尾词“梭”(些),才是使用上的巴式正宗,也是咒语的初始态语气。我们可以搬出一个证丛来。

许多土家娱神歌媚神歌都带了梭、唛、喷、锁。如,金二锁、银二锁、阳二梭、么姑子唛、花儿神先唛、金刚梭、七不 隆咚梭,八不 隆咚梭,连 当唛……这些衬词其所以古怪,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变了形的咒语,或被肢解了的咒语。这绝不是无据妄说,比如前面那个《合喝水咒》就被局部性地切取

为民歌(或作娱神歌),但仍然在一大串衬词中把“梭”(唛)字裹起来——

和合(一个)仙来(唛,喷儿郎当喂)合和仙(嘞,呀儿依唛),情哥(一个)求你(唛,呀儿依子唛),下仙山(呐,唛呀唛子喂)

尽管“加衬”是为了曲调优美,(审美情感的参与),但梭(唛、喷)字是土家民歌中带有宗教密旨的“神彩”。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它们都是《灯调》,也即娱神歌——

[例 1]《十二月鸟名》

正月喜鹊(嘛,金梭)到树林(呐,银梭),口含沉香(金梭、银梭、牛郎二梭,心肝上的妹妹)木一根(呐,哥哥奴的哥)。窝中一根(心肝二哥哥)沉香木(呐,小郎二姐唷)太阳不晒(哥儿咚咚,梭梭儿,咚咚哥,么姐姐飘)……

它们是不是“太阳是把金梭,月亮是把银梭”的织布梭的“梭”呢?不是。尽管“牛郎二梭”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织女,进而联想到织布梭,但土家民歌没有用太阳、月亮做衬词的“习惯值”。但“梭”的巴人宗教密旨性在于它是巴式咒语中的一个具有效验性的字眼儿,而不是宗教“霞衣”——娱神歌——上的一颗仅仅是闪着神光的有机玻璃扣。因为五行是土家人的有伦理等级的宇宙图腾亲属。而金、银、铜、铁、锡这个顺序又是“金”的内部伦理等级。它们(金、银)只是用来表示“梭”的品秩,和下面“青梭、兰梭”一样,就象今天警告等级有红牌、黄牌一样。有一个《收疱毒咒》,就可以证明金的内部等级。那咒是“铁箍紧、铜箍松,咒语一念无始终”。这里显然铜比铁更厉害。“铁箍”的作用是不让扩散(“紧”),“铜箍”才使之愈痊(“松”),土家人把疾病好转叫“松活”,这里“松”不是指“不紧”是宗教性的指令符号。

[例 2]《绣荷包》

正月荷包(梭呵隆咚哥)绣起来(呀,哥儿龙咚梭)哥哥晓得(么姐隆咚飘,小郎二姐哟)有根由(哥哥奴二哥)。

[例 3]《闹五更》

一更金鸡(嘛,咚咚梭)叫哀哀(呀,梭咚咚),奴在房中(嘛,心花二姐梭)才起来(也,梭咚咚)

例 2、3 是灯调,属媚神歌,“梭”字驱动神灵,获取帮助,以期心想事成,“梭”把祈愿和效验世界的距离拉得那样近。

[例 4]《种瓜调》即《龙船调》原型,(这里所举是流行在恩施七里坪的“种瓜调”)

正月是新年(呐,衣哟也),瓜子才进园(呐,荷喂,金呐银二梭,阳二梭,阳雀叫呐,八哥鹦呐哥哇,八哥鹦呐哥),妹娃儿要过河,哪个来推我……梢公把舵扳呐,妹呀,你要坐稳了船(嘞,喂呀着,呵火喂呀着),把妹就推过河(哇,喂)

这支歌记录了当年“尝新祭”的情境,我们能看见生命背景上的和风丽日。一位姓蒋的老人告诉笔者,这是收瓜季节唱的歌。它显然是用来感戴神,祈求保佑来年瓜种入土后不“灌脓”,(不烂掉),不被鼠咬,子叶不被地蚕噬掉,多结瓜。——这是我们看到的先民们的生活状况,看到当时的那种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说,土家民歌是巴人精神的复印系统。

[例 5]《滚绣球》

正月里来(唛,心呐儿索),绣狮子(呵,唛连唛)……

[例 6]《青兰梭》

歌师唱歌(青梭),好声音(呐,兰梭),高一声来(青梭、兰梭、青兰二梭,梭什么梭,青梭、兰梭),低一声(呐,哥哥舍)

第六例里的梭字,高频率地出现,两句歌词就用了青、兰两个品种的十个梭字。为什么土家娱神歌对“梭”这样情有独钟呢?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超语言”“超意义”的文化符号。我们已经知道,每支娱神歌都笼罩在神话精神网络之下,而衬词“梭”就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焊接点。

(二)巫术性轻度摩仿或对情境渲染的拟声

▲有些《集成》“慷慨”地扔掉了这个古怪但至关重要的衬词。实际上就扔掉了歌和衬词的生成史,扔掉了它的文化价值。

有些衬词群,是在巫术心理支配下,对操作工具和操作情境的摩仿和渲染,用一种声音符号,使其在效验世界里产生反响。

在宗教时代里,没有非宗教人。人们用本真巫术心理去对待一切。这些歌里,就充满了他们的信仰和良心。每串衬词里,都有灵魂的呻吟。

如[例 1]《龚二娃》

龚二娃来龚二娃(啊,pia 嘞哒),出世以来帮王家(呀,pia 嘞哒!pia 嘞哒!)

这个“pia 嘞哒!”太古怪了,古怪到人们竟然不敢相信它是衬词,以为从先民那儿遗落下来的“侏离异语”其实它就是大碓春响的拟声,长工们白天干了整天体力活,晚上还要干春碓这种重活,他们出于巫术心理,摩仿大碓踩响的声音,以期从效验

世界获得力量,帮助和支持他摆脱向他袭来的困顿。难道我们没有听到灵魂的呻吟吗?在那个时代他除了把命运交付给神明,还能交付给谁呢?可惜的是,有些《集成》“慷慨”地扔掉了这个古怪但至关重要的衬词。实际上就扔掉了歌和衬词的生成史,扔掉了它的文化价值。我相信,由于我们的无知,还有许多歌都曾遭此厄运而变成徒有歌词的普通民歌了。

[例 2]《小调》

大河长水(嘛,溜阳),小河浑(呐,闹阳花儿红),郎撒网来(嘛,刺啦啦啦啦,探啦啦啦啦,夸啦啦啦啦,撒啦啦啦啦,呀火衣)姐搬罾(呐,闹阳花儿红)

这首娱神歌中的各种“啦啦”,无疑是从巫术心理出发对撒网、搬罾的竹竿发出的嘎嘎啦啦声和“网目”落水时的撒撒声摩拟,以祈求并暗示神明帮助自己赶鱼入网。

[例 3]《五月龙船》

五月龙船(唛,冬当,冬当),是端阳(呐,溜溜儿唼唼,唼溜唼溜再唼溜,叭哒叭哒团髹髹啊,溜溜儿唼)

这是龙舟赛前祭祀时演唱的歌,以期得到神对夺魁的承诺,也是为了求得赛中的安全祈福。这些长长的衬词群,极尽对划龙舟声态及情境的摩仿和渲染——

“冬当”,是对船头加劲的锣鼓的模仿;“溜溜儿唼”或“溜唼”,是对舟行速度,即挥桨速度的揣摩和情境渲染。土家人在现实生活中,至今还把动作敏捷称为“溜唼”或“唼溜”,“麻溜”把“你替我跑一趟”,说成“你替我唼一趟”。“叭嗒”是用力的击水声。“团髹髹”是对齐心挥桨的群体姿态的朴质的描绘、渲染。通过这些摩拟和渲染,暗示神明把胜利的诸因素:精神、速度、齐心协力,完全给予自己,夺得第一。赛龙舟是沿清江、长江居住的土家社群,把自己的集体部落主义精神,表现得充分的活动,所以才有慎重的祭祀。

这类衬词的歌,好象“阵营分明”,它们大多是与劳动或体力耗付性活动有关。如《背佬二歌》、《抬工快腿号》中,就各有一串衬词,“叮当儿飘飘儿”和“铁铁一铁铁”,它们就是对“脚码”,敲击石板的声音的摩仿。这是一种非脆性的金属声,“脚码”是山民带在草鞋底面的一种铁制防滑用具,在崎岖泥泞中行走不可少。“码,或马,马子”是自然宗教术语,符咒的同意语。

[例 4]《灯调·打糍粑》

一对糍粑(唛,吧哒吧哒,喂)没打好(也,妹呀喂),悄悄(一个)把妹(唛,气气触触,啥)掐一爪(呐,溜呀子年)

打糍粑是土家社区性的一项比较热烈的活动。谚说:“腊月二十八,又打粑粑又浇蜡”。其实,这项活动是从“小年”(腊月二十四)就开始了的,它是先民的“丰收祭”习俗的遗落。而且越来越隆重热烈。全寨人聚在一起,明烛高照,一片欢腾。其乐不在糍粑而在于气氛。流传下来的许多“糍粑歌”,就是娱神歌。

打糍粑是一种爆发力极强的工作,男人们裸着上体,高举木杵,热汗蒸腾,可以充分展示自己体力的优越,赢得女人欢心。所以各寨都有一些“打粑明星”,他们无偿地替缺少劳力的人家代劳,得一句赞扬,就无限惬意。打粑时唱的就是这类歌。“吧哒吧哒”是杵着糯饭的粘性声音;“气气触触”是糯饭成泥后的湿性迂气声。巫术性摩仿是很明显的,告诉神明:土家人喜欢听到这种声音——丰衣足食的声音,从而感戴神。

(三)衬词群是情境咒语被肢解、被演唱化

或者可以这样说,咒语被肢解、被演唱化以后,就以衬词群的形式存在,使它所附着的那只歌变成了有咒语功能的媚神歌。如《双花棍》

双花棍呀一篷竹(惊哒蜜蜂安,哟儿依哟),长在深山里头(呀呀依子哟,蜜蜂安,样样花儿红)

“双花棍”是一种带杂剧性质的双棍式“莲香”,节日里,民间艺人走村串户,用这支歌祝福主人家养蜂顺利。在当时的生态环境下,养蜂是土家人一项重要的但又是意外的财源。蜂群从野地招来,或自动飞来。不用投资和耗付多少精力,土家人叫它“天财地宝”。飞来了蜂群,是家门的旺像,飞走了蜂群是家门败像。这就使养蜂的神话意义超过了经济实惠。所以对蜂群施行巫术是很重要的活动,招蜂或阻止蜂群因“分桶”外逃,都必须施用巫术,就要念诵《蜂王咒》:“蜂王蜂王,请进家堂,落进花山,满山花娘……”

前面例歌的诵祝意义,在于它具有能使蜜蜂避免“邪秽”侵害的功能。如果去掉衬词所依附的“正词”,和那些“衣哟一类的“闲衬”,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咒语——

受惊的蜜蜂啊,安心定居下来吧,你看啊,山林里各种各样的花都开了(红了),蜜蜂啊,安心下来吧(不要飞走了)

这支歌,是情境性咒语,被演唱化而成的典型

范示。

(四)媚神性衬词群

▲对妇女尽可能多的占有,色相能唤起神的愉悦,是神和上层社会的心理习惯。这个看法成了一种宗教性伦理观念。

▲神的这个心理习惯不是发现的,因为神话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是通感关系,甚至有构成关系。色相媚神由人的心理变成神的心理是很方便的。

媚神和娱神虽然终极目的相同,但生成史不同,其始原动机和表现形式也不同。

娱神歌多用于祖先神祭祀,它的歌舞多表现生命的原型记忆,以及按这个记忆复制生命的过程,如《口觚祭》、《毛古斯》舞。后来也用于祭祀其他自然神灵,那当然是用一般性歌舞表演,《种瓜调》等,属媚神歌对自然神灵进行精神贿赂,但绝不能用图腾歌舞。

媚神歌,是以女性“色相”作为奉献物献给神坛的。它主要用于祭祀自然神灵。它实际上是对那从父系社会起就有的,以后又一直没有多少改变的上层社会一夫多妻制现象,在神话中的曲折反映。尤其是进入农奴制以后,天真的宗教动机里,暗暗地投进了农奴对农奴主和酋长的敬畏的阴影。

此外,媚神歌还是以妇女作“人牲”的祭俗的遗落。因为直到西门豹时代,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尚有“河伯娶妇”的习俗。各民族都有同样的故事。如吴、越之间有《李寄杀蟒》的故事,土家也有山神要民间女子献祭的故事,把这种用妇女的实体的祭祀,改为艺术性女性“色相”的宗教性诬骗,或祭祀,不能不说是一种宗教性仁慈和进步。就象远古杀人牲祭神流变成“红山祭”一样。

对妇女尽可能多的占有,色相能唤起神的愉悦,是神和上层社会的心理习惯。这个看法成了一种宗教性伦理观念。神的这个心理习惯不是发现的,因为神话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是通感关系,甚至有构成关系。大小土司及抚臣、边帅,也被尊为神灵,并在土家傩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彭公爵主,大二三神、边帅沐琮,就有傩面形象或牌位被供奉。土司衙门和抚臣官邸,都是妻妾如云。据文献载容美仅末代土词田昊如的居住,就有二三十个伺候太监,那么,女人有多少呢?所以,色相媚神由人的心理变成神的心理是很方便的。

今天,似乎已无法将娱神歌和媚神歌从祭祀对象和始原动机上区别开来,因为这两类歌总是

在同一祭祀活动中,不分类别的被使用,但这些古怪的衬词群却能为我们指出迷津。

[例 1]《掐菜苔》(灯调)

姐在(呐)园里(呀)掐(呀)掐菜苔(呀啊),郎在外面(溜呀溜子莲花,溜呀溜子梅花、莲花、梅花、四季花儿开唉)打下树枝来(呀啊,灯儿妹子轻轻、灯儿妹子松哎嗨哎嗨哟,啊)打下树枝来(呀啊)

“溜子莲花”、“溜子梅花”句衬,是调情和性挑逗的明示性符号。“灯儿妹子”是媚神演唱中女扮角的称呼,过去是由女巫越俎代庖的,“轻轻”描绘美好的身段。“松松”是开放的性格和感情。土家语汇中把仔细认真的收拾和打扮称作“扮灯儿”,说女人漂亮说“象灯儿”,骂人轻佻也说“象耍灯儿”。所以“灯儿妹子”是媚神的女性色相。

媚神歌中许多女性称谓,如“黄师姐儿”、“刘冬姐儿”、“何么姑”、“罗么姐”,这些都是“土师姐”(土家女巫)中身段姣好,技盖一方的女性,她们请神很灵效,是因为神喜欢他们的色相,所以媚神歌才把色相用她们的称谓,她们是土家神坛的“名优”名牌,这些“名优”,在祖先祭祀中的娱神歌里也可用。因为她是巫师,即使死了,后人还可以沿用。再说,她们既然是神职人员,所以公开点名是传扬性的而不是毁谤性的。对未婚民间女子则不然,只能用“么姨妹”、“表姐姐”、“干妹子”、“么妹子”这些称谓。总之,媚神歌就是用这此非实体性的美人(色相)去讨好神灵——

[例 2]《么妹子号子》(石工号子)

(啃火啃火,么妹子火嗨)哪怕的石王(也火出来)重千斤(罗,啃衣啃火,啃火啃火,么妹子火嗨)。

[例 3]《罗么姐》(石工号子)

……号子喊得(嘛),啃火啃火火,嗨呀,一三左也)柳叶(哟)红(哟火哟火,罗么姐也,哟火哟火火,罗么姐也,衣三左也,嗨也左喂)

媚神歌虽然是色相媚神,但它放置在神灵面前的,首先是先民们的为了社区的宁穆的那颗良心,然后才是并非实有的女性色相。这就使它和今天某些特权者搞小姐三陪服务区别开来。因为三陪向特权者献祭的首先是献祭者自己的情落的灵魂,然后才是真实的肉体。

(五)宗教色彩退尽了的隐喻性咒语

这类词连同衬词,曾经是自始至终的施于某项沉重的体力劳动的巫术咒语,是劳动者和神明进行的诗和歌一样的虔诚的对话,把沉重的体力活婉转成缠绵的爱情。这个咒语用的是隐语,而且

隐得很深,又被歌化,加之它的宗教色彩退尽,就无法再认出它是咒语了。如石工号子《大留郎》就是这样——

[领](哟火火,哟火火)么妹本姓何哇。[合](哎呀着呵)[领]我请你来戳哇。[合](哎呀着呵)[领](哎嗨、哎嗨哎衣嗨着呵)[合](哟哟一上左啊,哟哟一上左啊)[领]舍不得冤家呀留小郎呵[合]舍不得么姨妹哭了好几场呀,哎阳左喂!

如果一遍号子唱完,石头还没撬出“窝”,可以反复,直到石头被撬出来为止。全歌皆是隐语:石工们把要撬出的巨石呼为“么姨妹儿”,这是对石山神灵作巫术性柔化处理;把它可撬性叫“姓何”,暗指“性活”;“戳”是性隐语,即请山神和她发生性关系;把施撬不成功(即石头不出窝)说成“冤家留小郎”;把一拨一拨的汗水,说成“哭了好几场”。

几十把铁撬对着含在大山口里的千斤巨石,在掌墨师的统一指挥下,在歌号声中找“撬口”、垫“撬石”,统一撬力的喷发,叫巨石象谈情说爱一样地温情脉脉地款款而出。

它的隐喻性,撬工们当然明白,而且仍然是受着巫术心理的支配。人力、神力和着汗水一起流淌,一桩沉重的石工活被镶嵌进审美性情境之中:力量在喷发、石头在位移、情感在发展,一到高潮,号子嘎然而止。在这里,杠杆原理被当作神力学原理、被当作超自然力量在崇拜。石工们对自己的咒语总是得意洋洋。

土家自然宗教有施用隐喻性咒语的习惯,如药农进山采药,有时须要攀藤拊葛,除了要带上绳、小锄、背篓外,还要掌握几条咒语,以便和自然神灵气派地进行对话。大山顶地方有一个采高档药的“潘巴”医生,他至少有七八条这样的咒语。如“干妹本是一树花,花树落在深山垭,十条蛇王来盘起,十个猴王来守起。”这类情境咒语极易被歌化。历时中,人们还会以为这是“药农情歌”。可以想见,在先民时代,我们不能用一般意义去理解他们“靠山吃山”这句话,他们“靠”得尊严,“靠”出了人神亲情,我敢说,他们对待自己的妻子也少有这种温存。《大留郎》就是这类咒语按一定的转化条件和过程转化来的(见拙作《咒转歌的重要条件及其类例》)

(六)衬词的其他类群

除了以上五类衬词群,还有一个衬词类群几乎是各民族所共有,算不上土家民歌的文化特质。尤其是它与宗教关系不大,因而原本不打算另立一类。不过,说关系不大,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们

既然被用于娱神歌中,就具有了神话的工整。凡工整的事物,都是经过严肃的精神处理的。所以它们才有那股宗教味儿。比如:号子中一些起极普通的只有呼吸功能的衬词,可以排列成“黑色咒语”,象土家抬丧号子中的“呐呀么,喂呀着”就是。这个号衬共六个字,如果不是在出殡时唱,被视为大不吉。还有“萨尔荷”这个衬词除了丧仪,也不准唱。

这个类群,大概分为两个群。

一群,是号子中经常出现的有深呼吸功能的衬词,这类词生理性多于文化性、肉感、呼吸感极强,如嗨、咳、哎、嘿、唷、哟、喂。还有号子和仪歌中通用的一些情绪性衬词。他们只用于渲染悲喜的情绪。如哎、也、依、哟、呀。

另一群,主要用于仪歌。有时也用于号子的衬词,表示吉祥、幸福、爱情、家庭和美。如:花儿、牡丹、石榴、梅花、莲花、栀子等香花香草。它使我们想起屈原楚辞中的香花、香草、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野性思维去理解屈原呢?

这两类衬词,夹在前五类衬词之中,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实用功能,帮助呼吸,用情绪变化引起的呼吸变化来表达悲、喜;二是娱神功能,用香花香草向神祝福,表达自己心愿。

三、土家民歌衬词群的“喧宾夺主”现象

▲因为它们粘满神土的须根,它们是一首歌的全部“神韵”,所以他们才有可能无限膨胀,形成“喧宾夺主”。

土家民歌的衬词群,不是镶嵌在歌词之中,而是歌词镶嵌在衬词之中,所以我们才叫它“衬词群”。这是明显的“喧宾夺主”的古怪的歌唱现象。

通过对各类衬词的“解谜”,证明了这些古怪的衬词的确是处在暗室中的生命的底片,一当放入民族的那些有关生命的节日或盛典,放入一项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尤其是需要集体协作的劳动过程中,就能看到这些衬词中有生命在闪烁。其实,娱神歌,媚神歌或号子生成时的初衷就是为了携带这一串神光闪烁的符号系统的。因为它们是粘满神土的须根,它们是一首歌的全部“神韵”,所以他们才有可能无限膨胀,形成“喧宾夺主”。这种现象的造成,是宗教的神秘美的偏执选择。如《陪十弟兄·十字歌》就是,该歌每段正词只有一句,而且似乎毫无意义。正词只是一串衬词的挂钩,勾联出喜庆日子里那一派生命的中喧闹——

一字下来(嘛,歌儿牡丹花,歌儿牡丹花)一弟兄(呵,梁上一枝茶,梁上一枝茶,栀子的兰柳儿点翠花

儿点翠花,花园里的花也喜鹊闹梅花儿,喜鹊闹梅花儿,梁上幽幽儿叶叶儿青呐,十弟兄的陪新人呐)

七个字正词,拖出六十七个字的衬词群、拖出一串串喜庆需要的高亢的乐音,可见人们的审美情趣完全倾注在这串衬词群的反复吟唱中了。就是说,它们成了这首歌的主要审美对象,所以它就是“主”。

如果我们把宗教和衬词的关系,比作人和花的关系,道理就很明白了,按植物的本意,结实才是生命的目的,是“主”。但天下名花差不多都是“华而不实”的,这是人的偏执的选择的结果。人们的偏执甚至影响到花器官的内部结构。让花瓣无限发育,在花季形成一片无声的生命的喧哗。这时,我们只能认为:花瓣便是花的“果实”,成了“主”。看来,认为衬词“喧宾夺主”是宾主错认,或是对民歌里宗教因素的文化性忽略。

所以,我们不能一般性地去看待这串特殊符号,和民歌的这种特殊的结构现象。准确地说,这是“喧主闹宾”现象。

了解六类主要的衬词群,了解“喧主”为什么“闹宾”,就能鉴别土家民歌的文化血型,改善我们对民间歌唱的文化盲视现象。

四、解剖一个沉重的宗教事实:“杭育杭”

▲先民的“杭育杭”,并不是对劳动生产中的生理性的自然号呼所进行的节奏性制作,因为连同和它相伴依的抬工组合,也是一个沉重的宗教性事实。可以说,每一种“杭育杭”,都是一串紧扣着效验世界的宗教性符号。

鲁迅先生曾以抬木工人的“杭育杭”号子作理论的生发点,来证明艺术起源于劳动,他站在文化伟人的高岸上,以闲侃的方式就潇洒地“完成了”艺术起源的高明之论。成为“举重若轻”的典范。进而成为艺术起源论的正统。但并非不争之论。

他站得太高,只看到抬工为了整齐步伐、减轻体力的无益耗付,提神爽兴才喊号子的——才“杭育杭”的。他没有看到一个汗涔涔的宗教事实。笔者对艺术起源不敢说三道四,只想诚实地托出这个亲身参与过的事实,供专家学者们剖析。

可以说,一个真正的民间抬工班,能够完整地再现部落历史上的宗教政治现实。现以土家地区普通八人组合的抬工班为例,对它进行文化解剖和“杭育杭”文化识别。

一进入抬工班这个按“神力学”原理框定的组合,就立即被巫术心理所笼罩。它的具体运作是这

样的:一根丈长的圆木作成的“大梁”上,直接套着要抬运的重物。大梁叫“八牛”,它的两端,分别用两根长二尺的木棒挑着,木棒叫“四牛”,两端的“四牛”上又分别由两根抬杠共四人抬着,计八人。系重物的铁链或粗绳叫“洪”,套“牛”的环,叫“牛扣”,为了别人和自身的安全,必须使用组合内的全套巫术性避忌语。

如果是抬木头就更简单,木头本身既是重物又是大梁,只根据木头大小决定“四牛”数量,小的对抬或单扛。

抬最前端的叫“尖子”或“叫口”,其他抬杠上抬前的都叫“二尖”,抬后的叫“尾子”。如果把组合比作部落,那么“尖子”就是发号施令的首长。“杭育杭”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发出的。在这个组合中,他的精力、体力和技术(姑且叫它“智力”)都是要最棒的,在跨越危险的时候,他是大家的力量、信心 and 安全感。这和当年的酋长条件一样。要是他不具备这一切,就会被组合里的别人所代替。“尖子”的地位决不是“任命的”。

当尖子发出预令:“啊!”大家立即各就各位,准备力的喷发。当齐声回应“啊——”,重物就被抬起,全过程充满宗教性的肃穆。不能“乱”说话,否则会冲犯路神。过崎岖、上高架如果出了惨祸,大家定会怪罪于你。“叫口”(尖子)用各种巫术性隐语不时发出警示。是神圣的。因为它有“神谕”性。比如路太滑、泥泞多,叫口:呵,青草滑!众应:招呼达(小心摔倒);石场乱石划脚,叫口:呵,狗子恶!众应:啊,招呼脚!遇上险情也不准惊叫,叫口:稳嘴!众应:顺退。中途歇憩叫“蔫”,或者打杆。

看来路神是那样小气,对他总要小心在意,为此,抬工为自己准备了许多禁忌语和咒语性的“杭育杭”。以免节外生枝。

当重物抬出崎岖,上了平路,叫口就开始“杭育杭”了,一路上“杭育”着前面所列举那些抬工号子,那些由咒语转化而来的民歌,那些由宗教残片组合起来的古怪的衬词。现举《抬石号·快腿》——

领:正月有个节。众:(青不隆冬青)。领:啥子节呀。众:(铁铁都都铁)。

领:正月有个嘛。众:(铁铁一铁铁)。领:元宵节嘛。众:快去快回来。

领:叮呐当儿地响罗,叮呐当儿地昂罗。众:金梭铁嗦玉皇梭,梁伯的干哥哥。

这首号子属媚神号(歌),歌中“铁铁”、“叮呐当

儿”,也是对“脚码子”着地声的巫术性轻度摹仿。“脚码”是川湖道上山里人套在草鞋底上的铁具,是一种“防滑齿”,它在另一首歌里拟声为“叮当儿飘飘”,用这种声音是告诉路神,不要使自己摔倒。“梭”前面已讲得很多,它是咒语中的驱动性的字眼儿,“码子”是符咒的另一种叫法,“脚码子”意即“用在脚上的符咒”,土家人开山造屋,修路开矿,如果贴了纸符或口诵了咒语,就叫“压了码子”。总之,这是一串不能滥用的,别有宗教用心的“杭育杭”。

还有,即使那些“单纯”为了吐大气的拟声词,也是不能乱“杭”的。比如——

抬梁树,常用“育、育火柳叶的红也”

抬石头,常用“哟火黑,哟火黑——”

抬丧者专用的“呐呀么,喂也着——”

需要说明的,抬丧的“杭”法,相当于六个字的黑色咒语,是最神秘、最降灾的宗教性的符号。在除开丧仪以外的日子,如果出于轻薄,有人喊出这串“杭”衬,就是犯了民俗大讳、不仅把灾祸带给邻近人家、还会祸及一方,所以“杭育杭”也是超意义的符号,是带了宗教密旨,紧扣着效验世界的。

可以说,抬一件重物,就相当于举行了一个完整的宗教仪式,再现了部落当年集体劳动的情境。在宗教时代,本来就没有非宗教性的生产活动,这是先民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能力决定的。

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杭育杭”这个宗教性的沉重事实了。抬工班和当年部落的宗教政治,是这样形成偷喻的——

部落的宗教政治框架,象八人抬工班一样,把部落的每个个体都安排在“自然的”秩序册内,固定起来。在酋长(叫口)的指令下,把部落社会的主杠杆(梁杠)下的重物——部落那沉重的历史,在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下,用宗教性的“杭育杭”作伴随,抬到终点。谁要是不遵守抬工班(部落)内部许多避忌(图腾禁忌),就会把谁排挤出去。用部落集体主义精神把他排挤出去。

“杭育杭”理论,曾使三十年代各家关于艺术起源的不同议论“灰飞烟灭”。但它在这些来自田野考察的事实面前,却显得那样苍白,如果仅仅为了整齐步伐,轻减疲劳这种一般性意义,还要那么多“杭”法上的讲究干什么呢?

如果“杭育杭”是艺术,它到底起源于什么呢?留给专家们去研究。这里只谈巴人宗教和土家民歌的生成关系。

传承保护遗产 着力打造名片

崔在辉

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积极打造恩施大峡谷、女儿会、玉露茶三张名片。女儿会作为我市的文化名片,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远意义。女儿会是恩施各族人民的共同节日,每年7月12日举行,目前已延续30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女儿会更加繁荣兴盛。1995年女儿会首次离开故土石灰窑,在恩施市民族路隆重举行。特别是近几年女儿会与旅游业的成功对接,兴起赶场相亲、专家论坛、相亲大派对、土特产展销和婚博会,以及省级“申遗”的成功,为女儿会的传承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到目前,有关女儿会的挖掘、研究、传承、打造、创新已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繁荣昌盛的可喜局面。呈现出三个发展方向或三种类型,即文史研究

型、文学创作型和政府打造型。文史研究型:州市内不少民俗、文史研究专家、学者,几十年来,不遗余力的对女儿会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一致认为《黄氏日用杂志》中记述的《石窑女儿会的由来》是女儿会主流的、甚至唯一的起源版本,薛乡士使女儿们上街游玩一日,便开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之先风。按照州民委原副主任、州民族民间文化促进会会长田发刚的说法,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一”,即一本书(2005年市政协出版的《恩施土家女儿会》,主编崔在辉)、一本杂志(2008年以来宣传文化部门编辑的期刊《女儿会》)、一个论坛(2008年以来举办的“女儿会论坛”)。文学创作型:就是以女儿会为题材或泛女儿会题材进行的文学创作。几十年来,本土作家们创作了一大批



以恩施土家女儿会元素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歌曲、戏剧等,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邓斌、董祖斌的散文,杨秀武、张思楚的诗词,蔡元亨、吕金华的小说,谈焱焱、杨军的歌曲等。政府打造型: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以各级政府名义主办女儿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石窑、大山顶、红土、板桥等区乡政府主办的以文艺搭台、经贸唱戏为特色的女儿会,如1958年7月12日石灰窑乡举行的物资交流、边区生产挑战会,1984年7月12日石灰窑的乡戏表演、物质下乡交流会;第二阶段是1995年以后市政府把女儿会搬进恩施、进入旅游景点的政府和企业联合举办的以旅游、经贸、文化为特色的女儿会,1995年7月12日,女儿会首次搬进恩施州城举行,万人空巷、人山人海,以后又陆续在龙鳞宫、梭布垭、大峡谷等旅游景点举行;第三阶段是2007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全力打造三张名片,举办的多形式的、突出相亲、婚庆、旅游、论坛、经贸特色的女儿会,将女儿会的内容、形式、规模推向极致。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打造,使女儿会这张名片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越来越显示出她的文化名片的巨大作用。

但是,对女儿会的研究和打造,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起源认识、传承保护、产品开发、硬件设施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为传承保护女儿会遗产,切实打造女儿会名片,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统一有关女儿会的几种认识。

有人认为,女儿会研究到目前已处于两难境地,即向前追溯她的身世说先天不足,向后传承打造又后天乏术。其实这是由于认识观念的不统一导致行动举措的不力。认识上的不统一,众说纷纭,杂音一片,给申遗和打造名片带来不少麻烦。目前,对女儿会的研究和打造,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上了,应转移到传承、保护和创新层面上来了。如广西壮族的三月三、云南白族的绕山林、蒙古族的那达慕,都是本民族积淀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节俗,是停留在她的身世上研究来研究去好呢,还是保护、传承和发扬她更重要呢。显而易见,后者是重要得多了。尤其对当前申遗国家目录和打造女儿会名片尤为重要。

因此,党委政府的宣传文化部门应通过多数学者研究认可的史籍、口传、田野调查和专家论坛研究的结论,澄清和统一几种认识和说法。1、关于

身世问题。申遗过程中,有人认为女儿会先天不足,身世不明,导致外地少数专家学者认为是伪民俗。存在决定意识,通过史籍考证、老人口传、田野调查,女儿会是几百年来一直流传在石灰窑和大山顶的民间民俗文化遗存,这一历史现象是不能抹煞的,她的身世是明确的,流传有序的。2、关于定位问题。有人把女儿会定为“东方情人节”,多数专家认为不科学、不贴切,“情人节”不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盲目模仿是不对的,应界定为“青年男女相亲会”比较好。3、形成时间问题。到目前,女儿会形成的时间有据可考的只有《黄氏日用杂志》,大致界定为明末清初为妥。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林继富说,有人将其推向遥远时代,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明末清初这段时间是中国节日产生的辉煌时期,不仅恩施土家族女儿会产生在这个时期,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节日也产生在这个时期。4、民族属性问题。女儿会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形成于恩施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聚居的区域,其民族属性为土家族已是当前的主流。5、原生地问题。据《女儿会的由来》记载,女儿会产生于石灰窑的“十个棚”;晚些时候,大山顶的药材商业活动促进了“男女欢爱不禁”。因此,已经认同女儿会的发源地为石灰窑和大山顶,现在主流已形成“恩施土家女儿会”了。这一界定有其特殊、深远的意义。

二、成立恩施市女儿会传承保护协会。

根据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打造文化品牌的需要,从原生态女儿会濒危的现状看,很有必要成立恩施市女儿会传承保护协会。2006年,恩施市“女儿会申遗”小组在石灰窑发起成立了女儿会民间保护协会。制定了章程,注册了协会名称,选举产生了协会组织机构,并吸纳会员200余名,其中有文化工作者、当地民间艺人、干部、教师、农民等,交纳会费3000余元。协会在举办民间女儿会和节庆活动中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很好发挥作用。成立市级协会,应由政府文化部门牵头,专家学者、民间艺人、企业、团体以及自愿者均可参与。注册协会名称、建立章程、选定组织、定期开展活动。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对女儿会的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对女儿会遗存的收集、保护和传承,对原生地老街、老桥、景观的修缮和管理,协助举办一年一度的女儿会等。会费由集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共同承担,以分担政府投资的压力。

三、成立女儿会商贸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随着“三张名片”的打造,文化旅游产品仍是薄弱环节。现在,外地游客来我市参观景点后,认为旅游资源确实不错。但也留下不少遗憾,一是景点缺乏文化元素,二是没有旅游商品可买。因此,亟待成立恩施市女儿会商贸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应由文化、商贸、旅游部门联合成立,最好是政府招商引资成立民营企业,专门进行女儿会系列产品的开发和经营。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已有不少企业、赞助商参与政府联办女儿会,但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

开发公司经营的范围主要是:1、文化演艺产品。旅游离不开文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女儿会已成为促进我市旅游业的一大文化品牌。要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就要打造一台象《印象刘三姐》、《丽水金沙》那样有轰动效应、经久不衰的文艺节目,同时,在省内、国内的各种媒体和宣传平台,要使女儿会文化得到充分展示。2、民族工艺产品。“三叠水”、花边衣、西南卡普、香袋等是土家族女儿们穿用的物品,要开发这类传统产品,为女儿会增色。3、地产特色产品。云锦石、菊花石、根艺、竹木雕刻是我市很有名气的特色产品,要着力开发,使之成为旅游主打产品。4、农贸土特产品。着力开发我市独具特色的富硒茶、干鲜果、小杂粮、山野菜等特色产品,组成专门的旅游商品生产销售网点。

四、加大对女儿会品牌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

几年来,市委市政府把女儿会作为三张名片之一来打造,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工作初见成效。但应进一步加大投入,搞好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

1、成立“申遗”专班,继续把女儿会作为申遗项目来抓,争取尽早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命名“女儿会故乡”。鉴于目前国内出现不少名人、故里、遗迹之争,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的李白故里之争,黄帝故里、诸葛孔明故里之争等,我们应着手做好女儿会故乡的命名和审批工作,要使国人人都知道恩施市就是女儿会的故乡,如同利川是龙船调的故乡,建始是黄四姐的故乡,广西是刘三姐的故乡一样。3、修建“女儿会剧场”。鉴于目前我市缺乏会议场馆,建议修建一个融会议、展览、演出、娱乐为一体的“女儿会剧场”,作为每年举办女儿会,召开各种会议,开展民间活动的中心场地。4、树立女儿会形象雕塑。在“女儿会剧场”、城市主要街道、女儿会原生地树立代表女儿会形象的标志性雕塑,营造女儿会文化氛围。5、加大文学创作和宣传力度。政府应鼓励对女儿会的文化研究和创作,出版发行一批有关女儿会的著述、诗歌、散文、小说、歌曲、广告等文学作品和宣传品,特别呼唤一部象《清江壮歌》、《枫香树》那样有震撼力、有冲击力的以女儿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问世。



附:

2006年女儿会及“申遗”工作记

在辉

2005年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恩施州是空白。2006年初,一名政协委员在州政协会议上呼吁:“加强我州申遗工作,时不我待!”引起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

4月,州委宣传部着手部署“申遗”工作,根据摸底,全州初步确定了22个申遗项目。5月24日,州委州政府在巴东县召开督办会议,州委书记汤涛要求各县市项目到位、人员到位、资金到位,下决心把申遗工作搞上去。至6月20日,各县市申遗专班已经成立,资金(每个项目5万元)全部到位,全面进入申遗实质操作阶段。

恩施市确定4个申遗项目(女儿会、社节、傩戏、灯戏),由市文体局主抓申遗工作。7月18日成立了4个申遗小组,我被确定为女儿会申遗小组组长,组员6人。女儿会为恩施市首选项目,所有项目申报要求在两月内完成。因女儿会项目的制作时间正好与传统的女儿会节日相吻合,七月初九是大山顶女儿会的节日,七月十二是石灰窑女儿会的节日。为了拍摄制作申报光碟的需要,于是我们制定了“借助申遗工作办好石灰窑和大山顶传统女儿会”的基本思路,力求达到既做好项目专题片和文本的拍摄制作,又办好原生态女儿会的目的。这个思路得到了市文体局和红土乡、板桥镇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于是我们的工作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一、制作项目书

按照申遗要求,借鉴外地工作经验,首先是做好女儿会项目书。资料依据主要是恩施市政协2005年出版的《恩施土家女儿会》、州市文化工作者的田野调查材料。

恩施市石灰窑村,原名“十个棚”。海拔1800米,属于高山地区。300年前,这里就流行着赶女儿会的习俗。《黄氏日用杂志》记载:有一年薛乡士远游回家,妻女设酒宴相待。乡士忽唤九女道:“明晨(七月十二日月半节)你姐妹可理头善装,上街赶场,游玩一日,平时不可。”其妻当即表示不同意。乡士开

导说:“江湖一带女子,当老板,当掌柜,做店员,经商是里手,水上会划船,饭店会厨师,服装会缝纫,能歌善舞,杰女之多,令我钦佩。我要女儿们上街赶场,商埠游玩,增添友谊,见多识广,大有益也。”于是珍珠等姐妹第二天便梳妆打扮一新,上街游玩,顿令街上行人个个惊羨。自此,每年七月十二,趁过月半节之机,“十个棚”的女儿们都学着薛氏女儿的做法,相邀上街,游玩一日,找寻自己的如意郎君。久而成习,一直延续到现在。晚些时候,大山顶也形成此风,赶女儿会的时间是农历五月初三和七月初九。

表现形式主要以商贸为由的亲亲择偶。这天,姑娘们背着土特产品上街,通过卖东西寻找意中人。男青年便以买东西为名与姑娘讨价还价,来挑选意中人。男女双方在集市上“相识”后,便来到树林边约会(俗称赶“边边会”),以歌为媒,互对山歌,进一步加深恋情,确立恋爱关系。但也有出嫁女回娘家以过“月半”为名,与情人幽会的。过去,婚嫁全凭父母包办、媒妁之言,拆散了许多有情人。在对现实婚姻无奈的情况下,她们做出大胆的选择,借每年回娘家过月半之机相约与情人见面,衍生出一种“回娘家”、会情人的特定文化现象。

根据这些特征,项目书按照规定的程式制作。

二、大山顶女儿会

8月1日,女儿会“申遗”项目组一行10人赶往大山顶,板桥镇宣传委员谭丽英带领一班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到达。为第二天女儿会的组织和拍摄作准备。主要是准备一些物资,布置一些街景,人多拥挤时作些疏通工作。8月2日,即七月初九,是大山顶赶女儿会的日子。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们起了个大早,立即投入紧张的访谈调查和拍摄工作。

镜头之一:上午9点多钟,在过去女儿会遗址——响板溪,一对老年夫妇正在收拾穿戴,男的叫邹永春,84岁,女的叫戴桃挑,78岁。老太太正在帮老头儿穿崭新的对襟衣服。我们上前问:“老人家,您们这是干什么去呀?”老太太回答:“到堤场赶女儿会

呀!”我们除了惊讶,再就只有佩服和羡慕了。然后我们就和这对老年夫妇拉起了家常。邹家落籍大山顶已有七、八代人了,邹永春年轻的时候赶场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选桃,那时她才16岁,不久他们就成亲了。一晃孙儿都成家了。要他们讲讲在街上怎么认识的,老两口只是笑,怎么也不说。看到他们甜蜜幸福的样子,我们可以想见当年他们初恋的情景。

镜头之二:上午10点多,人们已陆续来到大山顶的堤场集镇,街上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不到12点,整个集镇已是人头攒动、万人空巷。12点,在集镇三岔路口楼顶,摄像机忙碌的工作着。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的人群,特别是一些青年男女,穿得十分整齐漂亮,汇集到乡场。有的在卖药材,有的挑选新鲜水果,有的在谈笑,好不热闹。一对青年男女正在讨价还价,看来似乎已经成交。一对夫妻有说有笑,那妻子正在给丈夫喂香蕉呢。这些场景都被摄入镜头。

镜头之三:在离集镇不远的山坡上,几对青年男女两两相邀,有的在山林边对歌,有的在金豆地里私语,有的在刚搭建的草棚里嘻闹——再现了当年女儿会上赶“边边会”的情景。精彩的山歌对唱开始了。男:唱支山歌把姐逗,姐儿抬头不抬头?若有姻缘抬头望,不是姻缘莫抬头,鱼儿再往上水游。女:小小鱼儿紫红腮,下水游到上水来。游过百张金丝网,躲过千张钓鱼钩,情哥钓我我上来。——不过,这组场景是拍摄组有意导演的,目的是再现当年女儿会上对歌传情、互定终身的情景。现在的女儿会,已经没有那种浪漫情调了。

镜头之四:下午3时,楚天金报记者蒲哲风风火火赶到大山顶。他说,昨天一大早就乘上前往恩施的大巴,经过16个多小时的颠簸之后,才赶到女儿会现场。我们一听是武汉来的记者,只好受访。我作为组长,从女儿会的起源、发展,到表现形式,从女儿会的保护传承,到“申遗”进程,一一作了回答。接着,记者又采访了一对情侣,看到他们亲密温馨的情景,记者感叹:不虚此行!8月23日的《楚天金报》以《恩施土家女儿会寻源》为题,全面推介了恩施女儿会的渊源、流变和盛况。

夕阳西下,暮色将至,赶集的人们渐渐散去,喧闹一天的集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们完成拍摄任务,满载而归。

三、石灰窑女儿会和成立传承保护协会。

8月3日,项目组立马转入石灰窑,和红土乡一道,组织石灰窑女儿会。3、4日,乡政府主要是准备农贸商品,布置街景,组织傩戏班子和文艺表演。项目组主要是对女儿会进行田野调查,采访老人,筹备

成立女儿会传承保护协会。

8月5日,即农历七月十二,石灰窑老街披红挂绿,张灯结彩,人头攒动,商贸云集。中街广场上,民间艺术大师蒋品三带领的傩戏班子正在演唱剧目《姜女下池》。只见剧中范郎唱道:“六月日头似火烧,晒得天干地皮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姜女唱道:“书上哥哥听我说,只有猴子树上坐——”引得大家前仰后合。傩戏刚一落幕,学校文艺队表演的《耍耍女儿会》又开始了,赢得阵阵掌声。整个街上张罗生意的,买山货土特产的,青年人在一起谈笑的——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开,热闹非凡。

下午2时,女儿会传承保护协会成立大会开始了。这项活动是配合“申遗”精心组织的。女儿会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已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发展到兴盛阶段。目前的女儿会,已由过去的自发组织发展到现在的政府、企业、旅游景点争相举办,其形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但原汁原味的的女儿会还剩几许?女儿会的初衷还有多少存在?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何传承保护女儿会,是项目组必须考虑的问题。我通过调研,提出成立“石灰窑女儿会传承保护协会”得到文化工作者和干部群众的拥护。于是马上筹备成立事宜。8月10日,项目组广泛宣传动员,11日研究制定章程,一切工作就绪。七月十二下午,在石灰窑街上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原文化站长曾胜如宣布大会开始,我讲了成立协会的目的意义、作法和章程规定,红土乡党委书记柳海龙表示祝贺,参加者近千人。当场150多人报名参加协会组织,有年近八旬的老艺人、老干部,有不满十岁的小学生,气氛十分热烈。收会费3000余元。接着,组成了有退休文化干部,民间艺人,基层干部参加的常务理事,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和常委理事,制定了《女儿会传承保护协会章程》,并申请民政部门进行了登记注册。

根据《章程》,理事会制定了传承保护的职责和具体内容:1、对土家女儿会的起源、发展、表现形式、传承方式进行确认;2、利用文字、音像、图片等形式,详细记录女儿会活动过程,做好存史和宣传推介工作;3、制定保护措施,维护原生地女儿会的合法权益;4、对女儿会发源地的主要街景、遗迹进行保护;5、对女儿会特有的服饰(三叠水、鸭鹑口、头帕等)的制作工艺进行传承保护,提倡节日期间穿戴。

2006年的女儿会是原汁原味的,“申遗”工作是切实有效的。2009年6月,女儿会被确定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打造女儿会民族品牌背后的思考

杨承佳

获悉“恩施土家女儿会”获得湖北省第七届“屈原文艺奖”文艺活动品牌奖,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土家族后裔,吾心振奋,一直以来就对女儿会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情愫。曾经也粗鄙地认为恩施土家女儿会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质是人生的悲情,生命的欢歌。它着力于还原我们人生生命的那种原色——苦色的同时又执著地追求生命的那种爱个够的快意和豁达!

应该说土家女儿会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封建礼教盛行的年代,土家族女性没有自由可言,其身体和精神都是如此。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困境,寻求自由,血性男女们往往选择逃婚或私奔等形式去寻找自己的终身伴侣。因为是私订终身,男女家中父母是不能容忍的,那就只好在野外的山林之中或在临时搭的狗爪棚里卿卿我我,共叙衷肠。那些还没有目标的青年男女只好以歌试情,互探对方了。

现在时代变了,女儿们解放了,婚姻自由了,交通发达了,通讯便捷了,旅居条件改善了,土家女儿们不再需要逃婚和私奔了,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一个电子邮件,一个QQ留言,都可以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沟通,也就更不需要在野外的山林中躲躲藏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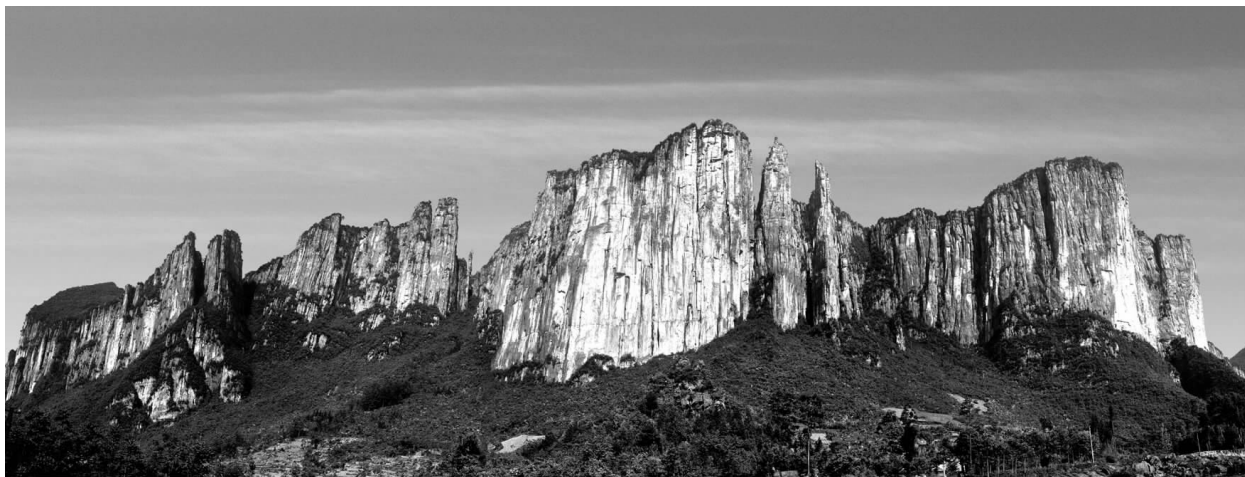
今天的女儿会,应该不再是那个时代的女儿会了,他们相会的地域和手段要广泛得多,每年农历七月十二,为纪念那个特别的时代,女儿会除了保留一些那个特别年代的原生态,使人们不要忘记那个时代女儿们的浪漫和苦涩之外,更多的是应该注入新的元素。

应该说今天土家女儿会已不再是单纯的私

会情人,她应该成为恩施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和经贸交流的一道精神饕餮大餐。

梳理着1月20日下午恩施市委谭书记与两会代表、委员畅谈“三张名片”时各位代表、委员对恩施土家女儿会的那份关注与热切,揣摩着1月24日市委、市政府在武汉“616”工程工作座谈会上的“我们将以‘恩施女儿会’为载体,结合旅游目的地建设,策划女儿会大戏,加快女儿会剧场建设,天天上演女儿会,开发恩施民族工艺产品,精雕土家民族餐饮,做大做强民族教育培训产业,把恩施打造成中国的‘相亲之都’。”打造恩施女儿会的宏伟蓝图,我在想,女儿会作为土家先民痛且欢乐着的生命解读,它必然还存在于我们民族鲜活的文化记忆里,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它都还牵扯着我们民族生命的疼痛。今天,无论我们怎样去再现或还原它,特别是开发旅游资源发展地方经济,作为土家后裔,我们都应该向世人展现我们土家人正视生命的现实,展望未来内心的那种悲壮而豁达的生命情怀。

由于历史、地貌等诸多社会原因,我们恩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都还不是很多,家底不厚,视野很窄,就像蜗居深闺的土家女子,未来的生活命运必然艰难多舛。如果说,追求生命的畅意,笑对生死,张扬人生的多姿多彩是土家人生命的原色,那么,立足现实,着力打造自己的区域品牌,让恩施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也靓丽起来,这或许就是从土家女儿会的节庆、相亲和原产地三个重要元素入手让相亲成为女儿会的常态的真谛所在!



关于清江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思考

曹 显

一、清江流域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势

恩施州清江流域自然景观独特丰富，民族文化悠久神秘，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复制性。专家指出，清江流域具有八大世界级旅游资源品质，恩施大峡谷有世界最长的暗河、天坑、地缝；利川腾龙洞容量世界第一、长度世界第七，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旅游洞穴之一；恩施梭布垭石林为世界第一奥陶纪戴冠石林；建始巨猿洞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圣地；利川谋道水杉王为天下第一杉；巴东水布垭大坝的高度居世界之最。清江流域还拥有世界级五大旅游文化，即健康长寿的“硒”文化、神奇的生态文化、古老的干栏式建筑文化、人类文明进程文化和神秘的巴文化。随着沪蓉西高速公路和宜万铁路的相继贯通，将为清江流域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加快清江流域旅游业的开发，完善旅游功能，构建以清江流域历史文化、风情、风景旅游为主轴，辐射全州，贯通长江三峡、连接张家界等世界级景区的旅游体系是恩施州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也是恩施州树立“中国健康旅游基地——生态恩施州·土苗风情园”旅游形象的关键。

二、清江流域旅游产业发展现存的问题

1、旅游体系不够完整。一是景区单位各自发展。州内八县(市)基本上都是以景区为单位相互

独立地自我发展。二是“发展旅游”主题不突出，景区建设没有统一规划，景观资源的开发没有完善的体系，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并没有围绕“发展旅游”这个主题紧密相联。由于体系不够完整，使得旅游业在整个清江流域内的经济贡献率较低，为拉动清江流域乃至长江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一定距离。

2、与东部旅游区差距较大。东部旅游区在客源、资源开发和组织管理技术、发展阶段、产业效益等多方面都优于恩施州，这种东部旅游区与恩施州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差距，实际上反映出东部与恩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成为制约该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旅游业所反映的带内差距过大将使带内利益难以形成统一的格局，从而不利于长江经济带的早日形成和全面繁荣。

3、观光性旅游产品过多。由于单纯性的观光性旅游产品过多，使恩施州清江流域的旅游业很难以适应旅游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不论在山水自然景观上，还是在人造景观上的建设上，都缺乏对景观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和宣传，这无形中削弱了景区的魅力，缩短了景区作为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造成客源对景区的旅游多为一次性消费，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江流域旅游业和区域

经济发展。

三、关于清江流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

目前,恩施州清江流域旅游产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与困难同在。走“外联内强”之路,发展清江流域旅游,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长江经济繁荣是清江流域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外联内强”的基本思路:外联即联合宜昌市、奉节县、长阳县等旅游景点城市,共同打造两江(长江——清江)旅游环线,内强的重点应该放在清江流域的旅游景区建设、旅游功能完善、旅游形象打造、旅游产品营销等方面。通过一定时期的努力,把清江流域打造成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景区和旅游目的地。

(二)“外联内强”的具体对策

1、外联的具体措施

清江流域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江旅游区存在的互补性特征也给联合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联合发展思路,现阶段恩施州要结合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开发保护,在商务旅游上有所突破,充分发挥东部旅游区的客源优势和恩施生态文化旅游区的景观资源优势,互为促进,互为发展。

(1)分段定位,明确主题。在明确各段旅游业的主要功能作用的基础上,进行旅游景观的规划与建设,以便为东部与恩施旅游业的联合发展提供合作的基础。东部旅游区可以古今都市风貌、江南水乡园林、吴越历史文化为旅游业的发展主题,恩施旅游区可考虑以清江巴土、土苗文化、红色文化、自然生态为旅游业的发展主题。

(2)统筹规划,联合发展。结合清江流域旅游发展规划和东部西部旅游资源的特色,对长江经济带内的旅游线路进行专题设计。针对东、中西部客户不同的需求,为其选择最为经济、最显特色的旅游路线,促进东部与中西部旅游业的联合发展。同时,结合“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各旅游社、景区单位、客运部门、饭店宾馆等旅游服务部门要围绕要素基础,搞好配套建设。增强带内旅游发展意识,着力内外宣传促销力度。充分发挥沪、宁、汉、渝长江沿岸城市旅游协调会的功能,建立长江旅游带旅游协会,促进东部与恩施旅游业的联合发展。

(3)突出重点,打造信息互动平台。“突出五点、辐射两圈、做强一环”。“即突出宜昌、奉节、利

川、恩施、长阳五个旅游节点城市,发挥旅游综合服务功能;以宜昌、恩施两城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旅游发展;做强“两江国际环线”。同时,围绕重点,逐步推进旅游业的信息化建设,努力打造清江流域、长江经济带与中西部的旅游信息互动平台。

2、内强的具体措施

(1)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旅游发展体制。一是制定《恩施州旅游业发展条例》,确立旅游业在恩施州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二是成立州及县市旅游业发展委员会,共谋全州旅游发展大业,举全州之力大办旅游,办大旅游。三是加强旅游资源管理,树立全州旅游一盘棋的观念。成立州级旅游管理委员会或者成立多业主联合而成的旅游集团,对全州的旅游统一策划、统一建设、统一营销。

(2)构建“一线串珠”框架,树立恩施旅游新品牌。清江旅游已被纳入湖北省重点推介的“四大”国际旅游区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清江”为主题,将恩施州内旅游景区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线串珠”的清江流域旅游框架。完善恩施大峡谷—腾龙洞景区建设;抓好恩施土司城、梭布垭景区、清江闯滩、神农溪等其它景区的提升建设工作;加快清江画廊水布垭库区旅游开发;加快腾龙洞—恩施大峡谷—清江观光黄金旅游线和“两江”旅游环线建设速度。逐步树立恩施旅游新品牌。

(3)发掘民族文化内涵,延伸恩施旅游产业链。清江流域物华天宝,以云锦石为代表的石(玉)体系;以玉露茶为代表的饮品体系;以板党为代表的中药材体系;以薇菜为代表的山野菜体系;以西兰卡普为代表的编织体系等,在世界级旅游商品目录里的都具有尊贵品位。因此,一是要深入挖掘恩施民族文化内涵,充实完美旅游要素产品,丰富“游”的内涵,填补“购”的空白,完善“娱”的内容。二是打造恩施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重点打造“一歌三节”(龙船调、恩施土家女儿会、土家摆手节、中国三峡纤夫节)旅游文化品牌;在建筑上体现恩施民族文化的符号;保护并传承好民族语言,凸显土家族、苗族民族风情特色。三是全方位提升文化品位。政府主导形象宣传,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以最美的景点、最优的线路、最好的产品实行最佳的组合,延伸恩施旅游产业链,提升恩施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

(4)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达恩施旅游新环线。随着“两路”的贯通和恩施机场的扩建通航,使恩施旅游的交通条件将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有

些县级公路、旅游城市与景区连接公路等基础设施较差，与快速发展的恩施旅游业和周边旅游环线的对接上还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要尽快提高景区道路标准，加快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高恩施航线的旅游承载力；优化恩施旅游产品，逐步形成清江流域“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等旅游产品；连通重庆、武汉、宜昌、万州等城市旅游循环线。同时，要进一步加大项目争取和实施力度，力争恩黔高速、利万高速和安张常铁路早日建成，为融入大武陵旅游圈的大循环线路提供交通支撑。

(5) 举全州之力，加快恩施旅游目的地建设。实践证明，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离不开各级政府的主导和引导，离不开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因此，发展清江旅游产业，必须要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举全州之力，形成全社会大办旅游的氛围，共同推动恩施旅游目的地建设。一是以恩施、利川两城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契机，进一步抓好全州旅游导游创佳、饭店创星、旅游景区创A工作。二是用旅游的理念规划城市，以景观的要求建设城市，逐步提升城市品位，完善旅游功能，提高综合服务水平。三是加强对各级旅行社的培训和管理工作。旅行社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引擎，旅游主管部门要

加强对各级旅行社的培训好管理。使各级旅行社逐步实现从组团为主向地接为主的转变、从价格竞争向服务质量竞争的转变、从单打独斗向联合抱团的转变。四是完善旅游服务功能。在恩施城区规划建设一批经济型、接待能力强的星级饭店，增强恩施市的龙头、旅游集散的中心地位；在恩施特色景区城区规划建设旅游购物、民族特色餐饮一条街；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组建旅游车船公司；以“十佳导游”和“优秀导游”为基础，筹建导游礼仪队，逐步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加强接待型旅游饭店建设，以适应接待规模旅游团队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清江流域旅游接待的档次和规模。

清江流域旅游业的发展及两江旅游环线还处于构想阶段，但资源的互补性决定其发展的潜力和空间。随着长江经济带的中速开发和两江旅游业“外联内强”构想的实施，全州带内旅游体系将逐渐健全、旅游功能逐步完善、旅游产品更为经典、旅游线路更加便捷，带内旅游的整体效益必将逐步提高，清江流域旅游业的发展也必将迎来新一轮的曙光。

(作者系恩施大峡谷风景区管理处综治办专职副主任)



峡谷追梦

曹 显

八百里蜿蜒的清江,每一处都是绝妙的风景。恩施大峡谷,就是清江画廊里最壮美的一段。自古以来,大峡谷以万仞绝壁的威慑,传承着高不可攀的誓言。

公元2004年,在遥远的英国伦敦,中法科考队发布惊天发现,大峡谷第一次被揭开迷雾般的面纱。奇特的地貌,旷世的奇观,开始汇聚世界的目光。

公元2006年以后,大峡谷被轰轰烈烈的构思惊醒。打造大峡谷旅游名片,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景区的冲锋号角开始吹响,开发公司投入6000万元建设景区游步道、栈道、游客接待、餐饮及办公大楼,各级政府投入9000万元修路架桥、引水供电。

在开发者的匠心设计与州市领导的精心运作下,景区公路连通了外界,游步道栈道视通和链接起一个又一个绝妙的景点,公元2008年4月28日,七星寨精彩亮相,大峡谷景区开始试营业,边开发边运营的生花妙笔,让大峡谷建设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乐章

为了同一个梦想,我们在艰辛中迈开坚实的步履。公元2008年10月,大峡谷的开发建设发出了里程碑式的节奏与号角,市委市政府英明决断,组建沐抚办事处,与风景区管理处合署办公。市委谭文骄书记提出了“三区、四镇、五高”的战略构想。一时间,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怀着同一个梦想,斗志昂扬地奔赴沐抚集镇。

一下来几十个单位百余名干部,陈旧拥挤的办公楼,有的两个单位只有一间办公室,还有的单位要租用民房办公,领导和同志们都住在简陋狭窄的宿舍里,破败不堪的集镇晴天灰满脸,雨天泥满身。面对这么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没有人嫌弃,更没有人退缩、离去,在干部集训大会上,大家

都表达了只争朝夕谋发展、不辱使命去拼搏的信心、恒心和决心。

初来乍到,干部、群众之间互不认识、互不了解,办事处挂牌成立之时大峡谷一身银装素裹,全体领导带领百名干部踏积雪、顶风寒,走千家、串万户,了解社情,宣讲政策,规划发展,昼夜兼程,短短16天,召开屋场会百余场次,发起了加速大峡谷全面开发的总动员,“三区、四镇、五高”的蓝图传递到千家万户,老百姓心头激荡着万千梦想与希望。

看到沐抚发展的滞后,想到景区开发的前景,我们心头澎湃着去实践、去探索、去奋斗的激情与斗志。

办事处组建后的开局之年,我们竭力支持开发公司加快建设节奏,号召干部学礼仪讲普通话,引领农民守法明礼创家业。单说旅游这一项,一年就接待游客14万,门票收入过千万,综合收入五千万,是2008年的好几倍呢。这里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着变化。景区公路桥先后通车,地缝游步道已经开工,大楼门电梯土建上马,国家4A景区创建在即,峡谷农家乐蓬勃发展,营上村小区又换新颜,马鞍龙民居一展新姿,集镇总规划新鲜出炉,烟叶大丰收流金溢彩,油菜只待来年看风景。

这里的发展与变化,来源于我们一年来艰辛的付出。营上村位居湖北省100个旅游名村之列,全村干部精诚团结、不辱使命,多项工作出新出彩。信访办、司法所两个单位一个人,百姓诉求件件有答复,信访事项事事有结果。派出所与综治办守土勇担责,保驾又护航,管控动真格,整治敢碰硬,重要公务、旅游考察、黄金旅游周这些重要时段组织严密,管控有力,相安无事。林业管理站通宵达旦为林改,加班加点值烟班,封山育林动作快,护林防火不马虎,林政执法不放松,生态重镇的构想已化作沐抚林业人风风火火的行动。

半年可圈可点之处、可歌可泣之事不胜枚举，大家也有目共睹，请原谅我们在此无法一一叙说，一言以蔽之，全办上下每个人围绕旅游开发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我们在艰辛中付出的心血、办事处成立以来这里产生的变化，都清晰地反映到了市委政府领导的办公桌上。

这里的发展与变化，展示了观念、机制和细节管理的创新成效。以旅游开发为中心统筹景区行政、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机制，促进了常规工作的规范发展、重点工作的及时跟进、难点问题的集中破解。

“企业有需求、办事处送服务”的政企联动机制，理顺了景区开发与老百姓的关系。以奖为主的目标激励机制，调动了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365”的信访工作模式，化解了诸多遗留和积压的社会矛盾。“12532”的村级食堂运行模式，刹住了多年来村干部像学生一样“跑读”的现象。

一次性纸杯退出沐抚会场，大会小会上的普通话报告，餐桌上的礼仪讲究，干部的言谈举止，一个不经意的细节，都反映出观念的创新和机制的活力，逐渐地树立起景区干部的形象、品位和人格魅力。

这里的发展与变化，凝聚着各级各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心血。省委罗清泉书记亲临大峡谷、州市领导现场办公、各级部门排忧解难、各路媒体极力宣传，在这种高强度支持的氛围中，景区开发紧锣密鼓升温提速，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情势的急迫和使命的光荣。

第二乐章

面对现实与差距，我们在思索中点亮希望的灯盏。我们清楚地知道，景区专项规划的滞后与群众规划意识的缺失，致使农民违法占地违规建房不好控制，光堵不是办法想疏一时还有困难；集镇沿街为市、人车拥挤形成了旅游通道上的“肠梗阻”，坡陡弯急的公路上随处可见建筑材料和垃圾，除了温馨的交通安全提示外，其他标语口号政治化商业化，缺少人文关怀，布局有些凌乱；房屋货棚乱搭乱建，车辆超载超速、无证驾驶、乱停乱靠屡禁不止；新农村建设乏力，起码大量民居还没有我们民族和地域的特质和美感。旅游舒适度大打折扣，旅游视觉美无从谈起。

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沐抚长期被边缘化，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科教文卫事业差距甚远，吃住

行游不相配套，购物和娱乐是个空白，生态效益景观型产业布局发展迫在眉睫。当前，规划、资金、科技问题和老百姓的观念，都是发展的掣肘和障碍。

我们还清楚地知道，景区民众守法诚信明礼的新风尚尚未形成，旅游意识、商旅经营意识缺失，困难人口、智障人群、超生游击队不在少数。无事整酒陋习成风、迷信风水不让迁坟、不讲法理说情至上、抹牌赌博比比皆是，是积淀在民间和社会上的毒瘤，有些不正之风也在干部队伍中暗滋潜长。民风之美、人文之美的发掘与山水之美的相互融合，是一个艰难的渐进的过程，我们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建设恩施大峡谷，是开发世界自然遗产的宏伟工程，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中新兴的亮点工程，是提升生态恩施州·土苗风情园旅游形象的品牌工程，是恩施市竭尽全力向外精彩呈现的名片工程。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随着铁路、高速路在恩施大地上的不断延伸，随着机场的扩建和航空线路的增加，随着城乡建设品位的高位提升，随着大峡谷建设的全面开发和清江长江精品线路的串联，可让游客的心灵和脚步同时抵达仙境般的风光、天堂般的意境，从而获得超然物外、羽化登仙的生命体验，到这时政府接待旅游变成旅行社地接旅



游,单纯的观光游演变成商务旅游,一日游变成二日游、三日游,乃至让游客把身心永远留在这片青山绿水之中、苍山厚土之上,都不是难事了,那旅游目的地的梦想也就不再是梦想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点亮希望的灯盏,张开梦想的翅膀,一步一步地打基础,要永远记住,我们的工作绝不是简单的行政,而是马拉松式的跋涉之旅,是很有意义的创造之旅。第三乐章 乘风扬帆再起航,我们在拼搏中期待跨越的精彩 回眸过去,我们在艰辛中创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面对现实,这里的建设发展还将长期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展望未来,我们要乘风扬帆,让 2010 年在现有基础上做一个精彩的跨越,来一个漂亮的转身。

去跨越,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理念,是我们心中的旗帜;“12345”的思路,是我们前行的指南;生产总值上两个亿、游客接待量 25 万、景区门票收入过 2000 万、本级税收过 600 万、夺取国家 4A 级景区的牌子,是我们迈步的航向;景区规划建设促销、制定详规建新集镇、村镇小区民居改造、整脏治乱清洁家园、引水扩路养护升级、发展生态观光效益型产业、开发特色旅游商品,是我们肩负的重担。

大楼门登山电梯、停车场扩建、岩湾餐饮楼、地缝游步道及电梯的建设,景区正式营业的筹备,是景区二期开发的重头戏,我们要做的就是全力服务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

改造沐抚集镇,沥青街道,夜路明灯,绿化成荫,可望实现。管线布设,污水处理,客运货运站点,已有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前山和大庙,改造木贡老街,迁移木贡集市。车辆入站,交易入市,垃圾入袋,再也不难。办事处修办公楼建广场只待时日。

配合旅游公路改扩升级,协调景区部分路段扩建。催促营上挂子山公路尽快竣工,争取高台李家湾公路、木贡白河龙公路早日开工。争取部分垂直管理机构的派驻延伸和福利院的迁建。改造沐抚集镇供水管网,实施农村烟水配套。启动大碛寨、枫香坪村镇小区建设。民居特色化改造 100 户。培植星级农家乐 20 家。这些工作有的正在实施,有的已有一些眉目,来年必会大有进展。

补植茶苗 1000 亩。植造景观经济林 2000 亩。以后逐年加速发展,逐步形成春花秋果、夏荫秋色

的大地景观美。新增茶叶、菜油加工企业 1 至 2 户,为旅游商品开发抛砖引玉。推进烟叶“31333”规划,是现阶段农民增收和夯实区域经济基础的需要,不必迟疑,不容闪失。

大力实施林业绿化工程,屋边田边路边一起上,核心景区丰产示范集中抓,旅游通道就是一条绿色的风景线。认真实施农村清洁家园工程,整治集镇脏乱差,清爽机关单位环境,整洁民居室内室外。继续实施农民素质提高工程,开展普通话、简单的英语及韩语对话训练,学习旅游礼仪、民俗文化知识,评比创建星级农户,积极支持能人创企业、百姓创家业。

这里是土家女儿会的故乡,这里有一炷难香的动人传说。这里的风光、人文已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打造文化大镇,让文化为大峡谷的开发生辉增色,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梦想,是我们建设大峡谷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恩施大峡谷风景风情录》文本为线纽,深挖民族地域文化,申报“湖北文化旅游名镇”,创建营上“民族团结示范村”。组建景区农民艺术团,丰富景区文化内涵。这些都是我们从现在起要高度关注要大力去做的事情。

平安之重、和谐之重、民生之重、廉洁之重、人才之重,都纳入了办事处的整体考虑和统筹安排之中。

万事皆备,只待我们的行动。“五高”要求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当前,最紧要的是完善高效率的机制,最关键的是继续争取高强度的支持,编制申报项目;招商引资开发女儿湖、朝东岩;吸纳民间和社会闲散资金投入配套开发。最急迫的是建设高素质的队伍,让领导成为旅游和农村工作的专家,让干部成为旅游和农村工作的行家,让我们的脚步更坚定一些、精神再振奋一点、责任感再加强一下,身手再敏捷一点。天降大任于我们,除了殚精竭虑,勇往直前,我们别无选择!

结语

天地泼墨,绘就了大峡谷的旷世奇观,这是不可复制的自然遗产,我们要搭乘鄂西生态旅游圈的快车,给大峡谷的全面开发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建设旅游名胜风景区、经济发展开发区、改革创新试验区,为打造旅游名镇、文化大镇、生态重镇、经济强镇,我们将纵情山水,义无反顾,不畏艰辛,奋勇前行!

读高荷鲜先生恩施古迹诗简注

老 贺

高荷鲜先生为恩施知名教师，恩施县二至六届政协常委，1987年以80高龄病逝。高先生生于施，卒于施，对恩施历史颇有了解，写有不少关于恩施的古体诗，生前没有集结出版，幸赖其长子、中国人民大学书画研究会主席高承宗抄录成集，又由其弟高承健赠我一册赏读。出于对恩施历史的关注，我选注几首以飨读者。

碧波问月：屹立碧波问月亭，屐径兵焚空留名。谁怜文物成焦土，独剩清江绕古城。先生自注：“恩施县北关外碧波峰上建有问月亭，传说李白流夜郎路过恩施，土人建亭以为李白把酒问月佳话，可惜亭子已于1927年川匪围城烧毁”。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问月亭于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日寇飞机作为恩施城目标投弹轰炸而拆毁，从高先生注释可知，早在抗战前四川土匪攻打恩施城时被烧毁。

双峰卓笔：挺拔双双文笔峰，人才蔚起秀灵钟。樊山后继夷滨阁，汉声诗社主盟东。先生自注：“胡凤阶先生的书斋名叫夷滨阁，抗战时期武汉文人会聚恩施，成立汉声诗社，以文会友。胡凤阶任社长”。胡凤阶先生为恩施名人，曾任恩施县志馆馆长，后移居武汉，解放后病逝。汉声诗社指武汉失守，湖北省迁驻恩施，以省通志馆馆长李书城（解放后第一任农业部长）为首的一批爱国文人，于1943年重阳节，在迁驻城东郊洗爵溪的县志馆成立的声讨日寇的爱国社会团体，高先生也是诗社成员。文笔峰在城南郊，双峰卓秀如笔。樊山指恩施人樊增祥，字樊山，清末中国著名官员与诗人，曾代理两江总督，一生著诗三万余首。胡凤阶书斋夷滨阁今已不存。

五岭连珠：浮图塑造出佛家，五岭连珠景物华。塔顶高瞻何所见，千株梨果万树茶。高先生自注：“连珠塔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施州古文物仅幸存者”。浮图即宝塔，指连珠塔。清乾隆年间施南府知府张映焘始议在五峰山龙首峰建塔，未果，道光

十一年至十五年才建成，为鄂西南著名佛塔，现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五峰山村原村主任史代富，带领村民改造五峰山落后贫瘠面貌，大兴果、蔬、茶，将其山建成远近闻名的花果山，才有诗中“千树梨果万树茶”的景致。史代富因此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已故作家余友三报告文学《花果山迷》发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收获》杂志，轰动一时。

川边政屑：川边政屑写民风，政息人亡暴雨中。红卫兵起灭四旧，牌坊“百岁”影无踪。高先生自注：“《川边政屑》为朱洵雅祖父在四川道孚县任知县所著民风等俗之书，薛家巷有御赐朱家百岁牌坊，文革被拆毁”。朱洵雅为恩施名人，汉声诗社成员，东门薛家巷建有皇帝降旨为其祖父百岁寿诞建的牌坊。牌坊建因有贞节、功名、功德、百岁等内容，恩施的牌坊多为女子贞节所建，百岁寿坊少有，惜朱氏百岁坊文革中被毁。

大莫园：古迹恩施大莫园，莘莘学子受薰烟。李桃兰蕙都不见，只剩阿房赋一篇。高先生自注：“大莫园为乡宦李一凤别业，在南门外57号”。李一凤为明代进士，曾任贵池知县、徽州同知，致仕归里后，在南门外建大莫园，教授学生。诗人感叹大莫园不存在了，尤如秦始皇的阿房宫被西楚霸王项羽烧毁了，只剩下后人写阿房宫的文章。其实大莫园整体布局不在了，但还残存部分房屋，清代做过崔坝把总的高氏祖人致仕后，从李氏后人手中购买，世居于此，诗人很长时间就居住在这里，直到后来迁居柿子坝。

登龙桥：大阳沟上登龙桥，詹逸芳名一旦消。文献无征除“四旧”，满城风雨认前朝。旧时恩施城排水系统为阳沟与阴沟，阴沟较小而盖封，故以阴称，阳沟较大不封盖，故以阳称。大阳沟为城内最大的排水沟，从大十字街至小十字街，转而经柿子坝与清江相通。登龙桥建于沟上，上世纪五十年代改建街道封闭大阳沟才拆毁。传登龙桥为纪念恩

施历史上唯一的状员、宋代詹邈而建，詹状员故居距大阳沟不远，“登龙”寓其荣登龙榜。

大观阁：武圣宫中大观阁，阁前阁后溪三湾。庙宇夷平阁亦毁，腾蛟碑石惨推翻。武圣宫前身为唐代所建开元寺，历有毁建，后建为大观阁，亦毁，明末清初，南明大臣、总兵何腾蛟在原址建成武圣宫，撰《关圣庙碑记》刻石以志，诗人写此诗时，见到碑石被推翻，今该碑已无存。

卫塘：卫塘朱墨两水池，防火防灾历几时。抗战填成运动场，施州卫史有谁知。高先生自注：“卫塘在城内象牙山下南麓，抗战时平为体育场，今天成为民宅区”。明代恩施为施州卫，为防城市火灾，在象牙山下开挖两个水塘蓄水，称朱池与墨池，后人称其为卫塘。抗日战争湖北省政府迁驻恩施期间，将其填平改做体育场，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诗人感叹这样的明代遗迹都破坏了，今后还有谁知道施州卫的历史呢？

竹王祠：薛家巷口竹王祠，邻接嘉莲不见池。苗族土家古迹少，熊熊“文革”火红时。竹王祠为祭祀夜郎国王而建，传其生于竹，故有竹王之称。相传恩施古代为夜郎国地，故有建竹王祠的祭祀习俗。另有一说，竹王祠为贵州移民所建。诗中“嘉莲”指嘉莲池，为恩施古景之一，距竹王祠不远，今已毁。诗人感叹恩施少数民族地区古迹减少，是因为“文革”的破坏，但竹王祠并没有在“文革”中破坏，只是早已改做民居，现仍存部分房屋。

向王庙：向王天子向王庙，神像无踪万众笑。

文物乡风一旦除，华裔可惜无宗教。向王庙在北门外万寿宫（今州电力公司宿舍）左侧，为清道光年间恩施向氏集资修建的宗祠，主祀汉景帝附马向述。解放初废弃，后曾作为塑料厂，今已改拆不存，有碑刻与向王位前大磬收藏于恩施市文物管理所。

南郡、麟溪两书院：芳邻南郡对麟溪，不听弦歌只斗鸡。树木树人仗教育，土家大学靠鄂西。南郡书院因恩施古代为南郡地而名，位于诗人居住的大莫园隔壁，故称其为芳邻，与其相对不远的是麟溪书院，因建于麒麟溪旁，故名。南郡书院由原来的文昌祠改建，民国为南郡中学，解放后为县、市公安局驻地。麟溪书院建于清代，解放后为县、市药材仓库与加工厂。现两处都没有了原来的痕迹。“鄂西”指解放后恩施第一所大学——鄂西大学，由胡耀帮总书记题写校名，今改称湖北省民族学院。

考棚：六县青衿赴考棚，莘莘乡试夺顶红。三年一考诗词赋，八股文章显苦工。恩施过去无考棚，考秀才要到宜昌府去，路远费艰。清乾隆年间，知府张映焘奏请朝廷准予在府城建考棚开考秀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位于恩施县署（今市医院中医部首右则）西半里许，即今四维街北段与解放路北段之间，解放前为恩施县法院驻地，抗日战争遭日寇飞机投弹轰炸为废墟，解放后建成菜市场，现为民宅区。



恩施西门古城墙·城门

恩施人吃荠菜鸡蛋的寓意

孝 贵

开春以来,恩施人春社日吃罢社饭,又忙着上巳日吃荠菜鸡蛋。荠菜,俗称地米菜,农历二月至三月,水灵灵地长在田地地头,嫩嫩的茎,绿绿的叶,白白的花,小小的籽实,一簇簇,一片片,既清香,又好看。人们在三月三这天,采撷回家煮鸡蛋,被菜汁染绿的鸡蛋,飘散着淡淡的香味,人们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要吃荠菜鸡蛋,一说是避蛇,恩施民谚:“三月三,蛇出山”,为避免见到蛇,吃鸡蛋等圆形食物,谓之“塞蛇洞”;另一种说法是荠菜有药用作用,用其煮鸡蛋,可除去过冬以后身体里的燥气。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沿袭古人过上巳节除灾避邪,祈求生育的风俗。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上巳节。上巳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俗称三月三,该节日在汉代以前定为三月上旬巳日,后来固定在夏历三月初三。“上巳”最早出现在汉初的文献。《周礼》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据记载,春秋时期上巳节已流行。上巳节是古代举行“祓除畔浴”活动中最重要的节日。《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七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形。

古代上巳节具体的活动主要有:

祭祀高禊。即祭祀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高禊,又称郊禊,因供于郊外而得名。禊同媒,禊又来自媒。最初的高禊,属女性,而且是成年女性,具有孕育状。后来高禊有了很大的变化,父权制产生后,男人伏羲也成了高禊神。同时还出现了性具崇拜,先女阴后男根崇拜。起初上巳节是一个巫教活动,通过祭高禊、祓禊和会男女等活动,除灾避邪,祈求生育。从这种意义上说,上巳节又是一个求偶节、求育节。

祓禊、修禊或沐浴活动。沐浴是为了去灾。史前人类认为生育是由图腾入居妇女体内的结果。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人们才明白了夫妻交媾是生育的原因。但是无论是图腾感生的观念,还是夫妻交媾导致生育的认识,都承认妇女是生育的体现者,子女是由母亲孕育的。然而,并不是每个妇女都能正常生育的,由于疾病原因,往往使某些妇女不孕育。当时人

们认为妇女不育是鬼神作祟,就利用上巳节的沐浴治疗不育症。这样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把沐浴变成上巳节的重要内容。

临水浮卵、水上浮枣和曲水流觞。在上述三种水上活动中,以临水浮卵最为古老,它是将煮熟的鸡蛋放在河水中,任其浮移,谁拾到谁食之。水上浮枣和曲水流觞则是由临水浮卵演变来的。这是一种孕育巫术。曲水流觞和临水饮宴则是这种巫术的演变,成为文人雅士的娱乐活动。

会男女。在上巳节中有一种奇特的风俗,即“会男女”。这种节日中的野合,由来已久,本来自氏族时期的季节性婚配——野合群婚,后来也有残存,后世的记载也多见此俗。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不少会男女的风俗,如黎族的三月三、苗族的爬坡、布依族的抛绣球等等。恩施的女儿会也属于这一风俗,只是时间上有变动。踏青也是此类遗风。

此外,道教兴起后,认为农历三月三为西王母蟠桃会之日,拜西王母在全国普遍盛行,也包含求子的内容。其他还有在上巳日祭其他神求子的风俗,如拜送子娘娘,举行童子会等,祈求健康,多生贵子。

为什么上巳节有这些求偶、求子风俗存在,与上巳节是人日有关。相传女娲七天之内造出七种动物,按日排列为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为羊日、初四为猪日、初五为牛日、初六是马日、初七为人日。按子丑寅卯辰巳庚辛申酉戌亥的天干排序和甲乙丙丁辰巳午未壬癸的地支排序法,初七为地支巳日,所以巳日即人日,因此上巳节,也就是人日的节日。另外,中国有简狄吞食鸟蛋而生契,契后来成了商朝始祖的传说,故上巳节食蛋成了求子习俗中的重要内容。

现在上巳节在民间节日中已被淘汰,过去那种热闹繁复的节日活动见不到了,但遗风尚存,恩施人三月三即上巳节吃荠菜鸡蛋,便是其一。原本只吃鸡蛋,后来用荠菜煮,是因为荠菜多子实,寓意多子,另荠菜的籽呈三角形,犹如古人避邪佩戴的香包,两者兼而之义,正与上巳节除灾避邪、祈求生育的主体内容相符。



小溪古道之谜

老贺

小溪,是恩施市盛家坝乡的一个自然村落,一条清溪从山谷中流过,数十栋保存完好的吊脚木楼,或聚或散在两岸茶园稻畴之间,春花无数,秋实满山,朝有山风吐雾,暮有溪水映霞,美得让人心醉。

小溪的美丽后面是历史之谜,穿村而过的两条古道便是谜中之谜。两条古道的交汇点是最大的吊脚楼群——胡家大院后面的店子湾。一条从店子湾北下经河沙坝吊脚楼群,沿溪水而上到上坝吊脚楼群,再经小溪最险峻的牛鼻子峡,进入白果乡金龙坝、见天坝,进入利川市境;一条经店子湾西上翻越二官寨山梁,下渡马鹿河至旧铺,然后分路,一路沿马鹿河北上,经洞湾进入白果乡金龙坝、见天坝,进入利川市境,一路南下至天池包,经安乐屯、下营坝、大集场进入咸丰县境。三条道路的最终目的,是经利川、咸丰进入四川。过去,川、鄂、湘边地区皆吃四川云阳盐,当地老百姓说这些道路为挑盐力夫所行之路,故称为盐道。

如今称古道为其用途名为多,如茶马古道、棉茶古道、盐茶古道等,但没有重视这些道路的本来用途,即是传送政府、军队公文的驿道。驿道因沿途建有接待传文人员的驿站铺递而名,因由政府出钱建造维修,又被称为官道,另有老百姓修造的小道,或称支道。古人盐运,既走官道,也走支道。

古代恩施出山驿道不断兴废变迁,至清朝末期保留三条,一是东行经建始、巴东入宜昌府;二是北行经利川县入川;三是南行经咸丰县入川,或经宣恩入湘,唯独没有西线。其实西行驿道是存在的,笔者在《“旧铺”释说》一文中介绍这条驿道线路以恩施城为起点,经芭蕉、桅杆堡、小溪、旧铺、洞湾、白果乡金龙坝、两河口,入利川境,再入四川;或从旧铺至天池、下营坝、大集场入咸丰县再入四川。为什么会有这条线路?这与恩施市历史上的疆界变迁有关。

明代,恩施为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今利川市、咸丰县部分地域为施州卫直隶地,余为土司地,其形成原因较复杂,如卫直隶二所成因为:位于今咸丰境内的大田千户所,《施南府志·沿革》载:“洪武五年定其地,二十三年属千户所,仍名散毛,寻改为大田军民千

户所……”又如今利川境内的支罗所,同书载:“原支罗上下峒长旧隶龙潭司,嘉靖四十四年因峒长黄中叛,讨平之,遂割半置所立屯,以百户二员世镇之。”爱新觉罗氏灭明建立清朝,于雍正六年撤施州卫设恩施县,原施州卫直隶地域为恩施县所属。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设施南府,辖6县,“除将原属之支罗等处拨分各县外,仍以恩施为附廓首邑……”;“大田所及唐崖、龙潭、金峒三司地共设一县……”,即为咸丰县;“忠路、忠孝、沙溪三司,并恩施属之支罗南坪堡及施南司属之官渡坝粗石等处,共设一县……”,即为利川县,这样一来,恩施县原有南部地域为咸丰、利川等新设县治划拨。

新建县治与恩施县的境界怎样划分,疆界在哪里,又有哪些变更,历史资料缺失,不知其详,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小溪东面山梁为二官寨,当地百姓谓原叫二官界,“寨”为“界”之讹称,其历史成因是恩施与利川二县官员在此划界,小溪下游称官渡河也是这个原因,由此可佐证二官寨山梁曾是恩施、利川县界,何时调整为离二官寨数十里之遥的白岩湾一线为恩施、利川界,因资料缺失不得而知。

这样,我们可以解释古恩施县为何没有西线入川驿道了,因为恩施南线驿道经桅杆堡、小溪到旧铺则分为西南行与东北行两条道,一条经咸丰或宣恩,分别进入四川与湖南;一条经利川进入四川,这条道路并不比现在从恩施城西行经白果到利川入四川远,这也是古人选择道路的精明所在。

正因为古时是以二官寨山梁为恩施、利川界,恩施一侧的人民过界行路不太方便,于是因小溪位于二官寨东面山脚,与西面山脚的马鹿河为平行的两条溪流,古人有沿河建道的传统,故沿小溪另开辟了一条恩施境内北上四川的道路,比沿马鹿河上行的驿道险峻,仅为运盐所用,故被老百姓一直称为古盐道。

驿道也好,盐道也好,不知其成因者以其为何存在为谜,知其成因者因其历史背景为谜,相信随着小溪旅游项目的开发,它们会与小溪其他夺人眼目的风景一样,让每位游客着迷。

倒流的马鹿河

孝 贵

短足旅游,马鹿河上游是个好去处,谜一样的故事与风景,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水

当你一接触马鹿河水,就会为其着迷,它是那样的冰清玉洁、活泼欢跳,拥抱着你,浸润着你,陪你游玩全程。当乡民告诉你,水里有十多斤重的俗称花雕的鲑鱼,有全身透明能见肠肝肚肺的纺锤鱼,有几近绝迹俗称水猫儿的水獭,简直让人觉得在听天方夜谭。如果你有疑惑,村民会打开手机,向你炫耀他手拎一条大花雕的照片,向你讲述捕这条鱼的经过,再引你去看水獭的巢,让你不得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更让你感到稀奇的是,马鹿河是一条倒流的河,该河发源于恩施市白果乡大鱼泉,途经暗河、

山溪、崖瀑的充溢,呈逾流逾大之势,穿越盛家坝乡流入咸丰县,入唐崖河,进入重庆,汇乌江水流入长江。恩施地势西高东低,大凡水都是向东流,而马鹿河水则向西南流,故有“马鹿河水倒着流”之说。

马鹿河在恩施市境内长 30 公里,上游水浅,下游水深。下游因咸丰县小河电站修建和盛家坝境内修建罗坡坝电站,高坝截水,形成峡谷平湖景观,适宜水路游。陆路游是指徒步游览上游 10 公里,被称为“四十八道脚不干”的地段。

路

当一溜跳磴石出现在你眼前时,这便是“四十八道脚不干”的第一道了。马鹿河两岸或悬崖,或凹坡,沿河前行,必须不断地穿河而过,人们取石



为磴，于是形成若干道跳磴路，呈之字状前后延伸。天晴水浅，人们从跳磴石上过，下雨水深，就只好涉水过河，刚起岸没走多久，未等脚干，又要过河湿脚，故有“四十八道脚不干”的形象比喻。

由跳磴串连着的道路越向上行，越崎岖艰险，在一处叫桥眼塘的地方，可见崖壁上深陷的石洞，那是栈桥的柱洞，桥眼塘便因此得名。现代的人用炸药在里侧拓宽了路，柱洞成了古栈道的遗迹。

谁走这条路最多？是古时挑盐的夫役，因为这条道路当地人仍称盐道。四川产盐，过去的湖南湖北人大多吃今重庆云阳之盐，无数条运盐的道路蛛网似的分布在川湘鄂的重峦叠嶂之间，马鹿河盐道只是其中的一条，它沿河而上，穿越恩施、利川，直到过去的四川、现在的重庆市云阳县，承载着千百年来盐运历史的辛酸。

除了盐道，还有驿道，老百姓称其为官道，由官府修筑。古时恩施的南行驿道，从马鹿河上穿过，供驿夫换马歇脚的驿站铺递，曾建在河边的山台上，后来废弃了，留下了“旧铺”地名，这里也因此形成马鹿河上游最大的村落。

石

马鹿河以前并非叫马鹿河，据清代成书的《恩施县志》记载，叫玛瑙河。以美石玛瑙命名，是河中出玛瑙？还是河水如玛瑙一样流光溢彩？就跟何时被改称马鹿河一样，不得而知。但马鹿河的石头无疑美丽的，无论是两岸峭壁峻石，还是经河水冲刷变得溜光放亮的卵石，都各呈其状，一一向你展示着自然之美。

马鹿河的石头不仅美，还奇。最奇的石头，是地名叫洞湾的相公石。相公石是人们为其取的一个儒雅的称呼，其实它就是一块状如男人阳具的石头，突兀在马鹿河西岸的崖壁上，而就在河东岸的悬崖上，有一个长年挂着飞瀑的石洞，即为阴洞。阳石配阴洞，便产生阴阳交合的故事与传说：某年某月某日半夜，一群挑盐的力夫走到洞湾，原来的通途突然无路可走，仔细一看，原来是相公石

长大与阴洞合为一体，直到鸡叫天亮才恢复原状，力夫们才得以走出山谷。这个故事现在听来不仅离奇古怪，其实是当地乡民对居住地的一种美化。

据传，过去的人想生男孩，只要站在河对面，向相公石掷三次石块，中者就能如愿。对其是否灵验无需考证。今人来到相公石下，也忍不住要捡石块掷一掷，权当试试臂力，游戏而已。

人

山因水环而秀，水因人居而灵。游览马鹿河，最富情趣的还是马鹿河人。马鹿河人的祖辈来自湖南，因清朝初期施行招垦政策，迁移而来，他们承认来之前这里还有原住民，但在此地二百多年的生产生活，可以自豪地宣称，是移民与原住民共同创造了马鹿河的历史与文明。

马鹿河人，在河畔修建各式各样的吊脚木楼，或“一”字，或横“7”字，或“凹”字，或“口”字形，无一例外都建在靠山的地方，因为靠山，地基不够，便只能悬脚而拓展房屋面积，悬脚的部分即为吊脚。这是古人节约土地之举，留下好的地方开田种地。马鹿河沿岸只要稍许平坦一点的地方，都是各种形状组合起来的梯田，过去盛产红谷、油粘稻谷品种，曾作为贡米声名远播。也正因为依山建屋，临水开田，才造就了马鹿河两岸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

康姓，是马鹿河人中最大的家族，在“旧铺”，伫立着康家祖屋五进堂，虽因拆改，五进布局依然可见，规模之大，让人惊讶不已。

在马鹿河，凡见到康姓人的坟墓，都只是一个土堆，毫无砌筑的痕迹，连五进堂的修造者、在清朝做过大官的康明达墓，也只是一抔黄土。康明达父亲的墓，虽多了一块由清咸丰年间恩施知县任海晏书丹刻制的墓碑，墓身依然是黄土一堆。康姓乡民自述祖上穷，其祖婆婆讨米饿死路上，蚂蚁推土埋尸，后人发达后，为不忘记过去的苦难，鼓励晚辈发奋图强，形成人死后不砌坟墓的葬俗，至今不改。这种简葬之风，也是游览马鹿河的一

恩施小溪胡家大院古村落的价值内涵

赵 林

在恩施市盛家坝乡，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小溪，曾为小溪大队、小溪管理区，现为盛家坝乡二官寨村小溪组，西南距盛家坝集镇 16.7 公里，距恩(施)大(集)公路 6 公里，东北距恩施城 45 公里。

小溪是一个大聚居、小散居、土家、侗寨特色鲜明的古村落，以小溪河为轴线，依山临水，村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是原生态民族文化与生态文化高度融合的典范。上坝原有一栋四层吊脚楼，从第二层安有滴水檐。下坝河对门，是一个“一正两厢式”的院落，厢房各由两栋相连接。下坝小河保存有胡氏完整神龛神柜。

小溪吊脚楼群是恩施少数民族地区古代农耕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土家、苗、侗等南方少数民族干栏式建筑相互融会又恪守传统的建筑活化石。其吊脚楼群布局特点，首先是集中居住、次序分明，其次是整体协调统一，三是单体吊脚楼建筑自成独立空间。

由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语言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小溪的土家古村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传统，在选址规划、组合布局、外观形制、细部装饰等方面都与其他地域的民居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风格。历史价值小溪古村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见证土家历史的实物证据。因为透过土家古村落可以看到它产生时期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筑技术水平，以及当时的文化艺术成就、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情况。

巴蜀盐道是土家人的经济命脉和文化传播路线，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内陆最重要的文化沉积带”。小溪古村落的形成，与古时的盐道经过这里有关。盛家坝是施黔大道要津，紧临利川、咸丰，有两条入川盐道经过或邻近小溪，正是这条盐道，促使了小溪流域的农业开发，大约在明代，就已经开始较大规模的改田造地，清代以来的垦复，更是拓垦耕地，发展了以种养殖为主的农耕经济，形成了小流域的农耕文

明。艺术价值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细部装饰上，比如中坝胡家大院又叫小溪朝门，或落脚朝门。整个朝门建筑的风格为“八字形”，门前十多步石梯使这一建筑高高矗起，大门保存较为完整，光滑的石梯和圆润的条石门槛显示出这栋建筑的古老。门体上方原有匾额，挑檐有斗拱，左上方有雕饰精致、栩栩如生的木鱼衬托着前伸的挑枋，以承接瓦檐。居住在这里的胡姓人介绍，这里左右对称原雕有一对木凤凰和一对木鱼，现在只剩下这一处木雕鱼图案。用鱼作装饰来衬托建筑用意为何，后人们不得而知。大院子原有三进，现仅存朝门和堂屋。跨进朝门，主体建筑只剩下部分残存，内里依稀可辨三进门楼的轮廓，有石块铺陈的三处天井，院内右侧一栋转角吊脚楼保存有一间火铺，火塘、壁柜、住房等布局完整。朝门前十多米的下方有废弃的水碾，人们曾经从小溪上游数百米处拦河引水下来，靠水的动力在这里榨油。这些雕刻和结构布局使古民居获得优美的造型，精巧的制作工艺和色彩的运用使古民居的艺术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工艺价值“山歌好唱难起头，木匠难起转角楼，岩匠难打岩狮子，铁匠难滚铁绣球”。小溪古村落的建造工艺包括选材、加工、画墨、凿眼、砍梁、上梁、钉椽皮、上瓦、装屋等工艺。小溪吊脚楼建筑有双吊、单吊、“一”字形、撮箕口、亮柱子等多种样式，比较典型的是中坝大院子吊脚楼，大院子原有三进，第二进的厅屋毁了，现有朝门和堂屋，堂屋经过重修，是整个大院的公共用户，朝门是现存最早的建筑，大门口的石级阶梯、石条门坎保存完整，建筑风格为“八字形”，挑檐有斗拱，各有一对雕饰的木鱼和凤凰衬托着前伸的挑枋，以承接瓦檐。院内右侧一栋四间特色鲜明的转角吊脚楼，楼上还保存有一间“火铺”，火塘、壁柜、住房等布局完整。

小溪是一片世外桃源，村落里的吊脚楼建筑保存完好，道路通畅、引排水设置合理，是一部建筑的实物史，是优秀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土家族地区集市发展史的活化石

——大集

刘清华

大集又名大集场、大歇场，位于恩施市西南47公里，曾为区、公社、管理区驻地，现为盛家坝乡大集村所在地。大集地处山间槽地，青山环抱，原有两条小街，中间一条溪沟，后来，两街连成一条南北走向的直街。传说，此地原有一棵大树和几间茅屋，恩施、宣恩、咸丰三县市途经此地的客商和农民，都要在树下歇息乘凉，随着商贾及行人频繁往返，房屋逐渐增多，逐渐形成集贸市场。

大集场历来是恩、宣、咸三县市的门户和商旅云集之地，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大集，即过去“三十里一小集，六十里一大集”的“大集”之意，是土家族区域古集市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的集市名，具有活化石的意义，在研究和探讨土家族地区集市商贸史时，都要提起它。清道光《恩施县志》卷二《村集》记：“南乡集场六……大吉（集）场，一名大歇场，在盛家坝之前，距盛家坝二十里，距县城一百六十里。按：此集之前牛栏口与宣利咸三县犬牙交错。”1990年《恩施市供销合作商业志》记载：“大集场，清光绪五年，由来往客商自然成集。”

据考证，土家族地区商业集市发展很早，古代巴人就有商业交易活动，夏、商以来从未间断过，汉代商品交易以食盐为主，东晋时，草市开始出现，可能是乡民协商确定的相对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可能是集市的屋舍商铺以草盖成而名，唐宋时期土家族区域得到治理和开发，民间交易活跃，农村场集不断出现，形成了逢集赶场的传统。

恩施城乡集镇的形成与发展，川鄂古盐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人负重物，每日步行不过15公里到30公里，集市的分布一定不能超过步行一天能够往返的距离，土家族地区的大山中，每隔15公里就有一小场（小集镇），每隔30公里必有一大场（大集镇）。在川鄂古盐道陆运线路中，主要靠人畜运输，翻山越岭，异常艰苦，人马驮盐日行很难超过30公里，每隔一段就会有马站，供过往的客商歇脚。高山的谷口、山隘、江河的桥梁、码

头成为人们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其附近最容易形成为过往商旅提供驿站和进行商品交换的集镇。清末至民国时期，商业活动活跃，商品运输借助成熟的运盐网络，使一些村民赶集聚会的场镇得到迅猛发展。

大集是施黔古道要津，也是川鄂古盐道上的重要节点。大集居民很多是盐业移民，集团利益、原籍文化意识、社会文化娱乐、情感交流等促使一批盐业会馆建立，集镇上还有遗址保存较好的黑神庙、万寿宫、禹王宫三个盐业会馆，说明了大集历史上的繁荣与昌盛。

黑神庙位于大集上街原供销社内，为贵州会馆，又名忠烈宫，供奉唐朝忠臣南霁云，由周、杨、覃、冷四姓人建，现保存有五级台地、石级和碑刻，遗址基本完整，有碑联：“香花培黔阁，万宝赛楚楼。”红帐满挂，香火缭绕。禹王宫位于大集村委会，为湖广会馆，供奉大禹，现有庙屋三间和石围墙，还有石狮一对，石柱础十余个，特别是有两对雕刻双龙抢宝图案的石柱础，栩栩如生，十分珍贵。万寿宫位于大集村小学，供奉许真人，为江西会馆，现存牌坊式门墙、石门和石级以及大量石柱础。过去，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至七月初一，在禹王宫、忠陵宫、万寿宫三座寺庙内举行庙会，搭戏台，设供桌，恩、宣、咸、利的群众，以及湘、鄂、渝、黔边的客商前来赶庙会敬神敬祖。在大集村头至宣恩、咸丰、利川的古道上，还保存有很多古石板道路和古桥梁、碑刻，如，在通往宣恩的大道上，有十二泉桥，建桥碑记：“十二泉者上至沙渠（恩施），下通贡水（宣恩），为往来要衢……”

以前，大集集镇的房屋多为木瓦结构，挑梁飞檐，二层木楼，门前有石条阶檐，现在，街道两旁建起了高楼和现代超市，大米等产业使其成为新型的发达的商业边贸集镇，依稀保存着几栋低矮古朴的木瓦房和传统商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在碰撞中寻求结合，更增添了古老集市的魅力。

老街人脸谱(外一篇)

杨秀武

唢呐坟

老街的背后,大山的脚下,有一座坟,坟像一支唢呐,所以叫唢呐坟。

唢呐坟里,躺着一个吹唢呐的人。

老街尊称吹唢呐的艺人叫“响手”。人出世的时候,要请响手祝贺一排,结婚的时候,要请响手热闹一番,满花甲的时候,要请响手吹上一阵,人离世的时候,同样要请响手轻狂几天几夜。老街上的人,在唢呐声里渡过一生,老街的喜怒哀乐,全在唢呐声里诠释。

我儿时看到的唢呐,是用樟木树雕的,唢呐罩子和音区杆是脱离的,又是取不出来的,脱离不脱节,相伴终生。发音嘴是金黄金黄的芦竹做成的,发音嘴又称哨子,哨子含在嘴里的这头是扁的,接到音区杆的那头是圆的。哨子与音区杆的连接处,用红丝线扎一个小结,小结主要是防止哨子与音区杆脱离,再就是象征着对主人家的美好祝福。老街上,唢呐吹得最好的是一个叫范傻儿的。我二表哥结婚,我目睹了范傻儿的功夫,他的唢呐声,直击人的心灵,可以掌控所有人的情绪。二表哥结婚的头一天,我们到女方过礼,过礼的人中最重要人物是响手,响手走在最前面。女家在堂屋的神龛下摆两张方形大木桌,桌上铺一床红色的花布被面,响手站在神龛的左边,待压礼先生在右边把彩礼给女家的支客司交点清楚后,范傻儿把掉在唢呐上的红绸子往肩上一甩,唢呐往嘴里一塞,两腮鼓鼓涨涨像两个蜂包,唢呐就响了,第一曲吹的是欢天喜地。嫁女是喜事,哭嫁是土家人风俗,陪十姊妹的姑娘在厢房里真真假假的哭,母女两在闺房里真真假假的伤心。

这个时候,范傻儿突然把调子一转,开始吹娘哭女,女哭娘,凄婉的旋律,如泣如诉,顿时吃喜酒的男女老少喉结都哽了,眼泪在脸上一滚就下来

了。从唢呐声里喊出的哭嫁歌弥漫在喜庆的气氛里,回旋在难舍难分的依恋中,悲喜交加。

哎呀我的爹,
哎呀我的娘哦,
金钩吞下肚,
牵心又挂肠啊……

触景生情,谁不儿女情长呢?这个时候,全场除了范傻儿的唢呐声,就是吃酒人的一片抽泣声。

第二天,哭嫁歌一颤一颤洒在山路上,一颗一颗掉在石板上,一滴一滴的从唢呐罩子里落到了二表哥的家。

吃酒回家后我问父亲,范傻儿这么聪明为什么叫傻儿呢?父亲摇头说不知道。直到我走出这条古街傻儿又去世几年了,我才听我的老街坊讲:范傻儿祖祖辈辈都是单传,祖祖是出了名的响手,爷爷是大名鼎鼎的响手,到了他父辈这一代就只生了一个姑娘,姑娘招郎,上门女婿就不是响手了。生下范傻儿之后,娘高兴得不得了,请了一位被称为神仙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根据傻儿的年月日时装了四柱,然后说,天生的聪明,可惜命中克父,杀七妻,这娃儿八字好恶啊!

范傻儿知事后,娘把这件事不得不陆陆续续的告诉了儿子。其实范傻儿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因为到了三十多岁还没成家,都戏称他傻儿,



老街上的人喊习惯了,他也听习惯了,老街上的人还真把他好听的名字给遗忘了,年长日久,连他自己也似乎不记得了。其实范傻儿的聪明是有目共睹的,很多人给他做媒说亲被谢绝了,好几个女人请倒媒也被拒绝了。范傻儿心里装着只有娘知道的秘密:他不能娶老婆,一旦女人嫁给他就要死,而且要死到七个后才能白头到老,这么凶狠残暴的命,怎么也不能连累别人,命注定了我来到人世受苦,那就只有认命,他在平静中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而不是去一次次轻弹男儿之泪。心里很坦然,坦然得真像傻儿。

老街有红白喜事,都要请支客司,不管是请谁当这个主角,都要问一问:“响手是不是请的范傻儿啊?”否则就要推辞谢绝。范傻儿不偷懒,站着吹累了,就坐在木椅子上吹,坐着吹累了又站起来吹,日以继夜的吹,通宵达旦的热闹。范傻儿不熬红包,进屋封个一块二角钱之后,他就心满意足,无论哪嫁给他封红包都不吝啬。范傻儿做事有自己的准则,红包封多了他是要回去的,不直接退支客司也不直接退给老板,免得推推拉拉脱裤子打屁——多一些手续,他就在人情簿上写上范傻儿的名字。关于傻儿的为人,这是我记得最为细致的情节。

老街上的人都评价说,范傻儿的孝心几乎与他的响手齐名。不管从那个整酒的人家出门,老板都要给范傻儿打发一个红扣和一个白扣。红扣是用粉子辣椒蒸的肥肉,白扣是用糯米蒸的瘦肉,这是一桌的两个主菜,做为回扣,老板打发这两个菜是给了天大的面子,也不排除主人家想傻儿出门时用唢呐吹吹吉利的图谋,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的,老板要这么做才觉得对得起范傻儿。范傻儿明白是给他母亲带的心意,总是笑着说:花费您儿!花费您儿!花费您儿!

范傻儿的妈得了一种病,一天一天的瘦,到最后疼起来的时候,就是豆大的汗珠连滚直滚,请好多郎中都没办法治好,弥留之际,对范傻儿说:“你的命苦啊!你的爹死得早,你又没成家,恐怕范家到了你这一代,就要断香火了……”“妈,您儿放心,范家一定不得断香火!”范傻儿说得很肯定,范傻儿的妈开始点了点头,然后还是摇头,把傻儿的手一拉,走了,永远的走了。这个细节,是范傻儿的至亲后来才传出来的一段家闻秘史。

人死饭甄开,不请自然来。老街上的乡亲来到范傻儿家,在灵柩前放着一面牛皮大鼓,鼓手在鼓

面上神奇的一击,乡亲们就踩着牛皮鼓的节奏,边唱边舞,时而相对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踮脚打旋,时而两手倒立,时而捶胸蹬脚……

撒尔——嗩

撒叶尔——嗩……

一阵阵吼声,如平地滚过的惊雷。范傻儿边跳边说:好啊!娘解脱了,也幸福了。说着两手举起唢呐,对着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天吹一阵,又对着铺满鞭子壳的地吹一阵。唢呐声的铿锵,使满场坝的头,满场坝的脚,满场坝的手,满场坝的腰,掀起一阵一阵疾速的狂风,那是老街用最夸张的手法浪漫的演示着亡者的生平。通宵达旦的地动山摇。

后来,我从事文化工作之后,才知道老街上的撒尔嗩就是土家族源远流长的祭祀舞,这是生命的归宿之舞,是渗透着一个民族的原始生命之大美。是恶劣的岁月教会这一山地民族,哭着来笑着去的生命礼赞,惊奋着生与死的最高境界。

当一座山,把一条红土溪放在唇边,犹如黄金之光,使人狂欢也叫人流泪。毕生的选择是一种声音,这声音把许多的木叶情歌,吹成对对燃烧的红烛,火红火红的泪水如春雨,在这种声音里滴落,肥沃了一块块土地。还是这种声音,把一坛坛竹米酒,吹奏成一咕噜一咕噜的希望。属于那座山的小溪,仍然只能在梦中流淌,属于那座山的红烛,一直不能为自己燃烧。老街如此广袤,容得下万物万灵的声音,惟有唢呐声,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有一天,那指唢呐声在老街消失了,孤独的唢呐之魂,常常走进老街弯弯的梦里。

这是我听到范傻儿去世的消息后写的一段文字,后来又作为诗歌收入到我《亲吻清江》的诗集里,题目叫《唢呐魂》,有很多故乡的读者都说这首诗写的就是范傻儿。我写这首白话诗的时候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要面对,面对来到人世间发出的第一声:苦啊!苦啊……!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要经历坎坷和磨砺,不是一帆风顺的,然后还要你痛苦的死去。老街的底层人物——范傻儿对人生的这种态度,用唢呐代言,唢呐更是他的心声,唢呐吹奏出挑战命运的哲理,对于今天的浮躁社会里更浮躁的人,是不是一个偶像呢?!

扯远了,范傻儿我还没有说完。听老同学讲,范傻儿死是一种意外,也死得非常悲壮。那年,市里要老街上组织一个唢呐队到省城参加民间器乐比赛。并指定年已花甲的范傻儿为队长兼主吹。范傻儿请示领导说:先要用樟木雕一批唢呐,那家伙

比现在的洋唢呐好，但是这种材料在附近几乎都砍光了，只有马弓坝的山顶上才有。领导同意了范傻儿的想法。马弓坝形似一匹昂首的马，马头有一千七百多米高。正是雪天，范傻儿带着徒弟上山砍樟树木，师徒俩用肩扛着樟树木一前一后的往山下走时，总是互相喊叮嘱：“小心，慢点！”过一个陡坎时，徒弟脚一滑，一根樟树木头冲滑下来砸到了范傻儿，范傻儿跌倒了，连樟树木一起滚进了万丈深渊……

听说，范傻儿的葬礼是老街最风光的，具体热闹到哪种程度，老同学也没详细叙述。但他说了个与葬礼有关又无关的事，就是众人给范傻儿拢坟的时候，发现一个比范傻儿小十岁，住在后街九岭坡上的一个寡妇哭得最伤心，眼泪流得最凶，在过“头七”的晚上，朦胧的月光下又发现有一女一男在那里像幽灵一样晃动，到下半夜，一个小男儿跪着给范傻儿烧纸，火光一闪一闪的，照得那小脸蛋像一枚通红的图章。第二天有人去那里割草，发现那座新坟变了，变得像支唢呐。

从那以后，据说这母子俩就再也没在老街上出现了。又过了近二十年，在一个清明节前夕的傍晚，老街上的人看见，从广州开来了一辆奥迪轿车。第二天清早，这台车就失踪了。

太阳升起来，照得老街后面一片明媚，老街人发现范傻儿坟前天降一块灵牌碑，是白色的大理石，工艺特别精致，走近一看上面仅有四个字：故者两个字很醒目，故者的冒号下面是刻的一支唢呐；孝子两个字也很抢眼，孝子的冒号下面是刻的一支萨克斯。

唢呐坟，平凡又神秘的唢呐坟啊！

老街的铁匠铺子

童年的记忆，就像故乡老街上的火塘里埋下的足够火苗，一旦把封尘的往事刨开，就有声有色地燃烧我高温的情感，串动的红火苗就有一种滚烫的声音在呼唤我，思绪就准确地回到老街上的铁匠铺子。

铁匠铺子入座在红土上街两条溪水交汇的三角地带，因有了铁匠铺，这三角地带就有了一个叫毛铁坪的名字，因铁匠铺的薨儿挖锄，刀儿锤儿之类的生产生活用具走进了千家万户，毛铁坪也就成了整个红土最著名的地方了。



铁匠铺的大门口有一座小石拱桥，石桥上没有扶栏，但两边搁有可容纳几桌象棋的麻条石，玩的人多了，麻条石光滑乌亮，照得见人影子，走的人多了，桥上铺的厚石板同样闪烁着岁月流失的釉光。这座桥上是我们这群小孩常去下棋的一个地方，我们下的棋是一个纯地域的娱乐活动。首先用粉笔写一个用字，然后在三竖的下面画三个小圆圈，每人三颗不同颜色或不同形状的小石子，放在各自面前横竖的三个交叉点上，谁的三颗子被逼到三个圆圈内为输家。记得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和一个叫龙娃子的一屁股坐在麻条石上下棋。这个时候，从铁匠铺里传来的铁锤敲击声，清脆悦耳，富有韵律的节奏抢走了我下棋的注意力，输了。班主任晚饭后有一个散步的习惯，他来的方向和我相对，奏到边上：“你们作的什么游戏啊？”“下的狗卵子棋”，龙娃子脱口而出，“这是放牛娃儿叫的，当学生的要称用字棋”。龙娃子屁股一撅扭头一看是班主任，就象箭一样射进了铁匠铺子。

铁匠铺子里的机械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别致。风箱圆圆的，黑黑的，粗略一看，风箱就象一副躺在地上的棺材，多少有一点恐惧的感觉。风箱是用一截大古树做的，木匠先掏空树心，再用木刨子刨光，镶上底，圆圆的底板上开一个书一样大的窗口，窗口再做一个薄薄搭板，搭板上装一个小木滑轮，可开可关，风箱两头都装了这个小门，拉风箱的时候，两个小门一呼一吸，就产生巨大的气流。风箱拉杆穿进一块厚木板，木板也是圆的，比风箱的内空略小一点，再把布巾子钉在圆型木板的外圆上，就填满风箱内圆，这头再镶一块和底部同样的设备，拉把就在正中了，这时候拉把推拉带动布巾子圆板就开始鼓风。风箱的中下部有一个圆洞，装一段铁管与炉膛连接。炉膛需要燃烧的时候，只需要把拉把往里推又往外拉，风就直接灌进了炉膛，燃烧的炉膛里，温度可达千度。生硬的毛铁通过高温煮红了又煮熟了。师傅就用长猫钳夹

出来,放到砧桩上,拉风箱的师傅举着锤朝喷射火苗的红铁一锤一锤地打,另一个师傅左手用猫钳翻动着铁,右手的小锤也一锤一锤地砸,你一锤,我一锤,一轻一重,配合默契,清脆的拟声词传得很远:“打点儿,吃点儿,打点儿,吃点儿……”师傅的围腰是羊皮做的,没有上硝的羊皮再刷一层生漆,在打铁的时候,火花溅在羊皮上,散落到地上就一颗颗黑色的粟米。就这样重复百次,一砣生铁,才能打成一把镰刀,一把挖锄……

在打铁的过程中,最尖端的技术就是搭钢了。刀口上要搭钢,挖锄口上要搭钢,钢在炉膛里通过高温与铁融合。钢的成份多了,刀口就容易缺,钢的成份少了,刀口就容易卷,业精于勤,在方圆数百里的几十家铁匠铺,故乡老街的这个工艺,是被公认的一流。

记忆中的老街铁匠铺,常常有火花冒出来的时候。工作之余,我也搞点白话诗糊弄风雅,但作品一直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虽然在州报上偶而露峥嵘,却一直突不破省以上报刊。这天想到老街的铁匠铺子,灵感来了,一首《打镰刀》的小诗便一气呵成:

我的流蜜的晨风灌进了风箱
我的燃烧的朝霞塞进了炉膛
我打镰刀的铁铺子里
激情的火焰不再是山里人的惆怅

我抓起一把长长的锚钳
从山的心窝里夹起了一轮火红的太阳
我举起一把自豪和信念凝固的铁锤
锤成了一轮弯弯的月亮

新月映照着山里人希望的微笑
映照着甜蜜和美好的双双目光
升起来了 滑下去了
落到了勤劳和智慧的手上——

用它砍断艰辛的岁月和苦涩的眼泪
用它砍去飘游的贫穷和饥荒……
用它割回散发芳香的生活
用它割回汗水谱写的迷人诗章……

我的铺子里摆着铁的事实
锤刀钩起珍珠般滚动的山寨和村庄

当我抓起锚钳举起铁锤时

毫不羞涩地放开自己爱情的歌噪

这首小诗居然登上了大雅之堂,1979年11月号的《长江文艺》发表了。这多年来这本杂志我是经常拿出来看看的,发表我诗歌的那一面被重复的动作摸变了颜色,变成了老街铁匠铺的颜色。

铁匠铺里有很多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那位姓阮的铁匠师傅,阮师傅个头很高,是阮氏铁匠世家的第五代。长得浓眉大眼,是个彪形大汉,如果不是脚跛的缺憾,就是老街首屈一指的帅哥了。

阮师傅的名气伴随着他的铁器家业走进了千家万户,因为他的一点缺憾,也诞生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歌后语。要买铁器,都会说阮师傅打的东西最来事,是跛子的屁股——翘(俏)货。如果说这歌后语是老街铁匠铺的广告词,那么在世界上都具有惟一性。阮师傅不认为这是揭他的短,侮辱他的人格。他相反觉得这是对他的褒奖和尊重。站在人群中,他最显眼,有人问他有一米八吧,阮师傅自我调侃“我站着有一米八,走路的第一步还是一米八,走第二步的时候就只有一米七了。”

阮师傅在老街上人缘好,男女老少都喜欢他,年纪小的女人喊阮哥,同龄的或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喊阮跛跛儿,相反老龄这一层面的人都喊阮师傅,不管怎么称呼他,他都答应得很阳光。老街最喜欢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一群顽童。只要他在街上出现,顽童们就像中午的一群蜂子围在蜂桶边跳舞一样热闹,说的说,笑的笑,有的绑在他腿上打吊吊,恨不得爬到他脑袋上做窝,他仍然是一满脸的阳光,阳光还十分灿烂。

阮师傅对他的铁匠铺是敏感的。一进铁匠铺,他就跟铁一样板着脸,一丝不苟地打铁,聚精会神地拉风箱,师徒俩都很少说话,外面的人喊,以为他是聋子,再美的女人在他的铺子外向他深情张望,以为他是瞎子。

一次,一男一女在他的铺子外面为风流韵事打架,喊天喊地,他打他的铁,拉他的风箱,围观的劝架的人越来越多,但铁匠铺子里打点儿吃点儿的声音不仅没有停止,相反越来越铿锵,他冷漠吗?

发源于李家湾的溪水正从铁匠铺子前流过,为了方便,街上的人在小溪坎上铺一层耐朽的树筒子之后,再铺一层厚厚的土,就变成了街道。这

天早上,铁匠铺前的街面突然穿了一个窟窿,随着啊的一声,一个小跑上学的孩子掉了下去。这惊险的一幕被正从石桥上过来的阮师傅看见,他一个箭步跳下了桥,钻进了出水洞口……把孩子抱出来,一看没事,就一边朝铺子里走一边哼着五句歌:

逗逗打,打逗逗,
逗逗打打上哒钩。
先前只为逗打起,
打打逗逗舍不得丢,
逗逗打打要你留……

这个时候,下街到上街来挑水的一个女人,在铁匠铺前接着阮师傅的小调开始用歌声交流:

逗逗打,打逗逗,
逗逗打打我上钩,
只想挽手舍不得散,
想必你也舍不得丢,
难舍难丢心肝肉……

开始,老街上的人只知道这是打铁的小调,打铁的小调都是打铁时一套套的拟声词,也就没有在意。直到他们在一对燃烧的红蜡烛前喝交杯酒的时候,老街上的人才恍然大悟,这也是老街上惟独没有动用媒婆的第一对夫妻。

水随沟流,妻跟夫转。这是老街上的人经常教育下一代的醒世恒言,意思是说,你们要和好人交朋友,否则是要变坏的,后来阮师傅和他老婆为人的品德,成了老街这句警言的佐证。

他们恩恩爱爱的生活,几年之后,阮师傅的老婆患上风湿,开始生活还能勉强自理,后来连上厕所都要阮师傅背进背出。后来他老婆向阮师傅唱了一首五句小调,深深表达了一丝凄婉和悲凉:

逗逗打,打逗逗,
我命满不得三十六,
今年已是三十五,
明年就是三十六,
你要另找心头肉……

阮师傅完全彻底的明白老婆的意思,于是呆呆地看着火膛,凝望着他们一起吃饭而且又是自

己打的铁三脚,那个铁三脚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经历岁月磨砺和高温炙烤,依然饱含信仰的人。

阮师傅对老婆说:我的命,就是“打点儿吃点儿”的命,你嫁给我,是我的命害了你,你如果嫁给别人也许就不会得这个病,我如果抛下你不管,再找一个,又要害别的女人,阮跛跛儿这辈子,只害你一个女人!

后来,我因读书离开了老街,又因为工作而不能回到老街。我没有看到阮师傅和他的铁匠铺和他的家庭是怎样延续的。我想在记忆中保留着铁匠铺子红红火火的岁月,保留着阮师傅那种朴实的人性和执着的平凡品德,保留着那饱含深情的五句歌,保留着那砧桩、铁锤、风箱、羊皮围腰,甚至那一粒粒火星的样子。

巴城记忆

李明勇

引子

戊子年,九月二十二日。天气:阴,偶有零星小雨。

因为要参加一次业务交流活动,我去了一趟位于鄂西南的山区小城——巴东。随行的还有我的一个同伴和其他单位的几个同事。

说实话,我不知道巴东这个地名的由来,但依字推意,或许是因为它处于整个鄂西南靠东边的位置吧——人们都称聚居在鄂西南的土家人为巴人,巴人故里,又居东面,故而巴东,不知然否。

山路弯又弯,山区小城能几重

听说要去巴东,我的心底真还多了那么一丝神往与兴奋。倒不是因为这个小县城有多么的知名,但只要一想起浩荡的长江水从巴人故里一路喧嚣而来,又来流而去,心中便不由自主的多了无限激情——巴东是恩施唯一的长江码头。伟大的母亲河从这个名水见经传的小县城经过,仿佛给寂静的山里人一曲喧嚣的欢歌……这诗一样的情景在我的脑子里已沉眠了许久,就在今天,即将变得清晰了。

那天的天气不太好,入秋的阴霾笼罩在山区的天空,已经好几天了,在这种阴霾笼罩的天气里,更容易勾起游人的思绪。然则缘于对巴人故里以及长江之水的神往,入秋的阴霾并不会影响我的心情。为

了不致于让旅途过于疲劳，我们租了一辆开往巴东的长轿，出发了。刚开始，一个个还精神抖擞，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约摸走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已经浑浑噩噩，一路的颠簸让人感觉仿佛坐在了摇篮里，大山是孕育生命的母亲，我们是山的儿女，偶尔传来几声汽笛的鸣叫，或许是母亲为了让孩子快点入睡而哼唱的摇篮曲吧？但又为什么偏偏不让我们睡着呢？驶过刚刚修好的一段高速路，汽车又开始颠簸，于是摇篮依旧，我们继续闭目养神。

四个小时过去了。透过车窗往外望去，突然看见了山下的几幢高楼，我们也被一路的颠簸弄醒了。“到了吧？”同伴问我。“不是吧？这哪儿有县城的味道？”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顺便问了问司机：“师傅，到了吗？”“到了。”司机的回答激起了我对眼前高楼的兴趣，同伴也向我投来诡秘的笑容。是在证明她的判断吗？或是马上可以去掉一路的疲劳而欣慰？

早就耳闻巴东县城依山而建，巴东人傍水而居，一点儿不假——房子在山上，街道在山上，行人当然也在山上……这儿的一切，都依山而生，县城公路就像蜿蜒的玉带，盘绕着鳞次栉比的楼房，细看起来，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听司机朋友说，巴东县城由于依山而建，所以便建成了像台阶一样的格局，从山上一一起延伸到长江边。而建筑物呢，从后面看你绝对看不清它的真面目，只有沿着盘旋公路绕到它的前面，才知道原来这座小县城的楼房也不失高大与华美。

山路弯又弯，山区小城能几重？依山傍水建，一切美景，尽在云雾中。当我们身临其中，才会发现，巴东，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在长江水的滋润下，正显示着它蓬勃的生机和雅致的面容，让人感到别有一番风味。

十四年，弹指一挥间

该去会会同学了，十几年不见，他们都还好吗？

第二天，活动刚结束，我便有了和同学小聚的念头。于是，我拨通了同学小马的电话。但由于他们还有晚课，所以，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钟，小马才约我到县城一路的一家夜宵店小聚，说是还有和他在一个单位的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于是，我带上我的同伴，搭上一辆面包车来到了那个夜宵店。

刚一下车，我已经看见小马在等我了，同来的还有另外两名同学。我们进了夜宵店，同学互相握手问好，同学们分别十几年的心在握手与问候中又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我们互相端详着，我们都深知，岁月已经从我们身边悄悄而逝，唯一不变的，是同学间那种纯真的情谊。我也把同伴介绍给他们，寒暄一阵，各自落座。鲜鱼铁板烧的香味已经沁入全身，几位同

学还在点菜，问我们喜欢吃什么。我们都说够了。说真的，在我看来，吃东西事小，别后重聚事大，十四年的分别，所以的记忆均在这一锅鲜鱼铁板烧里，越烧情越浓，越品情越香吧！

“喝白酒吗？”小马问我。土家人是爱喝白酒的，尤其是土家人用五谷自酿的白酒最受青睐。在推杯换盏的过程中，土家人豪爽与洒脱的酒文化彰显无余。但这可是将了我一军，对于白酒，我真的不胜酒力。

“白酒就算了吧，我可是滴酒不沾的。不信你问我的同事！”说完，我朝同伴瞅了一眼，很显然，我是在寻求支援。

“确实如此，我从来没见过他喝过白酒。”同伴也很聪明，及时帮我解围。

但几位哥们儿哪肯善罢甘休，依然不依不饶，但朋友的盛情实在不好推辞。于是饮了一小口，又回敬了他们，或许他们也已经相信我实在不善饮吧，这才罢休，总算让我松了一口气。

这下还真把我高兴了一阵子。谁知他们马上又说，喝啤酒吧，每人两瓶，李同学，怎么样？

我的天！看来今天真的要醉倒在长江之滨吗？管它呢，破一次例吧，让十几年的别离化为永远的情谊，融于酒中，也不失一件快事，我想。

于是推杯换盏，仨同学轮番给我敬酒，一瓶啤酒不一会儿功夫已经下肚，我感觉浑身已开始发热了。望着眼前还未启封的另一瓶啤酒，那感觉，真好比弄了一辈子文学的人做微积分——难度实在太大了。

我们边喝边聊，吃着鲜鱼做成的铁板烧，品尝着巴东的特色豆干，啃着主人们精心准备的卤鸡腿儿，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结束了聚会，朋友带我们观看了夜色下的巴东长江大桥。灯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江水中，和倒映的星星交相辉映，真美！和听同学介绍，这座大桥的跨度仅次于武汉长江大桥，全省第二呢！我想，有机会一定再来看一看巴东的长江大桥，亲吻一下家乡的长江水。

在同学的指引下，我们沿着百步梯，不过四五分钟就回到了我们的住所。这也再一次让我们领略到了这座山区小城的特色，每条街道之间都由百步梯连接着，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步行比坐车花的时间还少！想起我们赴约时近在咫尺却还搭车，真是好笑！

同学之间的小聚结束了，但那种割之不去的友情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岁月易逝，我们每个人都渐渐老去，然而，岁月的沧桑带不走同学之间浓浓的友情！

十四年
弹指一挥间
诉友情
勾起人思绪万千
朋友啊
分别的日子我们是否会互相记惦
记惦着同学时代的美好在眼前

晚风起
情谊在心田
话离别
道不完真情无限
朋友啊
分别的日子我们是否会互相期盼
期盼着我们大家的似水流年

核桃·豆干·猕猴桃

早就耳闻核桃、豆干、猕猴桃是巴东的三大特产。工作之余，便邀上伙伴们一起去寻找它们的踪迹。

我们在当地人的介绍下，来到了核桃批发市场——那地方看上去不怎么洁净，到处都脏兮兮的，街道很窄，我们走路时生怕和过往的车辆来个亲密接触。房屋也很破旧矮小，除了这儿的土特产，实在没有其它什么地方能够吸引外来客人的眼球，倒是让人感觉像是走进了好久未曾修缮过的古城。

这儿的核桃还真不少！当街的店铺家家批发核桃，店主们将把品种不同、价钱不等的核桃装在竹篓里，方便顾客选购。店家看见我们前来，也非常热情地给我们介绍。这一种多少钱一斤，那一种怎么买，每种核桃有什么不同，都耐心讲给我们听。于是在店主的帮助下，我们挑选了几斤上好的核桃，带回了住所。

至于豆干，吃得腻了。比起其它地方的豆干而言，味道确实挺香的，特别是生吃更有味道。据说巴东的豆干做工很讲究，原料都要经过精挑细选，酿制的工艺也很精细，但终究没能亲眼目睹，还真有点儿遗憾。然则这东西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巴东特产，能做豆干儿的地方实在太多，做出来好吃的也不少，所以人们才在“豆干”之前冠以“巴东”二字，以此区分吧。

猕猴桃呢？来了几天，也没能发现它的踪迹。在这里呆了五日，我们乘车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们终于见到了它。刚出巴东县城没多远，沿公路边摆

满了猕猴桃以及等待顾客的乡民们。长轿的飞驰并不影响我们欣赏这天然的好东西！那新鲜样儿分明是老乡们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以想象他们为了卖上一个好价钱，付出了多大的辛劳——或许头天晚上还熬夜了吧——白天从树上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摘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进竹筐里，第二天一大早挑到离家不远的公路旁，等待着客人来挑选！然则由于回乡心切，也就懒得叫司机停车了。

短短数日的停留，让我们记住了位于长江之滨的巴东小城。虽然记忆里的只是巴城一隅，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还会渐渐模糊，但我想，当若干年过去，我们再次打开尘封的记忆，便会发现铭记在记忆深处的，除了对一个城市的眷恋，还有曾经收获的一份朋友间的深情！

幸福

王月圣

人们常常会问自己，我幸福吗？我的幸福在哪里？

对于幸福的理解，每个人的尺度不同。相声演员冯巩的母亲对幸福的解释是，医院里没有家里的病人，监狱里没有家里的犯人。这种解释对于普通老百姓是非常恰当和合适的，但这位老人家因为有了冯巩这位名人，就有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人们不会把幸福二字挂在嘴边，只会心里理会和关注它。把这个名词说出来，显得有些矫情。人活着到底为了啥？这个答案看似简单，仔细一想还比较复杂，是为了吃为了穿吗？这种答案尽管实在却显得过于低俗。真正的共产党人奋斗终生，是为了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而活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似乎都是这样的一类人物。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破除重重困难，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民大众获得幸福。战争年代，他们的奋斗目标性十分执着而且明确。问题在于，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人民大众是否真正过上了幸福生活，毛泽东们似乎就有些犯糊涂了。毛泽东怎么能把刘少奇、彭德怀这样一些为老百姓仗义直言鸣冤叫屈的好同志打入地狱呢？诚然，毛泽东提倡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但是，这种过左的操作无视中国经济现实基础，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也是经济学家刘少奇们早已有预见的。我有幸见识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举时期的大轰大嗡现状，砌砖建高炉、砸锅办钢铁、砍树建食堂、亩产超万千的可笑、可气、可悲、可叹的往事历历在目，而经历之后的灾祸与饥馑年代，犹如噩梦一般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哪有半点幸福之感可言。

人们对家庭幸福的理解，大体都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幸福的原因是相同的，不幸的原因各有不同。幸福家庭无非是贤妻良母一类，不幸的内容就太多了。

按这个常用名词词面汉字的意义肤浅解释，就是在幸运的基础上感到快乐与富有，这就是幸福。

有一位用三块钱买到体育彩票大乐透千万元奖励的男人，痛苦而又悲哀地感叹道：他是幸运的，但丝毫也没有感受到快乐与富有。他以日记形式记录了这个痛苦而又悲哀的过程，从知晓获奖的那一刻开始，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共有71位亲戚、朋友、同事分别采取登门、打电话、发短信、写信等办法借钱，甚至先后有七位关系较密切者蹲在他的家中等候答复、等待拿钱。更有甚者，一位让他认为非常要面子、人格十分独立的叔叔，竟然以死相威胁，声称此时此刻拿不到他借出的钱，立刻就将从他的窗口跳下八楼。先后有五个单位以奉献爱心、资助孤寡老人、救援受灾群众、捐助聋哑学校等名目登门索款。有两个部门言称只要他捐献一定数目善款，会给他立碑写传。有一所享受副县级待遇的庙宇主持递上名片请求资助善款维修庙堂，其跟随的七位和尚当场就在他并不宽敞的客厅里表演起武打功夫。在接待这一拨又一拨客人时，因为尚未领取奖金，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手中没钱的时候，他看到一张又一张鄙夷、蔑视、冷笑的面孔，摇头叹息者有之，嘻笑怒斥者有之，威逼利诱者有之。因为接待时或热忱或冷淡、或谨慎或大方的态度，有拂袖而去者，有跺脚甩门者，有赖座等吃饭者。他几乎赔尽了笑脸，说光了道歉的话语，但他不仅得罪了朋友和同事，还得罪了丈母娘和老婆、儿子。丈母娘的亲人托她来借钱遭到冷遇，老婆埋怨他没有和她仔细商议奖金如何安

排，儿子半个月不回家，天天不在学校，整个在网吧泡了个天昏地暗。他怀念往日没有得奖时的平静和安逸，追思那些因缺钱用而不进商店、不入餐馆，出家门进机关两点一线的平淡与质朴的生活。在这二十多天里，他仿佛从狂喜的高处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没有人来搭救，没有人来劝导。他每晚都在做噩梦，每顿饭都无法下咽，原来不抽烟的他已是烟不离手，原来不失眠的他入夜便要吃安眠药。他害怕电话铃响起，手机的震动也能吓一大跳。他上班走路不敢东张西望，只能机器人一样埋头迈脚，上班开会心不在焉，几份文稿没有改好受领导几顿臭骂。就连单位的司机也讥讽他怎么不坐自己可以买的好车，就连单位的勤杂工望来一眼他也心惊肉跳。万般无奈之下，他采取果断措施，一下子将所有奖金一分不剩地捐给慈善事业。从千万富翁一瞬间变成当初的普通人，老婆逼迫他离婚，儿子连爸爸也不认了，净身出户的他成为单身汉，从此变成沉默无语、表情呆滞的可怜男人。回到人生起点的他，事后看到了一则消息：一个和他同样购买彩票得到大奖的人，忽然一下子消声匿迹，仿佛从人世间蒸发掉，没有人知道这个幸运的家伙一家人去了哪里。真妙，真幸福，他连连打了自己几个耳光，骂自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和笨蛋。

幸福是什么？文学家说，幸福是一种心灵里的美好感怀。

平凡普通的人在我们这个大国里实在太多太多。平凡人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文学家在作品里经常描绘的东西，就是作家池莉说的“烦恼人生”，一生没有大轰大嗡的追求，总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纠缠不清。普通人对幸福的理解就是作家刘恒写的《一地鸡毛》，能在吃饱喝足的前提下睡一个好觉，做一个好梦就可以了。我们都喜欢说奉献这个名词，嘴一张就吐出来，很轻松很随便。其实这个名词是大多数百姓不爱说的，他们于繁琐杂乱的家务事堆里忙碌辛苦，为的是儿女成长，为的是吃一口饱饭。为了儿女，他们吃再大的苦也心甘情愿，遭再大的难也没有怨言。为儿女的忙碌辛苦，那不是奉献，那是责任和使命。有一对农村夫妇，跟随女儿到恩施陪读，男人骑一台摩托车跑运输，女人替一个干部家庭做家务，女儿读高中学习成绩相当不错，父亲周末将女儿从学校接回租住的小屋里，一家人和美笑声不断，母亲把女儿的考试成绩讲给周围的

人听，她那一脸的灿烂真让人羡慕。沿江路有位大嫂捡回十几条流浪狗养着，不厌其烦地给它们洗澡梳毛，记者走进她的家，两室一厅的宿舍里到处是狗窝，空气里弥漫着狗的气息，四处飞扬着五颜六色的狗毛，狗叫声此起彼伏。她坐在沙发上接受记者采访，和狗们的亲昵状态不亚于和儿女共享天伦的模样。她没有儿女，丈夫也在早些时候因病去世。她把对丈夫的思念、对儿女的眷爱转移到对流浪狗的照顾上。记者问她为什么愿意干这件事情，她真诚而又朴实地说，总要有有人做这件事呵，让这些无人照管的狗狗无家可归，它们遭孽哩！她真不知道她干的这件事情是对城市文明管理的一件善事一大贡献吗？

幸福是什么？思想家说，幸福是一种生活中的知足韵味。

老话说知足常乐，人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应该就是幸福。我妻子的外婆是地道的乡下人，她老人家对幸福的理解很浅显也很现实，碗里有吃的，身上有穿的，不饿着不冻着，还有就是两手不空着闲着，总有事情可以做。身体并无多大毛病的老人家，带大了一群儿女、孙儿和重孙子，从七十多岁到如今的九十多岁，在这人们都认为可以享清福的岁月里，她仍然在做许多事情：打猪草，掰包谷，刮洋芋，喂猪子……她总能找到可以做的事情，平时看见她，总是颠着一双小脚从屋里忙到屋外，从屋这头忙到屋那头。老了，耳朵有些聋了，她对耳聋的解释很有意思，“如今不再听小话了！”这个小话就是乡村里那些婆婆妈妈陈谷子烂芝麻不利于邻里亲戚之间团结和睦的议论。“不再听小话”和“眼不见则心不烦”具有同等效应，对周周围围的是非曲直不掺和不介入不评价不表态，吃自己的饭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幸福。我们把她老人家接到城里来住，她在极度清闲的时日里也想尽办法找可以做的事情。她经常趁我们上班后悄悄上街，在街头垃圾堆里找点她认为还可以利用或可以换点小钱的破烂，用一条口袋装着堆放在屋角落里等待收破烂的人上门收购；或是到菜市场里转悠，捡拾人家扔下的菜叶、萝卜之类的东西回来。遭受我妻的数落与埋怨后，她又将一些破布用米汤浆糊裱成硬板剪鞋垫，她剪成的鞋垫一大堆，尽管我们从未用过，但她乐此不疲。她要做事情，她必须做事情，她需要用做事情来打发清闲的时间，因为她老人家一辈子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

的，不做事情太难受，不能张嘴吃闲饭。“不张嘴吃闲饭”可能就是她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心理追求，也是她们寻求的一种心里平衡。没有人说她“吃的是闲饭”就是一种幸福。我们让她老人家坐火车飞机，她觉得那是一种奢侈般的享受，经常在乡里邻里面前炫耀自己坐过火车飞机，说话时眉宇间洋溢着一种极其珍贵的幸福感。因为她害怕死后火化，于是坚持回到乡下等待“百年归寿”，按她老人家的话说，只有装进棺材埋进土里才是最好的归宿。因此我一次又一次用买的油漆将她早已备好的棺材油漆一遍又一遍时，她在一旁用粗糙的双手抚摸棺材板，其此时此刻幸福的神情无可比拟。

幸福是什么？哲学家说，幸福是一种意识里的相对温馨。

钱钟书老先生形容婚姻是一座“围城”，没有结过婚的人总是想尽办法进入这座城池，但是已经结婚了并尝尽了婚姻苦头，对婚姻不再拥有激情、家庭已经不再富有激情的人，总想冲出这座“围城”。改革开放之前，婚姻对人的禁锢是严厉的，这种禁锢既有法律方面的，也有道德方面的，这段时期发生的“突围”事情很少，“突围”需要当事人以大勇气和大毅力来面对，没有很大勇气和毅力的人即使在婚姻里受尽折磨，也不敢贸然尝试这种“突围”。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理念，心理上的放逐和情感上的释解仿若冬日原野乍逢春天，忽一日，离婚者以几何倍数上升。在众多“突围”者经历过的“战事”基础上，人们知道，勇气和毅力并非人皆有之，不敢“突围”和不打算“突围”的人仍然是多数。这些人认为，婚姻带来的情感和家庭形成的温暖值得人生仔细回忆和品味，只要以平常心待之，就不必穿越婚姻的厚墙和家庭的藩篱了。因此，有一本名叫《幸福就是平常心》的书应运而生。人们以为，幸福只对婚姻和家庭而言，其实不然，人生的一切际遇与状态，都可以用幸福的状态来权衡。幸福只是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年轻人遭遇爱情时是幸福的，但一旦失恋则是痛苦的；事业上的进步与收获是幸福的，但遇到挫折与失败则是痛苦的；朋友之间的理解宽容是幸福的，而误解与不原谅是痛苦的；亲人之间的爱护与关切是幸福的，冷漠与麻木是痛苦的。幸福存在于意识之中，只要快乐与温馨，只要愉悦与温暖，就与痛苦与不幸背道而驰。对于幸福不可苛

求，只能感受。幸福应该存在于追求之中，它是人生的一种寻觅目标，可以是终极目标，但其要求没有一定之规。对于幸福的理解，每个人的认识有区别，但以平常心这个统一尺寸作为衡量标准，才是我们需要认真考量的。

幸福是一种无私的给予，这种给予是没有任何索取和回报讲究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号召真正调动起全中国人民群众向英雄人物学习的热情。雷锋同志是平凡一兵，他做的好事也是极其普通的，但就是这些普通好事触及了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神经，向一切需要帮助、需要支援的陌生人献爱心，不求回报，不讲索取，做了好事不声张、不留姓名。这种做法，按雷锋同志在日记里写的心得体会就是幸福。这种幸福是真正崇高和伟大的，因为其起点太平凡太普通，并非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件。雷锋同志把自己的幸福感建立在所有人的幸福之上，并让自己的快乐始终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之中。人们普遍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能出现雷锋这样的人物是幸福的，而人们在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同时，也感觉到一种幸福之感油然而生。因此，雷锋同志创造的这种幸福理念才真正高尚的，真正达到了感天动地的道德情操高度。如果把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形容成一种运动的话，那么只有这场运动真正达到了深入人心的政治效果。如果说后来涌现出来的众多英雄人物，以及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学习热潮只是一种又一种政治运动的话，那么这些运动都是建立在学习雷锋同志的心理基础之上。王杰麦贤德欧阳海等等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都是因为他们学习了雷锋同志而派生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如孔繁森牛玉儒等先进人物典型，都是我们党出自执政需要而树立起来的榜样，我敢这样说，他们的英雄业迹和平凡普通的老百姓相距甚远。而王铁人蒋筑英，以及我州的周国知等先进人物典型，才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贴近一些，但是这些典型人物的树立因为过于频繁，而相对削弱了推介的力度，减轻了人们对他们的认知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行政力量对英雄人物的推介办法缺少创意，也许是民主的氛围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的原因，媒体的宣传手段与百姓生活逐渐产生了隔离感，媒体的强势手段尽管越来越普遍，却总是达不到应有效果，这与当年

向雷锋同志学习时期落后的媒体效应所产生的效果形成强烈反差。这种状态，值得我们进行认真思考，如何把向先进人物学习的热潮引入新的有效机制，尤其是在把向先进人物学习的热潮与激发百姓心灵深处的幸福感结合起来这一点上开拓创新，才真正值得我们进行一番认真研究。

距 离

有的专家说，距离产生美感，因此它是一门比较复杂的生活美学课程。

有的专家说，距离只是一个简单的汉语名词而已，和哲学扯上关系有些勉强。

距离拥有审视和欣赏作用。

我很早熟悉的一位油画家，他有一种让我十分着迷的习惯：在画布上画上一会儿，总要向后转身，走出好几大步，然后再转身，偏着头，眯着眼，认认真真盯着画布看，思忖片刻后，再朝画布前进几步，拿起画笔再添上几笔。他的动作总是重复着，一直到创作完成。有人给他算过一笔帐，创作一幅画，需要走好几公里路，并戏谑地赞叹道，“他老先生的画，是他的两条腿走出来的！”他的右腿有点瘸，走路一瘸一拐，因此让所有看过他作画的人印象十分深刻。他的这种习惯，其实就是距离在他创作过程中决定着他的思维，他需要让距离作用指导美感思维。

距离是一种奇妙的东西。

老夫老妻天天吃在一口锅里，睡在一张床上，总是免不了要为琐碎的家事争吵几句，常常就因观点不一而弄得面红耳赤，于是会有一天或两天、一个至几个钟头互不搭讪，当双方都觉得再撑下去没什么意思时又会低下架子“握手言和”。由零距离到产生距离，尽管这种距离是无形的，但双方心理上的距离感是明确无误和实实在在的。在距离的两端，双方都在审视和观察，都在思考和决断。这种审视和观察、思考和决断的距离作用十分微妙、非常有趣，这种距离作用具备“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义。

距离，词典上解释为在空间或时间上相隔。

恩施和深圳相隔万里之遥。某县某乡某村一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老伯，某年腊月应儿子之请赴深圳过春节，打早坐乡村客车一个半钟头到

恩施，然后乘飞机到武汉，再转乘飞机到深圳。当老伯下午三点在儿子寓所里看中国地图时，怎么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半天时间里就走了大半个中国，而往天这点时间，只够他老人家薅完自家半亩包谷草。恩施和深圳的漫长距离曾经让他讳莫如深，但今天怎么会变得如此直接如此简单。

距离，最远的时候应该是心理上的。

我听说一位老同学说起他熟识的一位老乡，他和他的前妻在最困难的时候相依为命，为了养育两个儿女，他出门在外拼命打工，在某建筑工地竟然背着两包水泥爬上二十七层楼房，一天二十个来回，而一包水泥的运价仅仅一块钱。每天他只吃两顿饭，天不亮吃早餐两个馒头，下班天黑了吃晚餐也是两个馒头。某一天工地下班了，但他离二十个来回还差一回，他坚持背着两包水泥上了楼梯，在未完工的楼梯上他小心翼翼，因为妻子嘱咐过无数次，你千万别摔坏哪里，倘若你摔坏了哪里，一家四口就只有喝西北风。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下了楼梯为了翻越那道上了锁的工地栅栏，他一脚踩在乱放的木料堆上，让铁钉穿透脚板。为了省钱，伤口未得到及时处理而感染，险些截肢，最后成为瘸子。最艰难的时期他与家人零距离相处患难与共，在靠拾垃圾为生的日子里，一家人相濡以沫恩爱无比。但他在熟人帮助下承包了垃圾场发财之后，却与前妻三天一吵两天一闹，最后落得个离婚净身出门、两个儿女也不认生父的地步。他远离家人亲人，和他们心理上的距离已是“千山万水”。

距离，通常喻示着彼此的关系。

某个揭示上海滩抗日战争的长篇电视剧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码头工人A与B同属苦出身，A在参加工人暴动时被日寇捕获，因抗不住酷刑而告发了B，B与因贪恋富贵而与A狼狈为奸，甘愿充当汉奸做了欺压工人的罪恶使者。他俩的关系是狼与狈的关系，是臭味相投的朋友关系。A当初从乡下带来的女伴，因不满他投靠日寇的劣行而与其决绝，可B却和A一起制造事端，欺骗并引诱她充当拉地下党人下水的诱饵。她认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愤然揭露了骗局，竟三番五次遭到他们的侮辱与追杀。她与他们的关系成为羊与狼群的关系，这种关系已达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她对他们总是保持着高度警惕，不竟不让他们靠近自己，甚至连看也不愿意投去鄙

夷的一瞥。这种距离由近而远的演变，是一种道义与品格的对峙，已经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

距离，在自然界中的保持程度最为单纯、和谐。

太阳和月亮有距离，它们各自向地球发热发光，尽管月球靠太阳的反射而晶莹纯净宛如玉盘，但太阳不嫉妒，千百年两者距离不变，一个白昼一个夜晚相处甚妙。山与水的距离如影随形，有山有水的地界才是风景。有一首歌唱道，山靠着海，海靠着山。山溪在青山间奔泻不息，让山有了灵动之韵。水在涌流，山景映在水中，水便有了波飞浪涌之色。水与船零距离接触，船才能在水的浮力中前行，船一旦与水有了距离，船便枯了死了。船帆与风零距离结合，帆借风势破浪而进，一旦风息了，帆再高大也是枉然。有树的地方有草地，有草的低矮，才有树的直立、高大。动物界的距离是保持环境平恒的重要因素，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了鱼水的零距离，鱼便枯了干了死了。山羊和虎豹只能保持距离，距离越远越安全。

距离的形成，由主动与被动两个方面组成。

蚊子与人的接触，由远距离渐变为零距离。蚊子吸人血时，蚊子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一旦蚊子在吸人血时，其贪婪之态让人看到顾头不顾腩的动物形象，在这一瞬间，人变为主动者，伸手一击，零距离不变，蚊子便亡命于鲜血之中！苍蝇在飞翔之时，距离时远时近，在被苍蝇拍击中之前与之后，始终与对方形成距离的变化。有人用手抓苍蝇，其速度之快，把握之准，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其将距离由远近变化为零的本领非比寻常。

人与人之间，需要有距离。

刘邦与项羽本来是处在零距离状态的，但因为都想统一天下而分道扬镳，其距离越离越远，最后成为仇敌不灭而誓不罢休。刘邦与韩信本来相距甚远，但韩信为了出人头地而拼死效力于刘邦，当刘邦需要韩信为其刘家打天下时，两人亲密得可以共勺饮汤、共枕同眠。当韩信为刘邦夺得天下时，他们之间的距离竟渐行渐远，最后竟落得分崩离析，刘邦怀疑韩信有谋反之心，竟设计将其杀害。韩信之死，真可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为刘邦建立汉天下的卓越将领英布、彭越等人，在战场上何等威猛，但却在距离学科方面薄若婴儿。聪明的人只有张良、萧何，帮刘邦打天

下时亲中有疏，一旦大业成就，竟解甲归田，离天子远远地去了，寻一处无是非之地过自生自灭的百姓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可太近也不可太远。

人与人之间，越亲密越知根知底。世间有语曰，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就是密友之间因距离之近而易生变故的原因。古人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还说，酒肉朋友交不长。与人相处，需要保持一定距离，距离太近，难免知根知底，平日无事当然平安，虽有磕磕碰碰但不会翻脸不认人。大难临头就不同了，也许会各飞一边，更可能会因为保全自身而相互揭短，既无平安之感亦无独立之优。距离太远，既对建立友谊不利，也不容易携手并肩形成共同对敌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人为利所图，奉承阿谀，拍马溜须，甚至送礼请客。其实这种人是见不得阳光的目的的，你若容忍这些，让他得了好处，头一回结束第二回又来了，一旦目的没达到，立刻就会翻脸。九回电影买了好票，一次买差了就恩断义绝。有老人总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说，“一碗米养一个恩人，一担米养一个仇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个人让你救了三次，第四次没救就会成为你的仇敌。

距离把握得好与坏，能够产生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仇恨与友情。

有共同追求之心的朋友，交真心谈真情是必要的，但最好留有余地，千万不要竹筒倒豆子来个底朝天。《增广贤文》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交真正的真朋友，善良是第一位的，真诚是第二位的，时间是考验友谊的试金石。文学巨匠鲁迅和哥哥周作人形同陌路，造成隔阂的原因旁人不明白，有人猜测是因为周树人的日本老婆不满鲁迅的孤傲个性而无端毁谤形成的。也有人猜测是因为鲁迅不喜欢嫂子是日本人，但这种猜测实在没有根据，因为鲁迅和在上海办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先生关系十分密切，密切到无话不谈，无心不交的程度。内山先生尊重鲁迅，甚至帮助鲁迅先生为营救中共著名将领陈赓不遗余力。鲁迅先生和内山先生心心相印，可以说是毫无距离之隔，拥有这种友谊的朋友，足见他们的心灵之间是没有任何距离之感的，即使他们相隔天涯，也会形若比邻。而鲁迅和周作人虽为同胞弟兄，即使近在咫尺也形同陌路。

距离，只能是一个相对、辩证的概念。

商纣王受狐妖苏妲己的迷惑，二者之间说没有距离是相对的，说有距离是绝对的。纣王把妲己这个狐妖当成真妲己万般宠爱，他就与真正的妲己有了无法消除的距离，从而与邪恶抱成一团，远离良善害己害人祸国殃民。妲己的贪欲是疯狂和毫无节制的，纣王因为大臣们的反对一旦没有及时满足她的欲求，他与她之间的距离就产生了，尽管这种距离的形成是暂时的。妲己对纣王的挟持，纣王对妲己的宠爱，使纣王与臣民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商王朝的坍塌并非纣王宠爱妲己而造成，实际上是统治者与人民的分崩离析而最终带来的结局，纣王与妲己的关系只是商政权倒塌的一个重要线索而已。一个政权一个阶级一个集团，只要其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产生并形成无法弥补的鸿沟，那么这个政权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垮台便指日可待，只分时间的早晚而已。因此，距离在两者之间是极其重要、甚至是致命的介体。

距离，是可以由人自身来把握和处置的。

法国一位美女与一位丑女成为朋友，两人形影不离出双入对。看似她们之间的友好没有距离，其实她们之间的距离令人可憎：美女把丑女当作陪衬，丑女成为人们评价美女的参照系数。美女的心灵此时是十分丑陋的，丑女不知就里，此时丑女的心理状态是令人可悲可怜而又可叹的。丑女当然不明其间奥妙，如果有人给她及时提醒，她肯定会为自己沦为陪衬而悲伤。人的人格价值和尊严意识是有生俱来的，瘦骨嶙峋的人不会主动与身材标准的人淘近乎，皮肤黝黑的女性绝对不愿和皮肤白净的人如影随形，身材矮小的武二郎决计不会与高大威猛的姚明交朋友，像貌英俊的潘安肯定不会与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手携手。丑人有丑的人格，关键在于人们有没有尊重人格的良知，嘲笑与憎恶丑，你就与良知拉开了距离；奉承与吹捧美，你就远离了自己的人格魅力。人的道德与操守需要自主把持，底线由自己判画，人言“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说明其道德与操守是可以、能够掌控的。有一本书书名叫做《世界是平的》，说造物主造人造物是绝对公平的，只是人与物在外因条件的赋予过程中使绝对公平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们经常感怀的“红颜多薄命”的意义所在。人在得意时千万不可忘乎所以，一帆风顺时需要小心惕防身边的人与事，好处不可能一人占尽，霉运也不可能一霉到底，

只有自己小心把持，大路走到头时会有铺花的歧路出现，山穷水尽时肯定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

记忆也有距离。

年龄渐大的人由于生理肌能的衰退，身体零部件的磨损，新东西往往记不住，与新鲜事物的距离越近越记不住。电脑普遍后，许多年纪大一点、接受能力较差的人无法记住字根，加之汉语拼音基础较弱，就只有和“汉王笔”打交道了。我就靠汉王笔操作电脑，遇上未装汉王笔软件的电脑就抓瞎了。但是，对距离很远的老东西却记忆犹新，总也忘不掉。如今的年轻人对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记不住，是因为这些东西和他们产生了距离，强迫他们牢记传统似乎有操之过急倾向。要让年轻人牢记传统和继承传统，就需要我们做循循善诱的推介、宣传工作。

亲情也有距离。

骨肉同胞的距离可以为零，但也可咫尺天涯。俗话说过，“一娘生九子，九子九个样”，兄弟姊妹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亲情关怀有区别，受到的人际教育也有多寡，因而就显现在个体的距离之上。譬如尽孝道，有的孩子孝敬父母令人感动，那一则女儿为父亲换血的公益广告就催人泪下。也有不孝之子，尤其是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不仅记不住父母养育之恩，反而恶语相向，不问冷热，只求索取，非打即骂，形同外人。手背和手心的距离有多远？大陆和台湾同胞同属炎黄子孙，二者近在咫尺，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恍若他国。

距离，容易生出副作用。

写历史小说不熟读历史会笑话百出、漏洞丛生，这是距离造成的无知。“海归派”和上头下来的人物肯定比土专家聪明值钱，这是距离形成的盲目。台上坐的领导肯定都是贪官，火气正的角色肯定会一好到底，这是距离派生的错觉。你在街头行乞，我在弯腰捡钱，我们互不干涉各行其是，这是距离滋养的麻木与冷淡。

距离是个既普通又奇妙的名词，的确是一门既简单又复杂的生活哲学。拿一把尺子，经常丈量一下自己与人与物与事的距离，是一件既容易做到又比较艰难的事情。

清江走笔

郑能新

神女2号游轮拉响汽笛，长鸣一声，犁开蓝黑色的江面，由隔河岩大坝溯江而上。刚刚被幽谷深涧中兀地耸起一座高190多米的、气势恢宏的“东方第一坝”而撞得咚咚直跳的心，这会儿被猎猎江风吹拂得平静下来。于是，眼之所及、心之所思，完完全全地投入到清江之山、清江之水之上。

“清江秀绝三巴地，草木香蒸二月天。”游轮里的人们这会儿全部从舱内涌向甲板和船舷，贪婪地吮吸江面那清甜的气息，亦或放纵自己的目光，在两岸峻秀的山川上赤裸裸地巡览。艳丽的阳光照在清江那纤尘不染的蓝黑色的江面上，散射出道道金光。两岸依着山势筑起的土家楼子，有的没于山谷，有的悬于岩石，由此，你不得不惊叹土家人生活的韧性和艰辛。船入千岛湖，但见偌大的江面上众岛沉浮不定，山水交相辉映，浮云缠绕山间，薄雾飘游湖面，似乎永远也擦不开那层神秘的面纱。人们说长江三峡天下无双，但是，如果你看过清江小三峡，那份惊奇的心情恐怕不在长江三峡之下。清江三峡以巴山峡最为险峻，两岸高山雄峙，绝壁千仞，刀砍斧削般直入苍穹，一线天顶似乎就落脚生根其上。左边灰色的岩壁上层层密布着道道岩轮，间或生长着一圈圈千年苔藓，更把岩龄衬托得是非分明。右边岩石呈褐黑色，偶有苍翠灌木丛生，在千仞绝壁之上显露生机。游人至此，莫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巴山峡向上，左有三面环水，独立绝境的土家族发祥地——武落钟离山；右有孤峰峙立、拔地耸天的道教名山——中武当天柱山。沿江两岸还散布着大小景点近百个，盐池温泉、三观水、龙门春水、巴式剑无不使你神思遐想；七十七烈士塔、鸣凤塔昂然矗立于清江岸边；更有那距今十万余年的“长阳人”远古祖先遗址——钟家湾化石洞，一个个，一处处都使人留恋忘返……

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长阳。清江流经利川、恩施、建始、巴东、长阳、枝城七县市，但其山水秀色为长阳所独钟。特别是隔河岩大坝建在境内之后，长江山水便秀绝三巴，由此，长阳就

成了新的旅游热点。

时近中午,游轮泊上了“天下第一洞”——巴王洞港。人们顿时欢呼雀跃,把一旁喋喋不休地介绍的领队冷落在一边。终于,人们可以面谒这位开创清江之神了。顶着七月的烈日,沿着遍布巴王足迹的狭窄陡峭的石阶攀援而上,早就把旅途劳顿置于脑后了。进入巴王洞,仿佛置身于水晶宫一般,刚才外面的炎热顷刻消失殆尽,让人感觉到的还有丝丝凉意。巴王洞入口处为人工修建,可容三四个人并进,而进入天然洞后,窄处仅可一人躬行,宽处可容纳万余人。洞长数千米,里面奇景密布,钟乳石千姿百态。正厅位于洞的中部,可容纳万余人,相传是巴王召集臣民集会的地方。正厅之后,有一偏厅,曰“白虎堂”。白虎堂厅顶四角齐整,四壁满布的钟乳石形成天然的装饰,一块方方正正的舞台,可容数十人齐舞。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土家人原汤原汁的原始歌谣和舞蹈,真正让人有一种回归幽幽远古的感觉。舞台北上方,高高地耸立着巴王神像,他威严地审视着脚下这方天地。低头侧耳,巴王开凿清江的斧钺之声,幽幽传入耳鼓;昂首肃目,他的那份王者之气依旧,偈拜者莫不在心里感叹!

傍晚,游轮返回驻地。我们又被主人带进了长阳民俗村。在这里,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艺术震撼。我们深深地为土家人的千古风俗和独有的民间艺术表演所痴迷,那经过了艺术加工和艺术再创造的土家歌谣《喊号子》、《赶号子》粗犷雄浑、气势博大。而舞蹈《祭向王》(又名:《跳丧》)等则再现了远古时期那种期期艾艾的悲壮场面,无不动人心魄。长阳土家至今还保持着“选新郎”、“喝蛋茶”等风俗。被清江水滋润得玉洁冰清的土家姑娘,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头戴大红盖饰,由拌娘牵引着,在宾客中寻找如意郎君。被选中的新郎还要与新娘入“洞房”。当然这只是一种游戏。不过,如果被百里挑一、温柔漂亮的土家妹子选中,那番滋味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喝蛋茶是见人一碗的,土家妹子捧一碗情意绵绵的鸡蛋茶给你,那份甜蜜你慢慢去品尝吧。不过喝了蛋茶,可别忘了要给土家姑娘一点“面子钱”哟。

清江,清江!迷人山水景,悠悠思古情,浓浓土家风,深深撼人心!走近清江,你所感受到的恐怕还远远不止这些,清江还有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底,留待你去揭开呢!

又是一年端午节

颜英

离端午节还有些日子,街上卖粽子的声音此起彼伏,空气中飘荡着粽子的清香。

昨天,陪儿子上街,他看见一排排热气腾腾的粽子,扯住我的衣角说:“妈妈,我要吃粽子。”我蹲下身对他说:“过端午节还有几天,到节日的时候吃好吗?”他说:“你看到到处都是卖粽子的,他们是不是天天过端午节呀?”我一想,的确,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只要想得到,没有吃不到的东西。看着满街的粽子,听着叫卖的吆喝声,儿时过端午节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记得小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过年过节,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逢年过节才有好吃的。每年端午节的头天晚上,母亲一边将糯米和粽叶分别泡在盆里,一边告诉我们:“端午节早上的露水抹在头发上,头发就会变得又黑又亮;端午节早上起来爬山,身材就会长得高高挑挑。”于是,我们姐妹就相互提醒:“明天早点喊我啊!”

到了端午节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床了,跑到后面山坡上,将树叶儿和青草上的露珠使劲往头发上抹,直到头发湿漉漉地往下淌水才依依不舍的回家,而且头、中、末三个端午节一个不落。而母亲,也总是早早起床,到田间地头割回一大捆艾蒿背回家,抽取其中枝条最长叶子最茂盛的两枝插在大门两旁,据说可以避邪,剩下的便整齐地堆放在墙角,让它自然风干。干艾蒿的作用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可以驱蚊,还可以用艾蒿水洗澡,用艾蒿煮鸡蛋可以祛风湿,端午节的艾蒿效果是最好的。

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准备好一大桌菜,在饭桌的中央,摆放着各种口味的粽子,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把粽子包出各种花样,让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时不时感受到惊喜:有时咬出一颗红枣,有时咬出一个肉丸,有时咬出一个硬币,有时咬到一粒花生……每到这时,便有欢呼声、尖叫声,闹作一团,而我们的父母,一边喝着雄黄酒,一边看着我们嬉闹,眼睛流露着爱怜,脸上笑开了花朵。

到了晚上,母亲收拾好碗筷,在院子里摆上一

张桌子,拿出平时积攒的瓜子、花生、饼干,堆放在桌子上。将一束艾蒿点燃放在桌腿旁驱蚊,没有月亮的时候,还要点上两盏台灯。待我们将作业做完,父亲备好课,一家人的端午晚会便开始了:我们唱歌、跳舞、讲故事,还煞有介事地轮番当着节目主持人,连最小的弟弟也不甘落后,奶声奶气地唱着童谣,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父亲用他心爱的二胡给我们伴奏,母亲微笑着坐在一旁给我们打节拍,满是艾蒿香味的空气中飘荡着我们的幸福和欢乐。

长大成人后,在端午节的头天,父母在家里包着很多很多粽子,花品种比小时候还多,可是,我们却没有时间回家团聚,各自忙于自己的事业。端午节的早上,父亲便背着装满母亲期盼的几大包粽子,给我们分别送到各自的单位上,于是,同事们在吃粽子的同时享受着小时候出其不意的惊喜。而父亲,默默地坐在旁边,眼里盛着慈爱,看着我的同事们嘻闹。父亲走后,我望着父亲的背影,悄悄抹去了眼角感动的泪花……

儿时,我们不知道端午节的由来,不知道屈原,也不知道端午节的粽子原来还有那么凄美的故事,更没有划龙舟的习俗,可是我们的父母,却在物质那样匮乏的年代,在那样辛苦操劳的时候,给了我们一种童年的快乐。如今,城市的喧嚣,繁忙的工作,优越的生活,却让我们再也体会不到那种原汁原味、简简单单的温馨了,望着满街的粽子,我任由孩子去买喜欢吃的,我问儿子有什么感想,他说:“还有点好吃。”

又是一年端午节,儿时的节日气氛已经远去,很多习俗也早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时至今日,父亲已经离别了人世,母亲也没有精力再给我们包粽子了,每到过端午节时,我们都会给母亲送去粽子,让她安度晚年。

与叶梅共享草原的黄昏

罗晓燕

庚寅初夏,我、祖斌、金华应《民族文学》之邀,来到呼和浩特“蒙古风情园”,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夏季改稿班。转瞬间,十多个忙碌的日子过去。临别前一天傍晚,我们草草吃完晚饭,在可汗

官的大厅里等候大姐(我们总是称叶梅主编为大姐),准备向她辞行。

这些天一直忙碌,见到大姐总是在台上,一个点头微笑,就算与老乡打过招呼了。

远远地,她从餐厅走出来。一件暗红绣花内衣,外套一件镶了花边的白纱,一条咖啡色摆裙,把她娇小的身姿衬托得袅娜多姿,是十足的温柔女性。而微微向后弯曲的齐耳短发,在妩媚中透露出干练沉稳。那神情,那仪态,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些天我坐在台下,一直听她讲话,看她的服饰,她在高大魁梧的男人堆里,总能从众人的视线中跳出来,高雅,秀气,让人眼前一亮。

还没缓过神,她就站在我们面了,说:“外面的景色这么好,我们一块去散步吧!”我们一起走进了草原的黄昏!

草原的黄昏可真美呀!

宾馆的大开徐徐开启,一阵凉爽的风吹过来。只有草原的风才这么坦荡爽朗,无遮拦,不加掩饰,把衣裙吹得飘飘悠悠,把头发吹得潇潇洒洒。远远地,夕阳从天边一片古老的胡杨林里照过来,把草原的天空涂抹成金色,也把我们身上洒一层温柔的亮光,大家都显得容光焕发。

十天前,我们刚来草原的时候,这里的草才刚刚萌芽,满地枯黄一片。我们去之后,早原难得地下了场雨,地上的草渐渐就绿了,浅黄金的蒲公英星星一样洒满了草地。黄昏的草原是热闹的,一群羊从天边霞光里慢慢游过来,几只野鸡“咕咕”叫着,跳跃着扑向草丛深处。两只土黄色的野兔悠闲地吃草,等人走近,箭一样朝视线的尽头射去。

我们走着,很自然地谈起这次办班的感受。大姐说,这次你们几个都给我长脸了。金华的小说得到好评,祖斌主持的晚会很精彩。说到我,除了夸文章之外,还说起了服饰,人家都说土家族的女人会打扮,漂亮,有品位。我们都笑了,说长脸不是她,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太多对大姐的赞美,大姐任主编之后,《民族文学》的发行翻了十倍,增加了蒙、藏、维三种文字,温家宝总还为《民族文学》题词。在期刊发行日渐萎缩态势下,大姐带领她的团队,一步一步艰难前行。这次改稿班的举办,正是为了回报总理的厚爱,在“办好”上下功夫。

我们就想,大姐一个小女子,从恩施的崇山峻岭一路跋涉到首都,拥有了一片天空,而且把这片天空装饰得如此美丽,该是多么不易!不知道她

端庄温柔的笑容后面是否有过泪水？她是一路微笑着走过来的吗？就像刚才，在草原的夕阳下，她眯着眼，一直微笑着，陶醉地望着远处那一片沧桑的胡杨林。

“咯咯咯咯……”不远处竟然传来了蛙声！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新奇地听。草原上哪来的蛙？祖斌说，白天他曾来过，那里有一片人工池塘，里面有蛙。大伙恍然大悟。大姐沉默了好一会，说，这蛙声让她想起了恩施。其实我们也一样。这蛙声多象故乡的召唤啊！那么亲切熟悉，扣人心弦。在家的時候，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那么枯燥乏味，而离开才十来天，就想起一句老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想想也是，有什么地方能比得过恩施？那么神奇，灵秀，纯朴，安静。

说起故乡，大家兴奋起来，谈风土人情，特色食品，气候环境……又提及刚刚举办的那场联欢会。联欢会的时候，来自全国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男男女女，纷纷亮出了本民族的特色歌舞，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我跟祖斌也即兴上台演唱了一曲《黄四姐》。虽然我们都不专业，但却获得了满堂喝彩。下来人们都说，整个晚会就我们表演的那首最好听，最有情趣。我们骄傲地告诉他们：“我们来自《龙船调》的故乡，我们那里是歌的海洋……”大姐也很感慨：“恩施真是好地方啊，给予了作家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不好好写作，真是愧对了故乡……”

我们站在草原的天空下，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是恩施的儿女，我们不写恩施，谁来写恩施？有谁能了解这块土地，象我们一样深入

骨髓

我们四周有很多雕塑，有做奶茶的老额吉，有牧羊女遥望蓝天，有洒满翩翩的舞姿，特别是成吉思汗的营帐，金碧辉煌，浩浩荡荡……蒙古风情园把蒙古民族最精髓的东西展示在这里，让人对草原，对他们民族肃然起敬。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他该是多么的虚无！就像水中的一叶飘萍，灵魂始终没有根系的土壤。大姐为什么能艰难前行？我想她更多是因为身后那个强大的民族的支撑。马识途先生称大姐为“清江的女儿”，在很多人眼里，她就代表恩施，代表清江，代表土家族。人们说，姚明、章子怡是传播中国文化是使者，叶梅何尝不是代表土家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

夕阳下去了，一弯新月高悬在天空，草原里流淌着温润的月色。我们拖着长长的影子往回走，一路都在思索：我们千里而来，不也是追随大姐的足迹，为身后那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发出一种声音？千里之外的故乡啊，为儿女们的忠诚而欣慰吧。

也是凑巧，蒙古风情园外面，不远处就是昭君墓。三十多米高的封土堆在开阔平坦的草原上显得格外巍峨。遥望昭君墓，我们心里升起一种难言的情愫。就是这位来自湖北兴山的女子，当年以过人的胆识毅然远嫁，把中原文化带到北方草原，让不断征战的两个民族百年修好。

昭君美丽的容颜就像天空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从遥远的天际一直照到今天，把神州的夜色照耀得一片光明。我们仰望天空，在无边无际的月色中久久沐浴……



烟雨小溪

吕金华

这是自然的绝美。

一道激流从一百五十米高的绝壁上倾泻而下,落进深深碧潭,在四野无人的山间略略喘息,边风姿绰约地向外奔进一片开阔的谷地了。人们给这样一道绝美的瀑布取了一个像石头和泥土一样朴实的名字:牛鼻子。却是一个管总的名字。

淙淙流淌,不疾不徐,三弯两绕,清澈见底,人曰小溪,地亦此名。

竹树繁茂,夹岸相生,木楼青瓦的土家民居或于竹树间错落相依,或于山腰上翘脊飞檐,或于开阔处抱团成集,小溪迂曲回环,浑然天成地把这片开阔谷地分成上中下三坝。坝上生息的多是胡姓人家,自安徽和州移民至此以历三百余年。

小溪把两边的人家隔开,却没有任何一座小桥,连简易的木桥也没有,只有一些背着小溪洗刷了千百年的石头不规则地路在水面,连通两岸。曰跳墩石。三百年来或者说更长的时间里,这些充满灵性的石头,就是着两岸三坝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溪水漫过石头的时间是很少的,就有,也只要挽起裤腿就能背着上学的孩子趟过。

三百余年人间烟火,一代代老少走过,一路路过客走过,一路路背盐的力脚走过,镌刻在脚印跳墩石上的脚印不知多少。反正,这是一些灵性的石头。

风景淡淡,细细品来,就是那种刻入骨髓的美。

烟雨里的胡家大院的完整与古朴,实在有些出乎意外。

清乾隆年间所建,槽门面像小溪,门槛外光滑的石梯微微向右倾斜,拾级而上,进入槽门,四合天井全由青石铺就,院坝和正中神龛下的所在,就是三百年来胡氏家族至今集体活动的场所,所有民居有此院依山向两边延展,大院就成为这一片民居的主轴和灵魂。此言不虚,三百年里,这座大院里虽没出过什么达官显贵,却也出过两个秀才。秀才们写过什么文章,现在是无可稽考的,向这小溪一样心境淡薄的小溪人,也没有去稽考,或

者说他们觉得没有去苦苦稽考的必要。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有了两个秀才,不就够了么!

大院位居中坝,正可协理上下。小溪的小路由这里向山外的四处延伸,驿道盐道打这里经过,山水、生活和岁月静静地前行。

这山,有了这水的滋润,阳刚之中就有了几分温和;这水,有了这山的呵护,温柔中又平添几分倔强。山上茂密的竹树,水中自在的游鱼,以及这开阔谷地井然有序的田畴,把阳刚与阴柔、对立与统一的美学规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山水之间,开阔有地;依山木楼,竹树环生;隔篱相呼,应答自然,一幅绝美的世外桃源图景。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人几百年来就这样和谐相处,村支书聂杰说:小溪这个地方,二十年来没有发生过达到立案标准的治安案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可见一斑。

烟雨蒙蒙里,独自溪边,自在的流水、开阔的田畴、不争田地的房舍,山腰竹树间乳白的雾纱,安详而静谧。老人说,小溪几百年来,再涨好大的水,从来都是不毁农田的。也没有伤及过这里的人畜。小溪几百年以至于亘古以来的烟雨,俊秀而温婉,是极好相处的。

这是天人合一的哲学。

山路陡峭,山很远,很神秘的地方,已经尘封的岁月里,进出小溪最多的,是那些杵钁打杵、穿麻耳草鞋的背盐的力脚,把山道上的青石踩踏出溜光的古盐道,他们成群结队,在这紧靠大院后边的栈房里落脚,打伙、烫脚、吃饭,唱那些让女人们赶紧关上万字格、棋盘格门窗后还要脸红半天的荤荤的情歌,那些歌真的难以入耳,却又不可抵御,力脚子走后,小溪的男人们也就偷偷地唱,至今,大院里那位门牙都没有了的耄耋老者还能完整地唱出许多。唱着的时候,满是皱纹和老人斑的



脸上泛着红晕和羞涩,那份羞涩,就像这溪边呵护浣纱妇女的老树,历尽风雨而又情意绵绵。那些撮箕口的、四合天井的、钥匙头的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珠子一样串着,只能把人关在门外,那臊人的歌是关不住的。几天不听,就怪怪地想。

一代又一代,消息人就这样生活着,这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平缓的湿漉漉的土地养育的人,就这不急不躁的品性。至于这上坝胡家出了三四个大学生研究生,在外地很有气派的单位工作,小溪人只羡慕不嫉妒,几分自豪中也显得淡然;主家不张扬不傲气,来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不愿说这些家长里短,有什么好说的呢,忙里忙外地给大伙儿煮油茶汤。好吃的东西都是攒着待客的。品着油茶汤,山林里就过来一阵清甜的风。醉了你。

醉人的山风里,有古老的、现代的情歌,有力脚的号子,还有呼儿唤归的声音。

望着这山这水,就怦然心动。我不能把城里的高楼想象成森林,即使能,也无法把居住在高楼里的人,想象成快乐的鸟。这一刻,我是快乐的,象鸟。

烟雨中的小溪,是别致的,她不随流俗,出山汇入马鹿河,倒流三千八百里汇入乌江。她选择的,是一条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不失本色,以至于今。

绝美小溪,在恩施城南四十五公里,属盛家坝乡,很小很小,名副其实,乡村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她只在我的心里。

风 韵 小 溪

黄爱华

雨在车窗外,碧绿地下着。

小溪在那边,朦胧地站着。

这个神秘的古村寨,因了一条穿村而过的溪河,小溪便成了它的名字。而被人发现的,却源于火,水火相容,映出小溪绝世的美。

颠簸一路,小溪还在那端,影影绰绰。

入小溪的唯一公路,是穿林而过的蜿蜒路面,雨点溅起新挖的泥土气息。季春时节,花怒开,留得人几多念想,如同今日犹抱琵琶的小溪。

转过数道山坳,小溪在千呼万唤中,款款迎

来。这一瞬,是尘世里的初相见。

还是清代的雨吧,半明半晦地,靠在小溪的肩头。将很美很美的小溪,泼洒成温婉纯秀的模样。

一条明亮的溪河,柔成整个村庄的眼睛。清冽地淌着,明眸善睐。一汪的水,清得粉绿,嫩莹莹的感觉。不知谁家女子,披一身明媚,涉足小溪边,浣衣清河旁,把小溪写意得古典而妩媚。三两只水鸭,在溪里尽情地梳理羽毛,悠闲自得。我观它们,它们也观我。有人拿它们作背景拍照,它们不惊不乍,尽管梳理羽毛,深山之处的它们,却是见多识广的模样。溪中一字排开的跳蹬石,圆溜而光滑,也有些深深浅浅的印痕。这上面,可曾踩过一双纤巧细小的脚蹻,抑或有一双承载生活的厚重脚板从这里踏过?我的脚印,在这里将与谁重叠?想起倒流三千向西行的佳句,便感觉脚下有历史的痕迹,从溪里划过,看溶溶脉脉的溪水从趾间流过,在溪水的冲刷里,一切,都不可知了。

绕溪而居的人家,分为上坝、中坝、下坝,中坝胡家大院是小溪的灵魂。胡家祖先的坟墓,如今只剩了一个土丘,静卧在大院旁,好像是显出曾经的一种勤俭节约的治家方式。胡家的祖先,大概是因为从水乡过来的吧,对水情有独钟,是以选择这条温驯的河谷作为落户之地。物因沾水而生灵气,胡家的秀才胡永莲在中坝造就了这气势恢弘的胡家大院。每一截木,每一块石头,随便取下一小块,无不用尽匠心,都是非同寻常的艺术奇葩。民间多能人,——离艺术最近的,往往是民间百姓。

而我独独对挑枋上那雕饰精致、栩栩如生的木鱼感兴趣,择溪而居的胡家人,至今都还保存着传统的渔耕生活。蓑衣、渔篓、渔叉,从石门里走出的捕渔人,在溪里,一定还会有那渔舟一叶。鱼,点缀着这里人们的生活,鱼是水派来人世的使者。在这里,鱼与水,相知相伴;人与水,相亲相爱。

我站在几进几出的院内,望着这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哪一间才是小姐们的绣楼呢?天井敞亮,雨悉数落下,润泽着院内的植物们。花儿开得艳丽,是红粉佳人笑。绣楼上的小姐呢?抬头望,迂回的楼栏处,有寻常人家的女儿探脸出来,面容并不娇嫩,却不是绣楼小姐的苍白样。见有生人来,腼腆的笑容,惊慌地跌落在楼下的溪里,溅起一声柔柔的低呼。

温良而好客的小溪人家,用一碗滚热的油茶汤,将雨中来往的客人,熨得周身肌骨泛香。在院子周围随意走动,都能碰到一张张憨朴的笑脸,

“路还是有点不好走啊，你慢点，”声音里，是满满的歉意，好似小溪怠慢了我们这些山外的涌入者，而心怀愧疚。谈起小溪，说起一位老人被小溪冲走“真是稀奇得很呀，当时是晴天，河里突然涨水，一下就将他卷走了，”声音里充满一种神奇。这澄澈而染满灵气的小溪，庇佑了小溪人几百年，他们对这里的水，充满敬畏；对自然，充满敬畏。尊重自然，聆听自然，一切事物皆有因果。如果我们心里早已无所顾忌，哪里还可寻得这一方清净之地？

对着镜头的小溪人，谦卑、羞涩，话说多了会脸红，却在尽力地做好景区主人的角色。他们会在客人的要求里，唱几段原生态的歌。歌声里，有怯怯的颤音，在古老的吊脚楼里，释放出一种很纯朴的音符。三天全程陪同我们观景的领导人，娓娓道来小溪今后的发展“我们首先是保护，其次才是发展，我们要在遵循历史中整旧如旧。”望去，小溪河温柔地流，依然深闺中的古典模样。

入夜，小溪安详而宁静，我在溪楼上，枕一袭水韵，默默听。山林深处，有鸟的叫声传来。空气中，有温柔的水在流动。静谧，安宁。尘世的纷繁，抵达这里，都变成一种单纯与真。在这里，只想做个纯粹的人，水一样的纯粹，泥一样的厚朴。想来，美丽总是愁人的，在我的心上，也息了一点愁。真想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直到地老天荒。

如此柔媚的小溪，留了我太多念想的小溪，我还会再来的。那时的你，是否风韵依旧？

小溪风情

李大申

初夏，恩施州、市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冒着绵绵细雨，兴致勃勃的来到盛家坝小溪采风，这里山水秀丽，景色怡人，民风淳朴，尤其这里的人和土家吊脚楼群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溪位于盛家坝二官寨村小溪组，据恩施州城45公里，经芭蕉，行至距盛家坝16.7公里处，转右行，约几十分钟车程，便来到了小溪。我原本并不知道这里，但在作协的统一安排下，只好欣然同车前往。

院落依山傍水，竹掩人家，山上山下茂密的植被，云雾缭绕，山峦叠嶂，层林尽染，犹如一幅多彩

的山水图，对于长期身居在喧嚣的城市人来说，这份难得的宁静，不由得在呼吸清新的空气中，发出由衷的感叹。漫山遍野的山野花竞相绽放，女作家们极有兴致的随手采摘了几支，举在胸前，在绵绵细雨中，撑着雨伞，以巍巍群山为背景，纷纷留下倩影，别有一番情趣。山林中，千百种木草本植物相伴相生，和谐相处。最显眼的是斑竹林，斑竹四季常青，未出土的嫩笋，看似很脆弱，但它无论土掩石压，总能找到出头之处，一旦出土，又是寨子里的人们一道难得的美食，成年斑竹更是与这里的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竹子除了上述特点，还有未出土先有节，凌云之处还虚心的独特的个性，就像寨子里的胡家人的性格。院落前面有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这大概就是小溪得名的缘故，小河上的石跳墩、竹木桥，显得那样原始和古老，它无怨无悔的承载着历史和现代行人的脚步，走过春秋，走过冬夏，走向未来，走向美好。河水清澈透明，河里有披雨嬉水的顽童，此情此景，诗人们的灵感和雅兴油然而生。

光着脚踏进一条小溪

碎石在脚板下调皮

柔波吻着小腿呼吸

青草被梳理成棉被

铺在周围

青蛙欢快的扑腾着舞姿

水鸟挑逗的张开小嘴

雨也来凑热闹

冷不丁的扎进水里

惊飞了发愣的水花

那珠玉般的翡翠

随风飞起

然后又笑着落下

霎那间修复的浑然一体

沿河两岸是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稻田，这里的水稻得益于这里肥沃的土地，充沛的雨水，充足的阳光，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之所以清香可口，回味悠长。勤劳的胡家人下雨也没闲着，只有小猫小狗悠闲的躺在院落里享受着初夏的雨露。小河、木桥、稻田、青山、院落，还有茶园，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

小溪河全长20公里，上下游为峡谷段，中游六公里处，分别叫上坝、中坝、下坝的地方较为开阔平坦，形似孕妇肚。移居在这里的胡家人，因地

制宜,逐步在每个坝子上修建了一个吊脚楼群落,故为胡家大院。每个院落占地约近万平方米,一和7字型、撮箕口、四合天井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清一色的屋脊、屋檐,还有屋脊的两头和屋檐的四角,虽无飞禽走兽,雕龙刻凤,却又素雅古朴。

几座院落由70多栋楼组成,楼内住着100多户人家,400多人,占这里人口的%90。据胡家老年人讲,他们的祖先继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来到这里挽草为业(界)或挽草为记开始,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到现在的小字辈,已是第13代子孙。说到这里,老人的妻子一边给我泡着自己采摘的浓浓青茶,一边抢过话头,挽起袖口,弯着胳膊,要我看看历史留下的印迹,传说,胡家祖先早年在湖南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不料,当时朝廷下令,湖广填四川,不从者,就用绳索捆绑,强行迁移,这不就是捆绑祖先遗留下来的痕迹,一直遗传到后代,我仔细一看,老人胳膊肘下方果真有一道印迹。

根据胡家老人提供的信息推算,胡家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几百年的历史,整个院落的房屋虽无精雕细刻,但其整体风格和工艺也很有特色,九柱十一檩,少有的燕儿楼和吊脚踩楼上的柱、川、挑、檩、角、瓦和板壁,都笔直平整,坚实牢固。

胡家人为人勤劳诚实,在这个家族中虽找不到名门大家,但在这个寨子里,邻里和睦,相互关爱,道不拾遗,在他们的历史档案里,找不到劣迹和犯罪这个字眼。

屋里很温暖,四四方方的钢板火炉代替了青石板围成的火坑,柔软的沙发也取代了硬小的木板条凳,原来火坑上黑不溜秋的炕架,还有固定在炕架上的梭担钩,和挂在梭担钩上的生铁鼎罐已不见踪影,火堂里不在是烟熏火燎,灰雾弥漫,一切都显得干净利落,宽敞明亮,只有土家人独有的小靠背椅还在继续使用着。厨房里,窗明几净,洁净的灶台,雪白的墙壁,沼气灶上燃烧着紫蓝色的火焰,钢筋锅里炖的大坨大坨的腊肉,显示这户农家的现代生活气息。

秀丽的山川,清澈的小溪,淳朴的民风,绿色的原生态,还有小溪下游那天海一色的人工湖泊,犹如一碗浓烈甘醇的苞谷酒,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摄影大师们山前山后,河上河下,屋里屋外,换着角度,恨不得将所有的景色收入镜头,我则忙里偷闲,来到了老人家中,一边品着浓浓的新茶,一边参观和倾听胡家人的故事。

夜幕降临,汽车的喇叭声,打消了我深层次了解胡家院落的过去和由来,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少有人知的古朴院落时,心中自吟,悠悠小溪水,淳朴胡家人,素雅吊脚楼,将会更文明。

小溪行

白公

小溪是一条溪,也是一个地名。她藏在鄂西南部的深山峡谷之中,为一种缘分所牵引,在一个细雨濛濛的夏日,我们相见了。其时,我的心砰然一动,一种久违的感觉瞬间涌起,催动我沿溪而行。

我吃惊于我的脚步竟然如此之轻盈,车行的疲惫和烦闷似乎被清澈的溪水所洗涤,从城市携裹而来的粉尘和燥热被山风柔软的手指拂去,那秀丽的竹阵、丰茂的树林、层层梯田、绕飞的白鹭不啻愉悦我的双目,还沁润我的心,生出清爽与惬意。

多么幸运啊,我们走进了现代桃花源,这是艰苦寻觅的成果哟,不易呀。

实实在在地说,现代文明的冲击使我们在获得物质丰腴的同时,又让自然环境遭到了侵袭,如同被画师不经意间点破了佳丽图,生态美人破了相,无比忧伤的她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喟叹和惋惜。

别的不说,就说我们的母亲河清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的澄净已

不复存在了,污染正在加紧摧折她的秀颜。我少时长去清江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可见好些鱼儿在身边快活地游动,它们的小嘴触着我的肌肤,快意顿时涌遍全身。一伸手,摸几枚卵石上来,边踩水边敲打,在江上传递着我的兴奋和得意。后来,恩施城建了纸厂,废水昼夜不停地往江里排,满河脏流翻滚,泡沫浮游,臭气飘散,像一条张牙舞爪的黑蟒,将亲近江水的人们逼回居室,空余残阳在江上痛苦地游移,满腹惆怅地呼唤夕照下浣洗的村姑,呼唤背游泳圈下河的人们。后来,纸厂迁移,河水逐渐转清,正在人们喜不自禁之时,城郊又修建了一个电站,拦河蓄水发电,电是发出来了,惊险刺激的“神州第一漂”却永远的失去了。每至冬日,清江大龙潭段河底干涸,暴石裸露,若一

匹倒毙的马，瘦骨嶙峋，不忍注目。河两边的麻柳树呆立着，失神的眼睛无助地望着天空。那状态又似在回味，回味那些月光朗照的江夜，老鸱船划破江面，渔人打开篾篓，放出鱼鹰，扑喇喇，迅捷地扑入水中，追逐着群鱼。渔歌唱起来了，鱼网撒开了，网住了满江的碎银……这些都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沉入心底，只是偶尔在钢筋水泥筑就的窄小空间里伤感地回放。

然而小溪却顽强地保存了这样一幅绝美的山水画，难能可贵呀。小溪人顽强的意志源于一个素朴的真理，山水是我们生存的倚靠，没有了这个倚靠，何处去立足。假若不把山养好，吊脚楼往何处立。如果水土流失严重，到处垮塌，山奔地裂，居所在哪里去生肌。吊脚楼是土家苗侗少数民族一种居住形式，人们做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在于受形势所迫，高山深谷，原本不多的田土要用来种粮食活命，造房子只能选在山边和水岸。人们在造房时先造几间正屋，生儿育女，添人进口，正屋住不下了，要增加房子，但山边不平，只得“吊脚”成楼，既节约土地，又非常实用，还且还有审美价值，于是便流传开来。小溪有70多栋保存完好的吊脚楼，都是依山而建、沿河而修的。山与水是吊脚楼的生命维系，如果冲撞了山神和水神，小溪人将陷于灭顶，变为鱼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小溪人以审慎



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文明，毫不眼红山外五颜六色的诱惑，内心十分平和与沉静，不焦不躁，把保护生态作为生存的第一需要。修路么，修成石板路；架桥么，架成风雨桥，既实用，又美观，与山水融为一体；修屋么，拒绝钢筋水泥结构，修木板房，或吊脚楼。有几户修成了小洋房，不久又改成了木板屋。这次开笔会的作家们所住的“小溪人家”，原是砖混房，后来主人在石砖外面装了一层板壁，外黄内白，“金”包“银”，现代夹壁墙，很有意思，是一种疼痛的创举。主人后来又把二楼的砖混房也拆了，改成吊脚楼，走马转角，雕花回廊，大红灯笼高高挂，背负青山，下临溪水，十分安逸。其时我问主人小胡，你投入那么多，又拆了改建，不划算嘛。小伙子腼腆一笑，不算么子？我们要的是坚守。

坚守，我不由得朝他一瞥，我看到，那双眼睛里透出的是一种坚定和柔韧的光泽。对的，贵在坚守，小溪特色建筑群落能长久矗立于漫长的历史风雨之中，其谜底就是坚守。

在中坝胡氏大院，我们发现了一百多年前的火铺，这是侗族人烤火的地方，有点像北方的火炕。在地面上做一个木台子，约50公分高。台子上抠一个坑，堆柴生火，上有挂钩，垂吊铁罐，可烧水煮饭。冬天里，一家人坐在火铺上，烤火闲聊，饮茶吸烟，亲情弥漫，其乐融融。出了火铺屋，走过一截回廊，下石级，过厢房，便见到了一个古色古香的落脚朝门。朝门两边，雕刻着鲤鱼的图案，据说是一对，可惜只剩下了一条，雕工细腻，栩栩如生，显现了胡氏能工巧匠精湛的技艺。朝门下是高约30公分的石门槛，这是用一整块石头竖立的，石色发青，光亮可鉴。以手抚摸，沁凉袭人。细观之，胡氏族人修造居所的情景渐次映现于脑海。

明时，湖南芷江胡氏“避苗乱”移居恩施。其第六代孙胡文隆住清江边的鸭松溪，生三子：胡枝秀、胡枝英、胡枝砚。三弟兄一起来到马鹿河畔盛家坝，胡枝秀落户石门坝，胡枝英落户秀溪塘，胡枝砚落户小溪。后来，胡枝砚之孙、秀才胡永连牵头修建胡氏大院，包括落脚朝门。其后，以胡氏子孙为主的小溪人沿河建了五个吊脚楼群，成一线穿珠之奇观。使人惊叹的是，300多年后，这五粒珠子依然未散，还是原来的建筑格局，还是旧时的居住样式，还是与这种居住方式相联系的生产生活状态。凝结力如此之强，聚合力如此之大，意志力如此之坚，

实在鲜见。

可以说,坚守,成了小溪人的信仰,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催生的价值理念是坚守的力量之源。

胡姓人修房子上梁之前,一定要把毛笔和砚台包在梁木上,让耕读传家、勤简创业的家训至高无上。

胡姓人在小溪13代,与其他姓氏一直是和睦相处,相敬如宾。小溪河谷,数百年来,无论外界如何电闪雷鸣、疾风暴雨,界内温风细细,雀鸟啁啾,男耕女织,老少逗乐,祥和而安宁。

可贵的是,小溪人的精神之脉未断,如流水,涓涓而来,潺潺而去,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在河谷采风,小溪人的道德风范强烈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

他们友善、厚道、好客而重礼。那天我与另两位文友住姚家,个子不高的主妇忙不迭地为我们沏茶,打洗脸水,抢倒洗脚水,把最好的卧单给我们换上,还把我们鞋上的稀泥擦洗干净。第二天早上,当她把洗净的鞋拿给我们时,我们感动不已,竟忘了说谢谢。她的老伴在“小溪人家”做饭,为了把远道而来的稀客们待承好,他喊来屠户,把一头还未长圆身的嫩猪子杀了,送到“小溪人家”,让文客们吃顿“泡汤”。

他们孝忠、仁爱。在小溪采风的日子里,小组长田昌龙一早一晚陪着我们,把农田和家务活一股脑儿扔给妻子。他的父亲早歿,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们几兄弟拉扯大。田昌龙成年后,本欲外出打工,见母亲年迈,弟弟尚小,便果决地留下来,为母亲尽孝,颐养天年,又勤扒苦挣,送弟弟读书。后来,他担任了小组长,便带着大伙儿修路、架线,改善基础条件,一年辛勤劳作,只拿得极少的一点工资。有朋友劝他,这点工资我们在外打工一个月就赚回来了,你太划不来了。田昌龙说,个人少赚点钱无所谓,为父老乡亲多干点实事我情愿。

他们重情薄利,一人有难,大伙相帮。去年,突发“竹桶水”,洪峰如卷席,呼啸而至,一洗衣的老妪猝不及逃,被恶浪冲走。河谷霎时炸了营,各家各户皆扔下手里的活儿,立即前去寻找,一时间,悲怆的呼喊声把河谷塞满。上天似乎被感动了,风雨嘎然而止,人们沿河而行,一截一截的细细查找,昼夜不息,由小溪而官渡河而马鹿河,直到半月后才在一道拦水坝边发现了她的尸体。

他们克己为公,深明大义,将个人得失置于脑后。搞小溪旅游开发须部分图片资料,在拍摄中坝

吊脚楼群时,一栋木房子高耸,将视线全部挡住,而此处又是唯一的理想拍摄角度。摄者惋惜地将此事告诉给村组干部,村组干部找到木房子主人,将情况告诉了他,他二话不说,立即喊活路拆了顶楼,为旅游开发让路。

这一切让我们感怀,也引发了我们的深思。小溪人,在为外界保存了一幅农耕文明图景的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份由传统文化孕育的精神资源对当下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传统的人文精神我们弄丢了不少,横流的物欲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混淆了原本泾渭分明的是非,抑止了满腔的豪气,裹住了前行的脚步,蚀磨了我们的意志,诗意的向往为猥琐、庸俗的蜜恋所消融。这就必须以坚守和重建来抹去浮云,坚守传统文化,重建道德规范,从而使我们获得巨大的精神动力。

离开小溪的时候,天突然晴了。我们精神勃发,一路走一路欢笑,尽情释放采风的满足,心情的愉悦。在出山的垭口,我回头望紧挨古驿道和古盐道的小溪,太阳下清新而鲜亮的小溪,感到她的清流已注入到我的心里,变成了我此刻均匀的呼吸。

世外小溪世内行

邓斌

终日挤兑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化楼群里,穿行在人头攒动、车辆喧嚣的超密度市尘中,不由得十分向往陶渊明笔下原始古朴、和平宁静的桃花源:那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之境安在哉?那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可寻乎?那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乐何所归?

孟夏某日,应一帮文朋诗友之邀约,我趟过一条名叫小溪的山溪水,来到一个名叫小溪的村落间,终于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却原来山中自有桃花源,世外仙境世内藏!

小溪,一洗我杞人忧天般的愁肠!

用小溪作为溪名,与用山娃、水娃等作为人名差不多,随意中显现出几分谦卑,质朴中隐含着—类亲切,普遍性中深蕴着自然而然的个性。恩施市盛家坝乡的小溪,不仅溪叫小溪,沿溪而建的那一

长溜侗寨村居也叫小溪。

我乘车驶入小溪的那个夏天，淅淅沥沥的雨兜头猛泼，盘山公路满是污泥浊水。间或有泥浆裹着山石从高处倾泄而下，给我与结伴文友们的车程带来几度有惊无险的威胁。然而，当我等抵达名叫小溪的溪岸，却意外感受到喧嚣雨暴下的一脉温润，万绿丛中一泓明丽——

这就是小溪，恍若深山处女的眼睛：忽闪忽闪，缠缠绵绵，澄澈晶莹，美不胜收，波光流荡里潜藏着无限娇羞。

这就是小溪，犹如随风翻卷的玉带：从一道山峡里弯弯曲曲、悠悠浅浅地来，绕过一片一片错错落落的吊脚楼群和茶园稻田，尔后又曲曲弯弯、浅浅悠悠地进入另外一道山峡，直至碧波柔柔地汇入马鹿河、唐崖河、阿蓬江以及倒行三千八百里的乌江水。

小溪不小，小溪是乌江和长江的源头之一，是茫茫东海和浩浩太平洋的一份儿！

小溪之美，美在其屈曲自然，纤尘不沾。

两岸高山耸峙，芳林尽染，碧树绿叶层层叠叠拥向云天，五颜六色的鲜花不经意地点缀其间。也许是由于夏雨洗涤，树林中的那种绿莹光剔透，那些花光彩盎然。

明净的小溪身姿袅娜地躺在绿的怀抱里。时而涟漪闪亮，浅唱低吟，时而纵情狂舞，节奏高昂；时而翻涌着重重雪浪，时而倒映着远树高天；时而因雨线溅落编织成万千彩环，时而因巨石阻挡回撞成潇洒弧圈。小溪没有过路津梁，没有人工堤岸，没有舟楫往来，没有多少刻意点缀的文化修饰，它由着自身的野趣左弯右拐，用粼粼波浪亲吻着光洁的卵石与细沙，逗引着飘逸的水草与荆条，于野性的流动里狂草自然情趣，在活泼的穿越中固守洁身自好。

当然，亦有连接两岸石板路的一列列石头跳墩，在流泻中静默成时光的悠远，在苔痕中昭示着历史的记忆。束束浪花，淘洗着古盐道腥咸的汗渍；而块块墩石，却深深镂刻进背脚子与骡马帮们代复一代求索不已的足痕。

小溪之奇，奇在其遗世独立，别有洞天。

小溪的源头是一眼天然洞穴，俗名穿洞，那洞所落坐的山叫星斗山，因此，小溪就是灿烂星斗过滤而成的一脉圣泉。

小溪从穿洞里横空出世，首先形成一道白亮白亮的百丈飞瀑，远远望去，恰似星光熔铸的一匹

扯天扯地垂落而下的白绢。当那白绢飘飘然抖下幽深的谷底，巨大的冲击力很快在峡谷内成就了五个连环险滩，于是乎，白绢顷刻又变成一条银线串起的珍珠链。峡谷特狭，仅容一溪独行，仅容五滩相扣。直到那溪泉扑腾跳跃六公里的行程后，方驰进稍显宽阔平坦的三个坝子，依次为上坝、中坝、下坝。

溪行坪坝，身姿稍显舒曼优雅，左一弯，右一岔，纤细依旧而袅娜倍增。曾经的山石挤兑、荆丛覆盖之境，变成了稻浪翻腾、茶园飘香之所。森森竹树掩映着参差木楼、暖暖瓦舍，美池沃野穿插着农人吆喝、网状阡陌。三个坝子，三大村落，炊烟缭绕，绿野环合，板屋泥瓦，飞檐翘角，古朴幽静，自得其乐。颇有意思的是，这段宽谷坪坝的长度也是六公里，群山环拱，一溪逶迤，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道农耕文明画廊。这画廊就是小溪之自然村居，近来，被山外人美称为“原始古村落，现代桃花源”。

小溪穿过宽谷流到下游，两岸青山再次合拢形成又一段深邃峡谷，长约八公里，与上游峡谷对峙为小溪村落的两道天然锁钥。据村民介绍，下游峡谷因罗家坝电站蓄水已成为峡谷平湖，是游人泛舟悠游的理想境界。我想，若从下游的峡谷平湖进入小溪，必定会更贴切地产生“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浪漫感受。

由于小溪魔力的召引，十多名舞文弄墨者冒雨游小溪，一游就是三两天。

白日，我们捋着裤管，撑着雨伞，游走在上坝、中坝、下坝，看银浪溅溅，听溪泉潺潺，访侗家古寨，跨田塍河滩，品山歌民谣，听百姓趣谈。夜晚，则共话于司檐晾台，安卧于木楼瓦舍，睹窗花灯影摇曳出和平宁静的村居夜，闻雨落瓦沟击打出恍若隔世的摇篮曲，任神志在湿漉漉的溪声和檐滴里渐入梦境。

三大村落的民居几乎全是木质结构的吊脚楼，单吊式，双吊式，一字型，钥匙头，撮箕口，亮柱子……除三个坝子各有一处吊脚楼大院外，另有河沙坝、梁子上、茶园堡、三丘田、下河等几处小院以及少量单体吊脚楼，这些吊脚楼或集中，或分散，共约七十余幢。其中尤以中坝大院的建筑最为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落脚朝门形成整个吊脚楼群的核心，相传为一胡姓秀才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

除吊脚楼民居外，小溪沿岸还保存有一些古

老的驿栈、染坊、碾房和铁匠铺等遗迹遗物。明清两代川湖盐道的青石板路，仍在丛林蒿草中时断时续地延伸。

经不住采访者刨根究底，磕着竹管铜烟斗的老者捻须应对：小溪的吊脚楼群总称胡家大院，胡姓人家占小溪总人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小溪胡氏渊源于安徽和州，明洪武年间移居湖南芷江之后融入侗族，清康熙时代再聚族北徙而至小溪，于此地开辟洪荒草莽已历十三代，约三百年的光景。三百年，搭木履草，养老送终，春种秋收，惠及儿孙，文章教化，与世无争，避开多少战乱，获取多少收成，小溪人虽宁静而饱经风霜，虽安详而不乏苦辛。

当然，社会进入到改革开放时代与信息时代，小溪也多次潮起潮落。公路通了，电灯亮了，钢筋水泥、各类机械等源源不断地涌进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小溪人半是欣喜，半是困惑：随着机声轰鸣，高楼林立，人潮汹涌，商贾云聚，农耕图景会不会悄然隐退风采不再？山林沃野会不会成片征用生态失色？清澈透明的小溪会不会泡沫泛滥垃圾拥堵？木质结构的吊脚楼群会不会古韵难存改弦易辙？“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难道真的只能超然于尘世之外乎？

乡官与村官告诉我们：小溪是一方富有侗乡风情的文化村落，其别具一格的吊脚楼群极具保护与开发价值。如何使小溪既弘扬传统精髓，又融入现代文明，他们广纳众议，求教专家，制定出《恩施胡家大院保护与开发总体规划》。近几年来，干群们围绕规划，多方筹资，利用良好的生态条件，改造升级通往山外的公路，拓展硬化场坝与户间石板路，综合利用传统文化元素和民族风格装修原有吊脚楼群，新建古色古香的仿古村居大院，整

脏治乱，美化家园，办“农家乐”山庄，开特色产品商店，为村民培训农科实用技术等，使小溪人家更见祥和，使野山风情倍添妖娆。

再过一段时月，除无数竹树环合的吊脚楼外，侗乡风雨桥、侗族风水塔、侗寨文化长廊等还会相继落成，古盐道、古驿栈、古染坊、古碾房等亦可重现往昔之容颜，铁匠铺风风火火，篾器店琳琅满目，木工们雕龙描凤，茶师们神侃茶艺，侗寨人中的九佬十八匠均可大显身手，远村近寨各族人民的琴棋书画轻歌曼舞等，将汇聚于小溪的青石板广场一展山人华彩……相对于高楼嵯峨、车水马龙、市声潮涌的大都市、小集镇，未来的小溪，无疑是生态旅游与文化旅游的一方胜境。

亲爱的朋友，什么时候，我约你再游小溪如何？在纯洁无瑕的小溪走川湖盐道，听溪声檐滴，倚风雨凉桥，话侗民家常，住吊脚楼，对山民歌，吃竹桶饭，品油茶汤，采绿林硕果，求沙洲奇石，摄生态风景，抒生存感怀，那可是现代人难得一遇的桃源风味、天籁雅趣哟！

——世外小溪世内行。

小溪是一条爱河

罗晓燕

小溪流淌着你的气息。

质朴、洒脱、高贵、自由而不媚俗。走近这一段幽深的河谷，走进原始古朴的侗寨，走过葱绿的茶园稻田，你的气息真真切切地迎面而来。



山风里有你的气息,炊烟里有你的气息,泥土里有你的气息,花香里也有你的气息。我深深地呼吸,让你的气息滋养我的肺腑。而你呢?小溪里那个顽皮男孩,竹林里那个懵懂少年呢

我一路寻着你的气息而来,与你却相隔了数十载的时空,你早已赤脚从这一条窄窄的田埂上走过去,淌过那一条蜿蜒的溪,爬上那一道青翠的梁,一路飘泊,去了遥远的地方。白天在异乡的喧嚣中流浪,夜晚回故乡的吊脚楼上安眠。你在飘泊中成长,乡音改了,衣着变了,而魂却是小溪的山,骨是小溪的竹,情是小溪的水。

我在吱吱呀呀的木楼上寻你,在青烟袅袅的火铺里寻你,在缓缓转动的磨盘边,我想象一个少年在这里劳作,怎样把青涩的岁月碾碎。

是你像极了小溪,还是小溪像极了你?外面都在变,而你却傻傻地,蓑衣斗笠,草鞋耙犁;人心躁呀,都躁成波涛汹涌的河,你却清清浅浅,慢慢悠悠;潮流来了,潮流去了,而你,伊伊呀呀,缠缠绵绵,把老掉牙的民谣哼意味深长,回肠荡气。

你的气息就流淌在这里,流淌在与我如此相近的地方。我浑噩了半世,竟让滋润我一生的爱情,在这个幽深的河谷里寂寞地流淌。艳艳的春去了,激情的夏也去了,丰腴的秋也绝绝地背过身子,我才姗姗来迟呀!

小溪镌刻着你的印迹。

我一眼相认了,木楼的花窗是你雕的,几十年风吹呀,雨打呀,将它冲刷成灰白,却洗刷不掉一个本色男孩的玲珑匠心。当年,父亲将一个木匠师傅请进屋,要你拜师学艺。做家俱,打陪奩,三茶三饭有人供,太阳不晒雨不淋。而你却怠慢,笑父亲眼浅。吊脚楼上有你编的一只竹背篓,如今它破破烂烂,半卧楼角,抱着一篓玉米痴痴的回想:就是那个少年呀,把篾刀磨得锋快,去了竹林,放倒一根最大的竹子,咯吱咯吱扛回家,在青石院坝里划得噼里叭啦。竹子在你手里变成篾块,分成青篾,黄篾,又变成篾丝。月亮看着你,看篾丝在你手中翻飞;晨曦看着你,看你把一夜的杰作骄傲地摆在阶檐上;邻家的疯娃娃来撩你,嘻嘻哈哈将它们扔在院子,摔得歪头耷脑,眉不是眉,眼不是眼。你恼了,就这样把它一脚踢进楼角。

你不喜欢邻家的疯娃娃,你把情歌执着地唱给山那边,在寂寞的岁月里痴痴地等。

父亲领你下田栽秧,你却踩了满田的大脚印,画了一坝弯弯曲曲的蚯蚓。父亲把你喝上岸:“西

北风吧,你!”你不屑,发誓要过上比他好一万倍的日子。

你一赌气去了远方,带走了绵绵情话,带走了春天的心事,带走了一个纯情男孩的憧憬。

人海中真有如此相似的另一半,在一个地方永远存在

找到了,又错过了。我只能徘徊在小溪的河谷,寻找爱的踪迹。在你坐的凳子上,抚摸一把岁月的印痕;亦或在灶堂里添一把柴火,把往事烧开;拿一把剪刀,把情丝剪成花,粘在镂空窗上,遥对着山梁,等你回来……你还会回来吗?也许回,也许永远不回了!

小溪萦绕着你的声音。

布谷是你的倾诉,阳雀是你的小调,你把牛群赶上山坡,躺在河边的大青石上,把一支竹笛吹得悠长。

笛声在河谷里留连,落在竹叶上是晶莹的露,落在茶树上是翠绿的叶,落在桃林里是粉红的蕊,落在稻穗上,变成沉甸甸的颗粒。我伸手一抓,触摸的全是情的质感。

在嘀嗒着雨水的吊脚楼外边,小溪涨水了,哗哗地流。分不清是雨声还是水声,把夜热闹了,把心安静了。那声音就是你的声音,你在我耳边唠叨:“我要给你种田,我要给你打柴,我要给你买新衣……我要把你娶回家,看你睡在我的木楼里,我把歌声给你当被子,把手臂给你做枕头……”

你说了吗?没说。你没说吗?小溪全是你的声音!你说我是傻子,听不见?听不见用手摸我胸口。我问你的胸口在哪里,你说胸口就在簸箕上,不信你拍,咚咚咚咚,响呀响。

这声音太古老,仿佛传了几个世纪。我在深闺中久久的等,无奈地嫁了,这声音还在远方隐隐约约。

我说,你咋不早说?你说,我说了,你听不见!

是啊,你的声音阻隔在山的那边,隔着沟,隔着坎,隔得风尘,隔着云烟……

人说泪水无声。我说泪水有声,你听,在芭蕉叶上流淌,在瓦檐上倾泄,在青山上激荡。

你说,这难道是天意?

我说,这只能是天意。

于是,我们就把泪水纷纷扬扬洒下来,酣畅淋漓。不再掩饰,也不再隐瞒。看呀,小溪涨水了,清清浅浅的河满了,波涛汹涌,奔流不息。我们把泪洒进小溪,上天作证,小溪是一条爱河。

这条河已经隔了遥远的时空,谁渡我过河?我只能站在河的这边遥望彼岸,把自己伫立成一尊雕塑。

小溪不忍,潺潺低语:别哭别哭,等待来生吧,来生和那个侗家少年一块长大,长相相守。

人有来生吗?没有啊!我们都只能隔岸凝望。那傻傻的两座雕塑,终将被岁月风化,随风而逝,随风而逝啊!

仙人散落的眼眸

——五月的小溪(散文诗)

胡 胜

(一)

浓浓的晨雾,勾勒的朦胧,幻化、幻化——水墨画的意境:酡绿跃入眼帘,波的光闪耀着,树林间杂的竹、青的苔挂满了惊叹的眼球,随晨风舞动,心旌摇曳我懵懂的目光……

(二)

我来了,带着昨日的辗转,带着三百年的虔诚走进您的心海,在茂林修竹里,把我前世的根植入了胡家大院。也许,我前世的忠骨就埋葬在槽门的台阶下,尽管用厚重的泥土将灵与肉严严实实包裹,但遗落的草鞋里,还散发着豆豉的芳香。

(三)

我徜徉于如梳的茶林,寻觅着生命的源头。不经意间,看穿地核清澈的眼眸,闪烁在两岸的峭拔中,谷底萦纡的小溪,卵石能阻隔您向西的流淌么?

(四)

石板路的花纹,网络着我的思绪,我踉跄在风的寓意里,在滂沱中停下脚步:昨日水田里的老牛,踩着盛装舞步,把映在水中的蓝天踏碎,还原犁的躁动的场景记忆犹新。

(五)

牛鼻子山神秘的伟岸,把向西蠕动的小溪变成倔强的性格。

二十里的人迹罕至,衍生出飘飘渺渺,把神奇挂在流动的浮云。

(六)

曾经,水车的遗骸葬入您的水底,先人踩踏的

吆喝被潺潺的声响湮没,吱吱呀呀的轱辘声,在我臆想里响彻。

(七)

风车筛选我语言的糟粕,把我的心迹用原始的象形字刻在夏树苍翠季节的古驿道废墟上,如此笨拙但赋有质感。

(八)

小溪的竹笋哦,从您剥落的笋衣看到了毛茸茸的思绪,给人一种日天的冲动;从您直插霄汉的挺拔听到了拔节骨骼的脆响,给人一种犹如竹枝词的婉约。

(九)

依山傍水的吊脚楼,把日出而耕,日没而息的山地民族精神写意在翘檐里,有棱有角的性格,在蛮夷的土壤里发酵,叙述着一个个古老的传奇。

(十)

原生态的山水哟,您给了我长命百岁的理由,大山外的游客,如醉如痴的闭目,是在感悟天上人间的惬意,请把灵魂留下吧!让身躯游走……

绝版小溪

董祖斌

还是水有灵气,这么大的一片山地区域,居然就这样命名叫小溪了。

小溪,很普通却也很诗意。这种选择,其实不是人的聪明,而是受到了山水神灵的指引。也许是某一位拓荒者在绝境中柳暗花明的一眼窥探,也许是哪位先祖前辈在烈日闪电下的茅塞顿开,小溪,就这样流进了史籍和记忆。源头已深不可测,在岁月和大山的幽深洞府里,尽头也没有,只是知道她最终汇入大海,汇成另一种更加浩渺的深不可测。一线清流里,究竟溶着多少滚烫的泪汗、究竟浮着多少刻骨的爱恨、究竟流着多少艰涩的苦难、究竟带着多少幸福的欢悦?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她永远那么清澈,永远那么轻柔,在这片山谷里缠绵地绕来绕去,最后依依不舍地含泪扭身而出,一路不停地呼唤着家乡的名字,在海岸的涛声里,也述说着家乡方言的呢喃。

我相信,河中的石头和游鱼知道,两岸的花和草知道,那溪水下面,有一个山地民族的基因和密

码也在奔流,就像在血管中汨汨地经行。不同凡响的是,小溪之水,竟然在温柔恬静之中暗藏着一份叛逆与开拓,她自此流出,由小溪变为唐崖河,由唐崖河变为乌江,竟然潇洒地在神州大地上一改水系向东流的惯例,向西行走 3800 里,再汇入长江,透出一种果敢和不俗的个性,昭示着这片土地上生灵的那种坚韧的图腾。

那位第一个发现这片地域的人,现在已无法考证,不知他是带着逃难的褴褛还是创业的憧憬,抑或是湖广填四川的无奈,但他没想到,他发现的这一处世外桃源会在今天成为一种文化的大影集,一种成为生态和产业的化石。今天,小溪的下坝吊脚楼里还供奉着胡氏先祖的灵位,让子子孙孙铭记那些披荆斩棘的艰难与崎岖来路,找到这里主要居住人的最初起点。在武陵这片大山之中,这样的小溪不在少数,而只有在这里,文化沉淀了一些飘零的碎片,让我们在匆忙而喧嚣的旅程中看到民族的甲骨,看到自己在千百年前的投影,看到了一个绝版的小溪。

小溪,现在属恩施市的盛家坝乡二官寨村,地处利川、咸丰三县交界位置,相传,二官寨的得名就是古时两县大人坐下论地界的原因。

小溪得名是水,而如今让人趋之如鹜的却是吊脚楼和那些古朴的民风。

好在这里近些年才通公路,让那些古朴、原生态的吊脚楼群得以保存,不用修饰地秀给前来寻古或猎奇的人们,在这深山之中还珍藏着这样一个绝版的小溪画图。在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很多象小溪一样的地方随着公路的延伸,吊脚楼被水泥瓷砖代替了,青丝长帕被太阳帽代替了,千层底布鞋被高跟鞋代替了,西兰卡普被牛仔裤代替了,小溪因此愈加珍贵,成为现实中的绝版,一为其美,一为其少。在那些快门组成的喝彩声中,我为自己是一个吊脚楼上长大的人而骄傲。

去小溪的日子是个雨天,新修的公路处处显示出山里公路的威慑力,狭窄、塌方、泥泞、弯急、坡陡,我的心里,担忧和好奇并重。其实那条公路还是有些碍事,我在远处可以明显地看的出,那是在绿色的山谷坡地划拉的一道伤口,也许治愈伤口就得很长的时间,而这条路带来的变化,绝不仅仅是车速,还有小溪这整块区域的速生及透支。我知道,我这是父母之于姑娘出嫁的情感,伤心难舍而又高兴乐意。小溪,她的文化生态在游人踏入的时候就已经变化,我们在尊重的同时,难免会吝

啬,好在如今的开发与保护理念都已成熟,我们有能力把小溪这个绝版延续下去。

小溪的吊脚楼很完整,我虽也是农村长大,虽也是土家人,可也少看到如此成规模、原汁原味的吊脚楼。这里称为吊脚楼群,不仅在数量上多,在类别和整体的呼应上也是别处难寻的。听介绍,小溪这里还是古盐道的途径之地,而且还是重要的驿站,故此也才会出现这么多的吊脚楼。大体上说,小溪的吊脚楼分布在上、中、下三坝,三坝其实也就是小溪的三处主要聚居区,每处都有二、三十户人家。檐对檐、脊挨脊,搭滴水、共堂屋,颇有山中小集镇的味道。居住人数最多的是中坝,而且房屋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在中坝也是体现得罪明显的。二三十人家,家家相连,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整体结构,口黑的瓦面相连成片,就像一块魔术师的布,覆盖着一份难解的神秘。间或有炊烟在这块画布上升起,演示出这里的生命律动。这里的吊脚楼很自然纯净,不是为了博取眼光和镜头的应景之作,而是实实在在人的居所,处处显示出人的气息。

小溪吊脚楼的种类很齐全,有一字形、钥匙头、撮箕口、四合天井式的走马转角楼、亮柱子等等,有单吊、双吊等不同类别,有整体连片的,也有单独一处的,最大的一栋吊脚楼有三进,从大的建筑形式上类似那种硬山式建筑,最前面是台阶,然后是称为“朝门”的大门及门厅,紧接着是厢房、堂屋相围形成的天井,左右对称,结构匀称,布局也合理,还显得大气,在恩施属少见的建筑群了。可以说,小溪几乎是一个吊脚楼建筑的博物馆。小溪就像一条姑娘手中浣洗的西兰卡普,绕着三个坝子嬉戏喧闹,跳跃着山里无拘无束的快乐。小溪的两岸,是自然天成的河岸,沿岸被水麻柳簇拥着,中间的河道较为宽敞,时而成一处激流似的小坎,时而积一个黛绿的小潭,时而又隐藏在浅浅的草坝河卵石滩上,时而还会分开成两道,玩耍一会之后又聚在一起,向孩子般纯净和无忧,让人看得心起羡慕,眼光就像一条小鱼随着溪水游弋,渐渐游出一片绿意盎然、空灵的视野。在较宽的河谷上,有农人用石头砌了一圈围墙,很简易的那种,可能是为了防止水毁、或是防止野兽偷吃、也有可能为了把石头从田地中移开,结果很自然地就砌成了一个船的形状,两头尖,中间宽,就像大师专门修建的一处艺术品,外面是两道括弧似的河水,我不禁心里暗暗惊奇,劳动和艺术竟然结合得这样自

然和精妙,生态和科学。

小溪是一处谷地,四周都是高山耸峙。在四围高山的庇护中,摇曳着诗画般的田园。四周高山上,密密匝匝地覆盖着各种树木花草,不时还有一两片翠绿的竹林,变化着植被的结构与色彩,也宣告着这里繁茂的人烟。小溪的吊脚楼,我影像最深的是在上坝的后面山腰上,竹丛中露出的一个吊脚和飞檐,黑黑的颜色,是经过岁月洗练过的一种成熟,很灵巧的悬空建筑和隐隐约约的半遮状态,二楼晒台上还挂了两个红灯笼,红、黑、绿,历史的沧桑与新生的鲜活相得益彰,随眼一瞄,就是一副难得的画图,如移到镜头中,随便按下快门,都是可以吸引点击的摄影作品。山上还有那些懂事的雾,总是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镜头中,做主角,当配角,妆点出一种缥缈的意境和神秘莫测的氛围。那些树,在色彩上各有千秋,即使都是绿色,也分出了很多无法命名的浓淡干湿,互相不同,就像画笔在宣纸上停留的时间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色彩反应一样,每一颗树都在努力地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原色;树形也各有风格,尖锥形、圆形、伞形,同样每一棵都摆出自己的 pose,宣泄着自己的精彩。而那些山花,则更是纷繁,知道名的,不知道名字的,都惬意地享受在自己选择的位置上,静静地开着,开给小溪看,开给自己看,把最甜蜜的记忆留给蜜蜂,留给生活在小溪的创世者和传承者们。

小溪高山下的谷地里,都是较为平整的良田,一条小溪,成为这里一切生命的灌溉之源。稻田大都靠近河谷,小溪的血脉于是通过一条条血管流到这一个一个大饭碗中。去的日子正是插秧的季节,如镜的水面,被秧苗涂抹了一层绿意,分割着倒影的山,是一块带着暇的翡翠。靠山脚的坡地上,茶树已围着起伏线划上一道道线条,标志着不同的等高。不时会有一头黄牛或羊在田边地头露一下头,静静的山谷里,回荡起它们啃草和咀嚼的回声。

奇怪的是,小溪两岸的树都开花,花的颜色也不同,花期也不同,小溪人都能叫出每一种树的名字,也都知道,每一朵花形成的果实是否可口,那大都是一些叫栗类的原生植物,本身就是生态的标志,它们是自然的遗留,和外界相比,似乎已成标本。

小溪上没有桥,过河的桥是几道原石摆成的跳墩,没有凤凰沱江上的那样整齐,而是随意的按人的步幅摆放,石头没有经过任何打磨,就像生来

就在那个位置,久违地等待人们的脚步。遇上雨天,小溪也会涨水,虽然仍然是清澈的,但是四面山上的水汇聚来,会很快淹没跳墩,阻隔住咫尺之遥的两岸。平整宽阔一些河谷地段,挽上裤管,大约还能过,有一些农民会在这时拿出打渔的家伙,在水中去碰碰运气。雨中小溪,于是多了一份野趣和活泼。

小溪就是这样,长着树、长着花、长着稻子和茶叶,用自己的乳汁喂养着自己,一年一年,千年万年。一家一家,万代绵延。

那天坐在中坝新修的吊脚楼上的二楼晒台上吃饭,身边是淅淅沥沥的雨,眼前是潺潺的小溪,身后是连片的吊脚楼,碗中是香酥可口的油茶汤,脑中却突然空无一物。我就象得到了一种启示,获得了一种顿悟。多少年,我都在寻找,都在思考,寻找一个安静、自然、真纯的家园,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家园,这干净、透明、古朴、生态的小溪不正是这个寻找的答案吗?小溪之外,红尘滚滚,车轮滚滚,在那种喧嚣和奔忙背后,我们曾经迷失,只有在这样的山水中,我们才能平静,才能轻松,才能明白并获得一种慰藉。很多地方也有吊脚楼,但大都是钢筋水泥的内核之外再包装,住在里面的人不是小溪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那些柱子上没有百年岁月镌刻的沧桑记忆,那些窗花没有风霜拍打过的时光皱纹,那些瓦棱和翘角上没有雨雪流过的深长泪痕,只有小溪,这些都还自然地存在着,还保存着历史、民族、生活的草木清香。

小溪的古盐道还在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脚步与追求梦想,小溪的火铺还在温暖着光阴与游子,小溪的石磨还在唱着那些吱吱呀呀的民歌调子,小溪的碓窝还在叩问着大地与生活,虽然他们都在改变,或者会走向角落,但是他们让我们知道了走来的路,让我们知道了珍惜和坚守,让我们记忆并窖藏住这绝版的小溪!

那几天在小溪,我好像有一种飘的感觉,不知是醉酒、醉氧、醉景还是醉情?

据介绍,小溪之上会架上一座风雨桥,而原来过河的几处跳墩只是用更大的天然石头来做,对杀鸡取卵的旅游建设我心疼过太多,而这种科学的做法这让我欣喜。有时候,所谓科学就是简单地遵从和尊重,自然和社会都同理。小溪是有幸的,这个绝版珍藏会在一种文化的关照情怀下变得坚韧和茁壮!

烙在骨头里的风景(外一首)

徐晓华

三百年前,胡氏三兄弟移居小溪,繁衍生息,香火渐浓,至今代,纯朴敦厚的民风,迷人的田园风光,规模宏大的吊脚楼群,被誉为现代桃花源。

——题记

三百年前

一次 没有旗帜

没有辎重

没有兵刃

甚至 没有退路 的撤退

在一个瘦瘦的雨夜完成

逐水草而居

一卷万代相传

养人的经书

被吊脚楼里的石白

播出

牛羊发情的嗥声

月亮睡在西厢房了

媳妇在厨下奶油茶汤了

公公在灶前撩拨柴禾里的温暖了

婆婆在篾筐里缝补日子的漏洞了

孙子在溪边学夜莺的歌声了

男人在庭凳上蓄积打磨明天的力气了

地缘的版图上

血缘 染红 阳光下的小溪

一幅烙在骨头里的风景

阳光,激动成雨

走进小溪,突然天降大雨,延绵三日不绝,返程路上,云收雨敛。

——题记

一尾游鱼的诱惑,

让闪光灯 快门 和笔

掀开五月色彩的袈衣

在小溪之腹集结

以微秒的速度

对远古的虫卵 蝴蝶 蜜蜂

张口就咬

那天

阳光

激动成雨

地里的麦穗

磨钝了野猪的獠牙

笼里的鸡雏

麻痹了饿狼的味蕾

狩猎的火铳下岗了

护秋的弓弩失业了

村庄 绿色的堡垒

却阻挡不住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一纸公文

那天

阳光

反目成雨

古老的逻辑把现代命题

留给山路推理

电波轻盈的翅膀

争夺乳燕试飞的领地

甜腻的巧克力

将固守融化为好奇

那天

阳光

辗转成雨

不就是把包谷说成玉米吗

不就是把洋芋说成土豆吗

不就是把打啵说成接吻吗

都市文明的风暴

让春天流产了

来这里寻找花季

那天
阳光
挥泪成雨

石磨依旧哼唱着黄昏的序曲
炊烟在屋顶问候陌生的气息
山坡上 青草疯长
犁地的老农扬起鞭子
一鞭一鞭地砸下
疼了的是牛背
还是
入侵的思维

走进小溪

崔显实

天公导演一场情感戏
淋漓尽致
洗尽尘世的铅华
温驯的小溪
用原始的大美
迎接我们

山中那抹醉了的白云
牵动我的思绪
煮沸
我多愁善感的心

3年前的一场火
照亮了300年的路
一双睿智的慧眼
聚焦
仙境般的世外桃源

小溪
你放大了智者的瞳孔

原始的古朴
是落后的脚步？

一个迁徙民族肠过的路
一个山地民族蜗居的屋

依山建
傍水住
木板房吊脚楼
是先人生存的智慧
是今人生活的净土

有人说开发就是掠夺
有人庆幸早没通公路
其实这都是错误
践行了科学发展观
小溪的新农村建设
如火如荼

原始的青砖黑瓦
自然的飞檐屋脊
昭显着睿智与理性

开发先保护
发扬先传承
小溪正在成为北纬30°
人类居住的后花园中的明珠

老店子
在古盐道上渐行渐远
得得的马蹄声和笃笃的打杵声
敲在我的心头

曲曲弯弯的小路
连接着上青天的蜀道
生活的滋味
在老店子大碗的酒中
啜透

“兄弟，来，逮二两！”
烟雾中，几个背夫端着土碗
向我招呼

前世我寂寞了500年
今生才有缘走进你
小溪

除了小溪
我什么也没带来
除了小溪
我什么也没带走

小溪梦幻的五月

胡礼忠

(一)

太阳上岸了
月亮在水中沐浴
吊脚楼累了
竹枝揩拭的明镜
在水中抖起精神

灯笼可是燃烧的宝石
五月在小溪撒落翡翠
雨夜弹拨的琴弦
可在梦的峰巅滑落
斟满油茶汤的女人
款款从五月走出

(二)

在水之湄 反省人类的掠夺
向自然和宁静忏悔
在溪边 我终于找到
一个浪子精神的自由

(三)

五月
一溪如诗如画的水驻进心上
静静的绚丽 枕在必经的路口

那水草茂盛的地方
鱼儿欢快的水歌在细雨中无垠
五月蹁跹了 我梦河一叶帆影
小溪狂长我水墨丹青的诗意

五月 熠熠生辉的星夜
那在阳雀声中 碰撞鱼儿的哈笛
那轻沾一砚的浓浓生花梦笔
阳光过处 小溪蓝衫的韵律飘飞

(四)

翩翩的鱼鳞可作我路引
让我遥遥注目水木繁衍的童话

五月 已错过了
桃花瓣瓣的季节
而匆匆行程的春雨
在甜美的五月 送来了
桃花 落英缤纷的痕迹
我们的梦则在果核里
积攒了闪烁的星辉
那透明的鱼儿
炼就了多少粼粼波光
让我的苍茫的梦河
温习五月涨水的秘密

(五)

我知道你的名字叫小溪
那鱼儿游动和鱼鳞样的波纹
是我杯中诗思的茶引

你源自森林的汁液
已流成我童话里的圣水

(六)

面临一条清晰而闪光的小溪
我已受不了 千百支乐队的伴奏
决定飞翔

哪怕让我变成鱼或鸟
又让鱼或鸟的翅变回我疲惫的四肢
我多想筑巢于心火尽熄的止水之上

(七)

心中的小溪
那欢悦 恬淡 微笑

在跳磴石那裸露翅膀上的抒情
水的呼吸 在透明的土地之上
捣衣的馨香里的五月
亲吻柔水的足履
伴奏了水域里一首清雅的歌曲

我是鱼
两岸丹青的悬垂
是我心中翠绿的栅栏

(八)

我多想是小溪里
一块静静而生而眠的石头
是一颗颗粗犷而诚实的钉子
成为一种信念铆在坚实的土地之上

(九)

小溪
吐气若兰的情影
千万顷相思的根 扦插进记忆的绿地
我只是随意飞进的鸟儿

今夜 将心放在小溪
让梦吃和雨在瓦砾上走动
让还乡的情愫 塞满空旷的胸腔

今夜 我内心充满灵性
相信溪水 交给我纯银的手镯
交给我琴弦 稻田和茶园
交给我松动紧张肋骨的钥匙

今夜 让灵性的绿
不再遥遥相望

风雨桥清和茶联撷英

三剑客

登桥品嘉木满腹丘壑生层云
扶月听清涛盈耳金凤解禅机

(小解:品茶赏月乃人生至境,豪气干云之士也能从清江涛声中解悟到人生玄机,嘉木乃山水精华,明月乃青天明灯,静心品茗,胸中丘壑自在清风明月之中的天地之秘。)

桥下八百里波涛纵圣手工笔难绘
胸中五千年风云凭陆羽一椀尽收

(小解:八百里清江画廊历尽亿万斯年,而今从风雨桥下滔滔流过,纵然是吴道子那样的圣手画得了么,五千年风云就在这山水间,一椀入腹,尽在胸中,茶圣陆羽何等了得!)

满江春色泼墨翰

一壶烟雨化清和

(小解:山水如泼墨之画,春色在大写意里,风风雨雨,只需执一柄茶壶,便只有宜人的清和之音,茶趣茶意仅在一壶,人生几多烦恼都在九霄云外。)

枝叶芽嫩香四野
雨露云深归一壶

(小解:此联最难对,前三字为名词排列,第三字又均与第四字关联又自联合成一词,一个“归”字,大气尽在不意之间。)

半盏清和意
三杯风雨多

(小解:喝茶不为解渴,在于品风雨,寻清和之音,因而无须多,半盏足矣!人生千般烦恼自去。)

不醉不归包谷酒
有情有义功夫茶

(小解:喝酒是讲的豪气和热闹,品茶是讲的情谊和功夫,喝酒醉了可归去,品茶久了见功夫,平中见奇,俗中含雅。)

地举金杯天酌酒
山献玉壶川沏茶

(小解:天地对山川,金杯对玉壶,酒对茶,一个献字,深含茶艺茶礼之妙,可称绝对。)

雨洗群山净
风和玉露香

(小解:山川万物需雨露滋润,群山明净,玉露飘香,登桥一饮,万虑澄澈,何不早早上来更待何时?)

楼高长宜听月色
壶重最能蕴茶功

(小解:月色是可以听的,高楼上是最适宜听的,细细一听,就有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声音,历过世间风雨的茶壶,自能解得月意,也最能藏得住山水之意,这就是茶的味道和功夫。)

品名细听宫商调
近水常闻清和音

(小解:香茗一杯,小啜一口,舌底生香,听古

乐一曲,临水细闻,涛声自有清和,品茶之境界,莫过于此,察天地万物,亦莫过于此。)

把盏临风真秀士
抚琴长啸伟丈夫

(把盏临风,是古名士风采,抚琴长啸,伸大丈夫之志,壶底风云,琴上剑气,出世入世之状,尽在不言之中)

酽茶迎客三五椀
山泉煮诗七八罇

(小解:迎客需先上茶,三五椀解渴亦可,吟诗需先煮茶,七八罇不多,有茶有诗,寒士亦见傲骨。)

功臻化境汤自酽
乐至酣处茶已歌

(小解:泡茶需真功夫,功夫到家,汤色自然嫩酽,自然香醇,乐声之高亢处,通灵之茶,自会闻声放歌,功夫不是一朝炼成,采、制、炒、焙、蒸、藏、泡七十二道工序,轻重缓急,得乎一心。)

清江最解嘉木意
巴土尤得雅士风

(小解:好茶需好水,当年王安石泡茶,非三峡中峡之水不饮,清江之水是最懂得人间嘉木之意的,不疾不徐,雅致而见奔放。巴风土韵,实在是文人雅士滋养,雅士嘉木,相得益彰,真好一方水土!)

雪落武陵瓣瓣翠
梅笑夷水壶壶春

(小解:武陵山冬天冰雪如玉,每一瓣都是翠绿的叶芽,寒梅绽放的笑意,含在每一壶里,每一壶都是一个春天的缩影。)

情浓惊蛰雨
意醇清明茶

(清明茶最香最嫩最醇,最含情谊,此时江南春色,泡茶最好的,是惊蛰时节的雨,惊蛰一声雷,雨落如甘霖,先贤们深得茶之魂,饮者须细细深味。)

老君骑牛无为处

丹顶飞霞玉露家

(小解:老聃骑牛过函谷关,作道德经,讲的是无为,实际是大有可为,恩施丹霞地貌,正是名茶玉露的家乡,也是所有香茗之家,无意生根此地,乃无为之大有为也。)

闲闲闲吃杯茶去
爽爽爽携壶酒来

(小解:吃茶是要有闲工夫的,忙里偷闲的功夫,是一种大境界,心情爽的时候,呼朋唤友将一壶酒来,也是李白的风范。快意人生非恩怨,大观原自无心得。)

冲泡冲泡冲冲泡
品啜品啜品品啜

(小解:冲泡是茶艺,仔仔细细一丝不苟,品啜是人生,五味俱全尽在一壶,)

知冷知热知五味
至情至性至三生

(小解:来客问冷暖,交友真性情,五味俱全财富,知心朋友到永远,贵在真诚,礼仪最要。)

一江云烟入帘里
半轮山月送秋霜

(小解:卷帘看一江烟云,抬眼望半轮山月,纵秋霜白头,心头暗有感慨,只需一壶玉露在握,便能十方世界清明。)

金蝉噪伏风月在
雪浪洗心情谊长

(小解:夏日炎炎,金蝉催谷,然风月依旧故我,泡一壶极品玉露,雪浪起时,会将一颗尘心洗净,对于山川风物爱之情谊,必会长长久久,不染尘埃。)

紫砂长著青山魂
若琛犹系赤子心

(小解:茶是青山之魂,紫砂为泥土之精,品茶即品天地山川,若琛有灵,最重的,就是为茶者,要有面对天地的赤子之心,殷红如血,洁白如玉。)



作者简介：孟学祥，毛南族，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民族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青年文学》、《朔方》、《天津文学》、《佛山文艺》、《厦门文学》、《山花》、《中国文学》、《青少年文学》、《青年作家》、《贵州作家》等发表过小说、散文100余万字，公开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山路不到头》、散文集《山中那一个家园》，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

七步诗

孟学祥(毛南族)

煮豆燃豆萁

张兴强从政府办到县信访局任副局长，分管农村信访工作，没想到要去处理的首件纠纷竟是自己的两个哥哥闹出来的。

车子吼叫着冲过一个小山坡，然后又向坡下滑去。下坡后，驾驶员把发动机的声音关掉，一路上只听到车轮胎同路面摩擦时发出的“唰唰”声。张兴强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眼睛紧盯着车子前方。从车上路以来，他就很少说话，驾驶员也一心一意地开着车。车子从县城出来时，驾驶员打开车上的音乐，被张兴强制止了。关上音乐后，驾驶员突然把速度推到四档的位置，车子就一路飞奔着向前开去。

坐上车，张兴强一直都在想，家中的事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张兴强是在接到父亲的第十五次电话后才决定回家，此前父亲多次电话催他他都不想回去，直到父亲说他再不回去家中就要出人命了，他才不得已放下手上的工作往家赶。

在张兴强的老家大田湾，张兴强的两个哥哥已经打了两架，第三次短暂的打斗后他们刚刚被人劝开，此刻老大张兴文的手里拿着锄头，光着膀子，露出一副拼命的架势，要不是旁边有人死死拉着他，他手中的锄头准又落到老二张兴武的头上。他一边挣扎往前扑一边不停地大骂张兴武：

狗杂种你不要狂，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我忍了那么多年，今天我是不想忍了。狗杂种，老子今

天不把你敲死老子就不是人。

站在另一边的老二张兴武也不示弱，手里挥舞着镰刀，嘴里也不停地大声吼骂：

有本事你过来，今天我怕你我就不是爹娘养的。你过来呀，我可以把你当大哥看，我手里的镰刀它认不认你我就不敢说了。

刚刚翻犁过的田土散发出那一股好闻的泥香味此刻全被一股血腥味代替了，来劝架和看热闹的村民全都挤在远远的田埂上，只有少数几个男人下到田里分别站在张兴文和张兴武的身边紧紧拉着他们。张兴文和张兴武两人身上的血还在一滴一滴地顺着他们的脸、手和脚以及身上往下滴，然后渗入脚下新翻的泥土中，把他们站立的地方染成了绛红色。

张国才赶到田里时，打架的两个儿子又一次被人拉开了，但还站在田里互相对骂，一个在一边挥着锄头，一个在一边舞着镰刀，都是一副拼命的架势。两个媳妇分别站在自己男人的身后，也在不停地叫骂。张国才一下到田里就插到对骂的两个儿子和媳妇中间，一只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指着两个对骂的儿子说：

你们长大了，有出息了是不是？看来我这个爹已经没有用了，今天你们就来吧，先把我砍死了你们再互相去打杀，免得你们死了我还得给你们收尸。

父亲的横插一杠让张兴文和张兴武两家的对骂没能再继续下去，随着张兴文和张兴武的孩子

一路“爹，爹，妈，妈”地哭喊着跑过来，田野里的骂声终于停了下来，张兴文和张兴武两双眼睛虽还在恶狠狠地对视着，但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杀气和仇恨。跑过来的孩子在不远处被村人给拦了下来，没能走到他们父母身边，趁这机会，一些男人分别从张兴文和张兴武的手里夺去锄头和镰刀，并把他们往后拉，让他们的身体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才放开拉住他们的手，一些妇女也趁此机会走上前来把女人从他们的身边拉向远处。

张国才从田里走出来，一手指着张兴文，一手指着张兴武，一连骂出了好多个“日你妈”，一边骂一边数落，并抓起泥巴要往两个儿子身上砸，有人跑到田里把他拉了出来。

从田里出来，张国才觉得还不解恨，一边对两个儿子破口大骂，一边对拉着他的人说：

你们不要拉我，我就是要站在这里，看看这两个狗娘养的还能做出哪样事情来。他们不是能打吗？今天我就要看看，看他们要打到哪个程度，是不是连我这个老子也不要了。

一些人围过来劝张国才，一些人开始数落张兴文和张兴武的不是。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对张兴文和张兴武吼道：

你们两个还不把婆娘娃娃都带回家去，还站在这里做哪样？是不是还要惹你们爹生气，把你们爹气死在这里你们才舒心。

谁也不会想到，此时张兴文却坐到地上放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

爹，不是我不听你的话，是老二他欺人太甚，那三分田他种了那么多年，我一句话都没讲。按原来说好的，我们家添人就给我种，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他都还不给我种，还一直霸着种，多种了那么多年我都忍了，今年无论如何也该到我种了。没想到我刚去挖了两锄泥巴他就用镰刀来砍我。爹，你说这老二他还是人吗？他都不把我这个当哥的放在眼里，用镰刀来砍我，他还算是我的兄弟吗？

张兴文一闹，张兴武也闹了起来，他用手指着张兴文，气呼呼地说：

你不要在那里猫哭耗子假伤心，我用镰刀砍你，你不用锄头挖我我会用镰刀砍你吗？这田一直是我种着，粮也一直是我在上，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见你吭一声。啊，现在不上粮了有补助了，你想来种田了，想来占便宜了，你休想！

张兴文和张兴武说着说着又对骂起来，他们

的媳妇也从人群里冲出来站到他们身边加入对骂的行列，两家的孩子则站在大人们身后放声大哭。孩子们的哭声不但没有阻止两家大人的对骂，反而使他们越骂越起劲，连张国才的骂也没有使他们停下来。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时，张兴强的车开进了大田湾。还在车上张兴强就听到了哥嫂们的骂声。距两个哥哥吵架的地方还有五十多米的距离，张兴强叫驾驶员把车停了下来，下车后嘱咐驾驶员把车开到村子里去等他，然后独自一人向着哥嫂吵架的地方奔去。

谁也没有注意到张兴强的到来，直到张兴强挤进人堆开口说话后人们才发现他，于是有人说：

好了，这个家管事的人来了，我看这两家人还再怎样吵下去？

张兴强一出现，吵架的声音就明显地小了下去。在这个家，张兴文和张兴武虽说是张兴强的哥哥，他们却很惧怕这个弟弟，这不光因为他们现在正在争的这三分田原本就是这个弟弟名下的，还因为他们的这个弟弟是吃官家饭的人，又在县上工作，他们不想得罪他，毕竟很多事情他们今后还要依靠他来帮他们支撑。张兴强一开口说话，两边吵架的人都立即禁了声。张兴强各打五十大板先把两个哥哥数落一通，随后才搀扶起父亲叫上张兴文和张兴武以及他们的家人一起走回家。

看热闹的村人们有的在张兴强出现时就已经走回家，有的则跟在张兴强一家人的后面往村子里走。一路上，大家谁也不说话，张兴文和张兴武的两家人，拉开距离走在张兴强和张国才的前面，张兴文和张兴武耷拉着脑袋，如两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路上都把头低着，他们脸上早已经不流血了，但残存的血印子却还很清晰地刻印在他们的脸上、脖子上和手上，他们的孩子早已经不哭了，此时紧紧地跟在大人的身后，趁大人不注意时，还互相用手在对方的身上扯一下，指了指走在前面的人，扮个鬼脸，脸上又露出了童趣的天真。

阴沉沉的天在这个时候露出了笑脸，初春里难得一见的太阳在走到人们的头顶时一下子就挣脱了黑云的束缚，向这些走在山道上的人灿烂地笑着，山坡上正在悠闲地啃着草皮的几头牛，在人们经过它们的身边时抬起头来叫了好几声，仿佛在向主人诉说这个季节里找吃的艰辛，牛叫声同时引来了远处几匹马的嘶叫，马的叫声悠远而又冗长，此起彼伏，在山谷间回荡着久久不散。但是太阳的笑脸太短暂了，只一小会功夫，堆积在太

阳周围黑黑的云层就如一张早已布好的网，在太阳笑得最灿烂的时候偷偷地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一下子又把太阳严严实实地遮在云层的后面。

回首脚下的土地，张兴强既百感交集也感到心情沉重，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知道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但他决没有想到自己的两个哥哥仅仅只是为了三分地，就发展到动刀动棒的地步，而且谁都不肯让步。在家同两个哥哥处理这件事时，两个哥哥的态度都很坚决，张兴武说这三分田他种了十多年，现在叫他割出来他是不会干的。张兴文也说这三分田在分家时就已经说好了的，一家种五年，当时也因为父母亲在跟老二住，他也就没有讲什么，现在母亲已经过世，父亲也自己住了，按理这田也应该拿出来重分才对。而今老二种这三分田已经超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来，他话不讲一句，屁不放一个，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就算自己是大哥，但也不可能让当弟的骑到自己的脖子上来拉屎吧。

张兴文和张兴武还是不肯让步，并且各自说出了一大堆理由，眼看家庭调解又要变成吵架时，张兴强冲着张兴文和张兴武吼道：

吵，吵，吵，就只知道吵，你们还听不听理，听就不要吵，好好地听我讲。大哥想种这田，二哥又不让，我看就这样解决，这三分田你们两个谁也别种，留给爹来种，把这三分田放在爹的名下，我出钱帮爹请人来种，如果你们哪个要种，你们每年就多拿一挑谷子给爹。今天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赶明儿我就去找人来种这三分田，你们哪一个想种也可以跟我讲，我走了以后哪一个还在家中吵吵闹闹，我就叫法院来办你们。

张兴强这些带有威慑力的话终于将这个家庭的矛盾压了下去，随后张兴强出钱在村子里弄来一只狗，请寨上一些参与调解的老人以及张兴文和张兴武两家人吃了一顿饭，席间多喝了几杯后张兴武说：

这三分田我种了那么多年也没捞到什么好处，所收的那点粮食就只够交农业税，早几年要是大哥提出来要我也会让给他种，现在种田不要税了，不光多种多收都是自家的，国家还要给补助，我才想多种它几年。也就是挑把米的田，其实就是让给大哥种也没有什么，在别的方面多花点功夫，哪里还找不到这挑把米。都是这个心在作怪，才与大哥弄成这样。

张兴文在喝下了几杯热辣辣的酒后也吐出了

真言：

这三分田老二种了那么多年我都没有眼红，现在一说种田有补助，心中就不平衡了。仔细想来就是留给老二种也觉得没什么，老二一家四口，就只有老二一人分得有田，日子也怪不容易的。我真是浑，当时这心不知怎么想的，就和老二干上了。

二哥张兴武在张兴强离家的时候来找他，说他愿意种这三分田，也愿意每年多给父亲一挑谷子，只要张兴强每年给他一包肥料就行了。

豆在釜中泣

山村的清晨在夜晚的雾霭还没有散尽就悄悄地来到了，天刚朦朦亮，睡了一夜的山麻雀就迫不及待地在屋背后的树丛里、竹林间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在笼子里被关了一夜的鸡也“咯咯”地敲起了笼子的门，圈中的牛、马看见天亮后也亮开嗓子歌唱起来，一时间此起彼伏，把整个山村送进了一天的热闹中。陆世林早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匆匆洗了一把脸后扛上扁担走出大门，开门的声音惊动了睡在门边的狗，狗伸了一个很长的懒腰，然后来到陆世林的脚边，一边用头在他的腿上、脚上左左右右上下下地蹭着，一边不停地摇动着尾巴。走出大门时，陆世林对起床后在屋中梳洗的妻子说：

天亮明后叫陆杰把牛赶到拉甲绕去，我先去要一挑草，来家后我再去拉甲绕把牛赶回家，顺便也去看一看那些果树。

从河谷里飘上来的雾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山谷。干河寨脚的这条河，一年四季都是干渴的，河中的鹅卵石由于常年没有得到水的滋润，看上去惨白惨白的。就是这样一条平时并没有看到什么水的河，雾却很多，特别是清晨和夜晚，无论什么样的季节河谷里都是雾蒙蒙的，一年四季不断，雾从河谷里涌出，一点一点地升高，在太阳出来后又一点一点地散去，直到消失得一点都看不见。

太阳刚从山顶上冒出头，陆世林就割好了一挑草，并用绳子把割好的草捆绑在带来的扁担上，然后坐到一块石头上从怀中摸出烟，刚准备点上火，就听到了儿子陆杰的喊声，陆世林从石头上站起来答应，听到声音，陆杰立即顺着他所在的方向跑了过来。

陆杰来到陆世林割草的地方，还没有等陆世

林发话,就气喘吁吁地对他说:

爹,我们家拉甲绕烧荒地里的桃子树被人砍了,好大一片,被砍倒的起码有五十棵以上。

陆世林迫不及待地问是谁砍的。陆杰说他也不知道,他把牛赶到拉甲绕时看到很多桃子树已经被砍倒了,在那些被砍倒的地里,他没有看到人。末了陆杰对他说:

我妈已经过去看了,她喊我来跟你讲,叫你也赶快过去。

拉甲绕座落在一个不大的山谷里,与干河只隔着一个坡,由于河谷的阻隔,看上去不到十分钟的路实际走起来却要半个多小时。从干河往拉甲绕走要先下到干河的河床,从河床的另一边往上爬一个近三十米高的坡,才进入往拉甲绕去的甲距山口。陆世林刚走到甲距山口,就听到了妻子的骂声,在空旷的山谷里,这骂声特别刺耳,回声也特别响亮。大雾已经散尽,阳光已经照进了拉甲绕,从山谷口往下看,在甲距和大坡头两座山峰的夹峙下,拉甲绕如一条走廊,如果甲距的这边是走廊进口的话,那么大坡头的那一边就应该是出口了。陆世林承包的地刚好位于大坡头脚,一块面积近一亩的长方形土和它旁边十多块分散在山坡脚石旮旯中的小方块组成的一片,这些承包地中,除了长方形的这一块看似稍像地的样子外,其余的与其说是地还不如说是岩旮旯更贴切一些。

陆世林来到自己的承包地边,制止了女人的大骂,女人的这种大骂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结果,顶多也就是一种宣泄,不会起什么作用。陆世林察看了被砍的桃树,发现被砍的都是大坡头岩旮旯地里的树,那些前几年才被开垦出来种桃树的地方砍得比较严重,树全部被砍断放倒在地上,而原先承包地里的树,有的被砍去一棵枝条,有的则只是在主干上砍一刀。除了自己家的桃树,陆世林还发现,凡是靠近大坡头的承包地,果树也被人砍了,种上去的玉米苗也被人从土里拔了出来。陆世林一看就知道是坡头组的人干的,只有坡头的人,做事才这么绝情。

陆世林站在被砍倒的果树边,双手攥成拳头,眼睛冒出了愤怒的火花,他在地边站了好久好久,然后才把攥着的手松开,转身对妻子说:

走吧,不要在这里干嚎了,砍都砍了,嚎也没得用,我们先回家再说。

妻子不解地看着他:

回家?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么?

陆世林边走边说:

说得轻巧,就这样算了?我陆世林又不是柿子捏的,我要回去找世亮他们,这回我一定要让坡头的这些人好看。这口气如果再不出,我陆世林就不在干河住了。

干河和坡头的承包地,长期以来一直都混杂在一起,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是各干各的活,各种各样的承包地,一直都相安无事。但是在税费改革重新核实土地面积时,坡头人才发现,很多干河人在承包的地角边开荒居然开到了坡头的地界上来,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双方的土地之争就由此拉开了序幕。

陆世林一棒下去时并没想到要把对方置于死地,直到有人惊呼打死人了,陆世林才被吓得手一抖,手里的木棒也随之落到了地上。陆世林随本组的人退到半坡上,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这边的许多人都受了伤,陆世亮的伤最重,被大家抬回来时,虽然鼻孔里还在往外冒气,看样子却是没多少活头了。

陆世林和干河组的一帮子人到坡头组来要说法,他们不知道坡头组的人已经严阵以待在等着他们,陆世林和干河的人刚走进坡头寨脚就被坡头寨的人发现。一看到干河的人,那些拿着家伙的坡头人就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包围过来,刚打上照面还没有说上几句话整个场面就立即陷入了一场械斗中。混战以干河组的人退出而结束,当天晚上,坡头组的人把这场纠纷反映到村里,村里又立即派人向镇里做了汇报,得到消息后,镇里不敢怠慢,立即把坡头和干河两个村民组发生械斗的消息报告到县里,县公安局连夜派人赶往纳料,缉拿械斗伤人的凶手。

远处的山灰蒙蒙的,一个连着一个,一个挤着一个,一眼望不到头,小路就隐伏在山间,就像这连绵起伏的大山一样,总是不以真面目示人,从远处看,明明看到路是顺着半山腰走的,走到山脚下时才发现这路却是笔直往山顶上爬,走着走着,路好象就不见了,等绕过一棵树或一颗石头,路就又出现在你的面前。

与组里的其他同志不同,张兴强是第二次走这条路,第一次是参加县委、县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到纳料来调查干河和坡头的械斗问题,那次他只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员,跟着带队的县委副书记、县长杜忠民来工作,这一次却是他带队,到纳料村来处理干河和坡头的地界纠纷问题。

不管是组员还是组长,走在这条山道上,张兴强的心情都很沉重。坡头和干河的这场土地纠纷引发的械斗,坡头死了两个人,干河也死了一个人,双方寨子里的人还没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缓过神来,又因聚众械斗各被公安局抓去了十多个人。公安局去抓人的那天,张兴强也在,当参与械斗的人被从家里带出来时,已经全没有了山里人的那种野性和匪气,一个个目光呆滞,脸上写满了惊恐无助的神色,而他们的家人则一路哀哭着紧跟在他们的身后,有的则拉着公安干警和在场干部的衣服不放,恳求“政府放过他们”,有一些老人和妇女,干脆跪下来挡在路中间,任凭大家怎样拉劝都不肯起来。

违法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惩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陆世林和他的三十多个农民兄弟,此刻正在县看守所里进行痛苦的反思,他们将为他们的莽撞和无知付出沉重的代价。

生活就像小窗外面的天,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是阳光普照,一会儿又是雷鸣风雨。人的心情也是这样,一会儿激情澎湃,一会儿又心如死水。陆世林自从被关进看守所以后,心情就一天一个样地变化着,刚来那几天,他心情烦躁,坐立不安,提审的时候,他对来提审他的人也是抱着对立的情绪,一点都不配合,要么就不说,要么就唠唠叨叨地反复说他的果树被人砍的事情。

陆世林一直被关在看守所里,判决却迟迟不下,看守所的人说,他们的案子已经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已向法院提起公诉,不久案子就会有结果。干河组与陆世林一起被抓的一共有十一个人,五天后有七个人被放了回去,陆世林和另外三人不光组织和参与了械斗,还有致人死亡的嫌疑,他们将在看守所里等待法律对他们的裁决。

被抓后的第九天,也就是说同组被抓的七个人放回家后的第二天,老婆朱春花和兄弟陆世木从干河来看他,见面还没有说上一句完整的话,老婆的脸上就挂满了眼泪。陆世林对老婆吼道:

哭哭哭,你就只晓得哭。哭就能把我哭出去?快擦掉你脸上的两颗猫屎,跟我讲讲家中怎么样了?

老婆和兄弟告诉陆世林,死去的陆世亮由全组家家户户凑钱来安埋,一家出五十块钱。县里的工作队已经到村里来调查处理地界的事情了,陆三爷他们已写好状子,正在寨子里找各家各户签

名,并由各家各户凑钱来同坡头打官司,为凑出打官司的钱,好多人家都把牛卖了。

听了老婆春花和兄弟世木的话,陆世林的心中很不是滋味,庄户人家靠的就是那一头牛,牛卖了,今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样去过?想到这里,陆世林对春花和世木说:

这都是我害的,你们回去后对陆三爷他们说,叫大家不要卖牛,官司我们也不要打了,由政府来断,断给哪边就是哪边。

听了陆世林的话,陆世木急忙说:

哥,我们大家都签了名,这官司一定要打,大家都说,这一回我们不争一分地但也要争一口气。

争到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那种样子。陆世林叹了一口气说,你看现在我和世顺他们都被关了进来,世亮被人家打死了,我们也打死了坡头的人。杀人是要偿命的,我打死了人,即使不吃枪子也得要把牢底坐穿。当初真不该去找坡头的人打架,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回去跟三爷他们讲,听我的话,官司不要打了,如果凑得钱就拿点补给世亮家,世亮不在了这个家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

春花对陆世林说:

三爷他们去凑钱也不光是为了跟坡头打官司,也想凑点钱去找人通关系,把你们几个保出来。保书三爷已经找人写好了,全寨子的人都在上面按了手印,我们来的时候三爷和六爷也带着保书和钱去找人了。

与春花和世木的见面是短暂的,话还没有说上几句,一名警察就推开门走进来对他们说时间到了,叫世木和春花离开,同时也把陆世林带回了看守所。

张兴强在县看守所见到了陆世林,张兴强对陆世林说:

我准备到你们纳料去,去处理你们和坡头的土地纠纷问题,今天我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陆世林很配合,张兴强问什么他就答什么,有些张兴强没有问到的诸如放牛、割草、要柴等发生扯皮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同时也透露了干河和坡头的山界问题是与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以前还是生产队时就已经开始暴露,只不过那时没有牵扯到个人的利益,大家也就不当一回事,土地承包后,土地与农民个人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问题一下子就全部暴露出来,而且越演越烈,终于上

升成了集体械斗的斗殴事件。末了陆世林说：

以前经常吵，经常闹，没有打架，我们和他们（坡头）不光是寨邻，还有很多亲戚关系，大家也不想撕破脸，没想到这回……

陆世林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张兴强再同他说话，他都是把头勾着，光听不说，这种情景一直到张兴强离开。

山里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昨天还是一个大晴天，今天突然就下起了雨，雨下得虽然不是很大，下起来却是没完没了，淅淅沥沥地一直下了一个早上，到现在都已经快要有一天时间了，却还没有一点停的迹象。张兴强和他的工作组进驻纳料已经是第三天，这三天，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第一天，他们分成两个组分别在支书王国祥和村主任李孟昌的引领下到干河和坡头去开展调查工作，但是他们在这两个组都吃了闭门羹，都找不到人，即使找到的也大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所有的当家人不是“上坡干活”就是“出远门去了”，而上坡干活的人在哪里干活也没有人知道。

纳料村的村级班子，就像一台老掉牙的机器，被搁置在纳料的土地上，却发不出应有的声音出来。支书王国祥今年六十七岁，是一个有着四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当了三十二年的支书，早就不想干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镇里就一直让他顶着，他就一直“顶”到了现在；村主任李孟昌，比支书小不了多少，今年也是六十三岁，当了十六年的村主任，去年换届时被选下去，选为副主任，可是选上村主任的那个人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就领着全家到广东打工去了，一去就没有回来过，村里的那一大摊子事又落到了李孟昌头上。对这样一个班子，张兴强不敢抱多大的希望，这不，第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进展就很不顺利。张兴强问那位同在调查组的者密镇的郑副镇长，为什么支书和主任都这么大年纪了镇里还要安排他们任村领导，郑副镇长说：

没有办法，纳料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发展党员，现有的党员中年龄最小的也是五十六岁，而且还做不成事情。年轻人当中，能做得成一点事情的，都出去打工了，留在家的都是一些老实的，只会做直活路的人。原来那个村主任也是大家群众自己选出来的，选上了却不愿干，刚选上没好久就跑了。像干河的陆世林，人年轻，头脑也活络，又外出打过工，见过世面，我们也想培养他，他却不听话。政府叫大家种烤烟，他抗着不种，政府规

划出来种烟的土地，他却用来栽果树，我们组织工作组来拔果树种烟，他就组织人来对抗工作组，像这样一个专门对抗政府的人，哪个敢用他。

张兴强站在支书王国祥家大门口，透过绵绵的雨丝望着远处朦胧的大山，心中很焦急也很无奈。山里的路太曲折，山里的雨太缠绵，山里的故事也掩藏得太深，他一直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了解也是最读得懂农民这部书的人，可是从他的老家那一片山到这一片山，仅仅只是隔了那么几个坡，他就感到一切都完全陌生了，完全超越了他的想象。那天他们走进纳料村，郑副镇长把他和另外两位男同志安排住进村支书王国祥家时，同老态龙钟的支书一见面，他就预感到此行的工作一定不是很顺利。

连续几天的碰壁让张兴强感觉到这个工作比他原来预想的要难得多，他把工作组的同志都召集起来叫大家想办法，大家七嘴八舌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最后郑副镇长说：

我建议我们最好还是听听村领导的意见，村里的同志长期在这里生活，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也许他们能找出更好的办法。

张兴强与郑副镇长找来王国祥支书和李孟昌主任，同他们商量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老支书连续抽了几口叶子烟，在听了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后慢条斯理地说：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行不行？

张兴强着急地说：

行不行你先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听听。

老支书说：

干河和坡头的地界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关键是每一次处理都没有解决好实际问题，他们上访了好多次，每一次上访都是不了了之，县里叫镇里解决，镇里叫村里解决，我们村里根本没有解决的权利，就只好一拖再拖。这次县里面的工作组来了，村里也想把这件事情解决清楚，不想再拖了，再拖恐怕以后出的事情还会更大。这几天工作组为什么在干河和坡头没有碰到人，两个寨子打架被抓去了这么多人，见到政府的人来他们肯定害怕，肯定要出去躲。如果工作组的人相信我们的话，明天你们就不要去了，由我和李主任找一些老人，到寨子里去走一走，先打消大家的害怕心理，再把两个寨子的人召拢来，由工作组的人来给他们做工作。这样做不知行不行？

老支书的办法让张兴强看到了一个亮点，同

时也让他生出了几分顾虑，从县里相关单位抽调出来的人组成的工作组工作都很难开展下去，靠几个老人就能把工作做下来吗？在实在没有想出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张兴强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商量后同意了老支书的意见。最后老支书提出，由工作组出面请这些老人吃一顿饭，张兴强他们也答应了。

农村工作就是农村工作，在我们认为复杂的时候，它却是那样简单，而在我们认为简单时，它却变得很复杂。支书王国祥和村主任李孟昌各带几位老人到干河和坡头走了一天，到第五天张兴强他们工作组再去时，两个寨子里的人都已经在家等着他们了。通过走访和对一些原始凭据的调查，张兴强发现这里面的确存在着历史问题的原因。

从农户手中提供的承包证上看，引起纠纷的这片土地耕地部分是属于干河组承包，承包证书上写明靠山坡的地方，三米以内作为承包人的地埂，由承包人负责管理，三米以外则作为集体土地，不再向个人发包，并且写明集体土地个人没有权利开垦利用，只有集体才有权对这一部分土地进行开垦利用。

在调查中张兴强还了解到，这一部分土地虽说是集体所有，但是这么多年来却是被个人开垦占去了许多，这片山坡都是在干河组的承包地边，开垦的都是干河组的村民。长期的开垦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不久以后坡头组的部分村民也到这些荒坡上来开荒，引起干河组部分村民的不满，他们说这片土地是干河组的，不准坡头组的人来开，而坡头组的人则拿出解放前的一张地契出来，说这一片土地一直就是坡头组的，应该是干河组的人不准在这里开荒才对。

一张发黄的地契，二十多本土地承包证书，在农民的法码中都占着很重的份量，当这些证据都摆到张兴强的面前时，张兴强不知道那张发黄的地契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虽然它已经失去了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它却作为一种历史的象征根深蒂固地生长在一些人的心中，并由此而滋长出让人疯狂的欲望。由于地契的出现，让张兴强碰到了处理土地纠纷的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也很好解决，可是处理起来却很棘手，这个本应该是在开始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就解决了的问题和化解了的矛盾，却一直隐藏了那么多年，到今天才突然像出土文物一样从地下冒出来，把人打得

措手不及。张兴强知道地契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可是这话对持有地契的坡头组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说得出口了，张兴强和者密的郑副镇长、纳料村的老支书王国祥以及工作组的另两个同志，在坡头组做了三天的工作，都没能够把坡头人说通。

张兴强再一次踏进坡头组石姓族长家的大门，那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对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冷漠了，张兴强还没进门，他就从家迎了出来，把张兴强等人让进门。张兴强已经是第四次走进这个家，第一次去，是张兴强和老支书王国祥两个人，那天在那个家，老族长对他们的来访抱着冷淡、拒人千里的态度，谈到土地纠纷和地契问题时，老族长说这些都是年轻人的事，找他老头子没有用，他说话也没有人听，但是张兴强他们在坡头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工作，了解到症结就在这个老族长身上。

老族长那里不解决好，坡头组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刚开始听到老支书王国祥介绍坡头组的情况时，张兴强并没有把王国祥说的这句话放到心上，直到在坡头工作做不通，而许多矛盾的交点都指着老族长时，他才发现他不能再小看这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了，在这个全部是石姓的坡头寨，他的每一句话都要比上级的政策还要管用。在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张兴强知道自己是无力改变这种现状的。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找到了坡头组的症结，张兴强把外围的工作全部安排给工作组的其他同志，他自己和老支书专门负责做老族长的工作。第二次去老族长家，张兴强专门托人给他买来了五斤上好的麻山叶子烟。不知是烟的作用还是张兴强契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老族长，张兴强第三次去时，老族长主动和他谈起了许多事，其中也包括土地和地契的问题。

张兴强到县城汇报工作，从县城赶回纳料时当年在坡头下过队的常务副县长、也是分管信访工作的刘大伟副县长拿来两瓶茅台酒，叫张兴强捎给坡头的老族长。张兴强一到纳料就立即叫上王国祥支书一起来到了坡头。在老族长家，张兴强把酒拿出来后，老族长很激动，他说：

我就知道这小牛子不是一般的人，当年在这里下队，来的五个人中我就认为他今后一定会有出息。在这里时他很顽皮，经常去偷别人家的瓜、菜什么的，没少挨过别人的打，有一次他到顶外那边去偷人家的包谷，被抓住后他们就把他吊在树上，要不是我碰到，恐怕连命都保不住。那时候因

为他爱到别人的园子里去偷菜,大家都讨厌他,看他不顺眼,只有我对他好,我叫他到我的园子里去拿菜,有时还叫他来家吃饭。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有出息,你看现在都当上县长了,当了县长他都还没有忘记我。

老族长一定要拉张兴强他们在他家吃饭,并叫家人去杀了一只鸡,酒酣耳热之际,老族长倒了三碗酒,端着酒碗对张兴强说:

张组长,我知道你是为地界扯皮的事情来找我,你那么看得起我,我老头子不有一点表示就太不近人情了。小牛子是县长,你是小牛子派来的人,小牛子在这里呆过,我知道这件事情他不好出面,才派你来。小牛子还想到我,还这么看得起我,再怎样我也要帮他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今晚你就放心地喝酒,明天我保证一定帮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一定让你对小牛子有个交待,让你的心有个着落。我这把老骨头,别的不能做,说两句话还是管用的。

下了两天雨,又接连阴了三天,一大早起来,东山顶上的红日就从云层里露出了笑脸。昨夜张兴强喝醉后就住在了坡头老族长家,大半早老族长把他从床上叫起来时,他的大脑都还是昏昏沉沉的,喝了两大碗老族长递过来的热茶后,他才感到清醒了许多。老族长一边喝茶一边笑着对他说:

想不到张组长这么年轻的人,酒量都还不及我这个老头子,才喝那么点酒就醉倒了。

坡头组的工作在攻下老族长这个堡垒后,以前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一下子就好解决多了。在坡头这边取得进展时,干河那边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通过进一步做工作,双方都同意调解,调解中也不再坚持土地的归宿问题,而一致同意把那片土地作为“公有”的土地来管理,不准在上边开荒种地,原已开垦的荒地也必须退耕,让那些荒地长出草来,长出树来。

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土地纠纷问题就这样处理结束了。从纳料回来后,张兴强发现自己瘦了六斤,但是心中却充实了许多,这一次工作不光让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同时也让他掌握了很多书本上和机关工作中所无法学到的农村工作知识。刚回来的那几天,他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梦中既有真实的一部分,也有很多夸张的成分,而所有的梦看似离他那样近,而实际上却与他相距得很遥远。

回到县城后,张兴强去看了陆世林,把处理的

结果告诉他,那时他的案子已经移交到法院,陆世林正在等待法院的判决,听完张兴强的话后他说:

其实,早应该这样处理就对了。

说完这句话,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这一声,既有对处理结果的认同,也有对自己身陷囹圄的后悔。

本是同根生

张兴强只要在办公室,每天都会有形形色色的农民到他的这里来上访,一来就找他诉苦,就找他帮助解决问题。一些问题在他看来,是那樣的微不足道,是那樣的不可理喻,是不值得花功夫和花时间来解决的,是上访后即使得到解决也是得不偿失的问题。来上访的农民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他们反映的就是大事,是非解决不可的事。有时他们宁可为一件没有多少意义的事花上很长的时间以及精力来上访,也不会好好地在家把农活干好。张兴强曾问过老“上访户”李成良,问他当初为什么要为多几棵竹子和少几棵竹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李成良用这样的话回答了张兴强:为争一口气。

为争一口气。这种典型的农民哲学害苦了不知多少人,也坑苦了不知多少人,拖累了不知多少人。有的农民就是因为争这一口气而一门心思扑在没完没了的上访中,不思农活,不干正事,不光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还拖累得整个家庭一年四季都没有好日子过。

春节过后,拉岩的李成良又打点行装准备去上访,这次去上访距离他上一次上访的时间还不到五十天,当他向家人提出要再一次出去上访时,老婆春桃抹着眼泪劝他:

他爹,我们不是说好不去了吗?要开春了,就在家好好地干活吧。你看我们住的不像住的,吃的不像吃的,穿的也不像穿的。我们不要告状了,在家好好地干活,苦过一两年,多打点粮食多找点钱,好好把房子盖起来。

李成良说:

我心中咽不下这口气,你看人家的屋檐都高过我们的房顶了,不告倒他我死都不会闭眼睛。

李成良所说的“人家”就是他的堂叔李明军一家,十一年前,李成良在自己的竹园里砍竹子,堂叔李明军赶过来指责李成良砍了他的竹子,并说

那些竹子是从他的竹园里延伸过来的竹根长出来的。为此,李成良和李明军争执并抓打起来,随后赶来的李明军三个儿子不但把李成良痛打了一顿,还从他的竹园里砍去了许多竹子。那次被打让李成良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下床后李成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上访,第一次上访乡里派人给他们做了调解,堂叔李明军赔偿李成良两千元钱的医药费,李明军在赔给李成良两千元钱后,认为自己吃了亏,不光经常到李成良的竹园里去砍竹子和掰竹笋,还经常带着儿子找李成良的茬,并威胁说:

你李成良不是狠告吗?你去告啊,大不了我又出几个钱给你。

李成良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开始有关部门对他也很同情,对他上访的事情也组织了几次调解,但每一次调解过后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李明军一家还是我行我素。随着李成良上访次数的增多,乡里、县里直至地区接待过他的人对他的上访越来越觉得不耐烦,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上访专业户来看待,特别是信访局的人,只要一看到李成良来,要么就把门给关上,要么就借故走开,大家都害怕被他缠上。

李成良是第四次走进张兴强的办公室,这也是张兴强到信访局上班以来碰到的第一个为同一件事情多次上访的人。给李成良倒了一杯水后,张兴强问他:

你那个事情上次乡里不是给你解决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李成良说解决是解决了,政府的人一走,李明军一家又去把他的竹子给砍了。

通过同李成良的交谈,张兴强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按理说这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但在听了李成良的叙述后,张兴强才感到这个问题的棘手,首先他牵涉到的不光是一个竹林地界纠纷的问题,而且还包括了两家长期形成的恩怨问题。李成良的爷爷和李明军的父亲是亲兄弟,那片竹林是以前老人留下的祖业,分家后两家各得一半。以前家里很穷,家里的出处就靠砍几棵竹子,或者掰几棵竹笋去卖来找盐巴钱。李成良的父亲在世时两家就为竹林闹过,那时李成良家人口少,生活要多好过一点,竹园里的竹子砍的要少一点,竹笋也掰得少一些,对竹园的损坏也就少一些。李明军家人口多,生活要多艰难一点,对竹园的损坏也就多一些,久而久之,他们竹园里的竹子

长的都还没有砍的多,于是他们就经常到李成良家的竹园里来偷砍竹子和偷掰竹笋,两家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种下了矛盾。

这是信访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张兴强决定自己亲自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也想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来检验自己的农村工作能力。但他也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一马平川,也不是简单的一条乡道,而是一个泥潭,弄不好自己就会陷进去而难以自拔。

送走李成良,张兴强找来李成良这几年的上访材料。得知张兴强要插手李成良的事,信访局的人都劝他,叫他最好不要去趟那一潭浑水。信访室主任李道芬在把材料交到张兴强的手上时劝他:

张局,你年轻,有干劲,工作也有一套,这一点我们都服你。你想管李成良的这件事情,我劝你还得认真想一想。这个李成良是多年的老上访户,在省里和地区都是挂了名的,这么多年来光是为他的事,我们信访局就不知跑了好多趟,每一次解决他都不满意,都要去上访,我们都拿他没办法。你想,这种人的事你能管得好吗?

张兴强告诉李道芬,他不一定非得要管,先把材料看了再说。

在山坡上放牛的李明军看到李成良从山的那边转过来,知道李成良又去告状来了。这几天他的右眼皮老是跳个不停,他按习俗找来一张红纸贴在上面,还是不起任何作用。常言说“左跳财,右跳灾”,莫非这个状真的让他告着了?李明军没有惊动李成良,要是在从前他一定会走上前去,拦住李成良,然后问他:状告了吗,这一回准备让我给你多少钱?

李明军坐在一棵大树脚下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让辛辣的烟味接连不断地从他的口里吐出来,弥漫在他的四周,织成一道轻烟飘渺的网,将他笼罩在雾中。同李成良家的纠葛,就像一场游戏,老是闪现在他的眼前:以前家里很穷,他到李成良家的竹林里去偷竹笋,被李成良的爷爷——那个被他喊做大伯的人抓住后,狠狠打了一顿,从那以后,仇恨的种子就埋藏在了心中。还没有等他长大成家,那个大伯就去世了,等他长大成家有了儿子势力强大时,那个大伯惟一的儿子也去世了,他只好把气出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李明军还记得自己的父亲去世时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孩子,要争气,只有自己家旺了,业兴了,别人才会看得起我们。

一晃眼,李明军也已七十八岁,家中已是儿孙满堂,儿子们也很争气,不光找了钱,还盖起了楼房,以前父亲所盼望的好日子来到了。日子好过后,他就想好好地压一压李成良一头,出一出闷在心中的那股恶气。其实一开始,李明军并没想到让自己和李成良的恩怨无休无止地扯下去,李成良却做得太过分了。当初因为家穷,他去偷李成良家的竹笋,被李成良的爷爷打一顿,那时他就发誓早晚要报这个仇,把李成良打一顿,就是想出一出这么多年忍下来的这口气,没想到李成良挨了打后却到政府去告他,让他赔了两千元钱不说,还让政府抓去坐了七天班房(拘留)。

同李成良家这么多年的争争闹闹中,李明军一直认为自己并没有占到什么上风,每一次欺负李成良,总认为自己是出了气,可是李成良一告状,政府就会来帮李成良出气。赔一点钱给李成良,李明军觉得也没什么,毕竟自己把人打伤了,就该出钱去医,但因此而被派出所拘留却让他耿耿于怀。要知道,在这片土地上,你再怎样逞能,再怎样霸气,再怎样有本事,被政府关过的人都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人。

李明军回到家,找来自己的三个儿子,对他们说:

我今天放牛时看到李成良了,他从山的那边过来,可能又是去告状来?我这几天的眼皮一直都在跳,这回是不是他这状又告响了?

李明军的大儿子也是一个做了爷爷的人,听了李明军的话后他说:

爹,你看他告状告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用。我们还不是照样活,照样过,哪回上边来人处理还不是这样,大不了我们又出几个钱给他。

老二和老三也不以为然,李明军却忧心忡忡地说:

我的心一直都不踏实,恐怕这回又是要进班房了。

三个儿子都用话来宽慰李明军,都说这屁大的事是不会进班房的。李明军还是不放心,他嘱咐儿子们,说如果上边要抓人去坐班房,就让他去,他这把老骨头,在家也做不成什么事,何不如到里面去轻松轻松。

从李明军的房间出来,三个儿子都觉得父亲今天的情绪有点反常,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去想那么多,他们都认为可能是父亲老了的缘故。以前他们的父亲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父亲领着他

们,轻轻松松地就把李成良给打了,把李成良打趴在地上后也从不考虑什么后果,回到家照吃照喝,等着政府的人来处理,该出钱时就出钱,即使被拘留也没有稀松过。

和儿子谈话的第二天,李明军就病倒了,高烧不退,一直都在说糊话。儿子们来到他的身边,他们对他们说:

我看到你们太公了,他骂了我,说我们不应该跟成良一家闹,一家子人闹到现在这个样子让他寒心。你们的太公生气了,他要把我叫去。我今年已八十挨边,没什么牵挂,也该走得了。这么多年来打打闹闹的让我的心里一直都很不安,再不走我就没脸去见你们的太公了,我走后你们千万要记住,好好当家,好好管好你们的子孙,和成良家和好吧……

他的几个儿子并没有把李明军的话放在心上,他们只是认为他老了,发烧烧糊涂了,说出来的那些话都是胡言乱语,现在他们可不是来听他唠叨的。李明军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们就急急忙忙找来村人,七手八脚把李明军往医院送。还没有等走到村口,李明军就在担架上大叫一声,一口气就落了下去。

张兴强第一次到拉岩去处理李成良和李明军一家的纠纷时,正碰到李明军的儿子们在给李明军办丧事,没有处理成。得知李明军去世后,张兴强大吃一惊,了解到李明军是正常死亡时,他的心才放下来。他最怕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又节外生枝,如果因李明军的死而再让这件事无休无止地扯下去,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

李成良的竹园和李明军家的竹园在村子边的一片山洼里,十亩左右的竹林,从村头的小路上往下看,偌大的一片翠竹,郁郁葱葱地向山坡上延伸过去,将初春的生命渲染得更加碧绿苍翠。为了不引起李明军家人的反感,张兴强没有进到竹林里,而是沿着竹林外边的小路一边走一边看。竹林中,时不时有小鸟从竹梢上飞出,带动竹枝轻轻地摇晃着,将生命的爱抚一棵一棵地往竹林深处传递。

张兴强第二次到拉岩也没能处理好李成良和李明军家的纠纷问题,李明军的三个儿子说什么也不愿来接受处理,他们说他们还在给父亲守孝。张兴强说要到竹林里去看,在取得李明军的儿子们和李成良的同意后,张兴强进到了竹林中。在竹林的中间,张兴强看到了一条近一米宽的大沟,不用说,这就是两家所谓的分界线了。沟的两边和沟

里都长满了翠竹，沟里的竹、沟两边的竹，枝与枝相交，根与根相缠，分不清彼此。

张兴强准备第三次到拉岩去处理李成良和李明军两家的纠纷时，李成良却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李成良对他说：

我不告(上访)了，我要搬到大碛那边去住，去那边服侍我的岳父岳母他们，顺便种他们的田。竹林就留给他们家，我也想通了，这么多年告(上访)去告(上访)来的，把人都告累了，到头来一笔还是写不出两个李字。

李成良为什么要改变主意，他没有对张兴强说，张兴强也不想再深问，对他来说，这件事情的结果虽让他感到意外但却也让他感到欣慰，一件扯了十多年皮的事情，原以为处理下来会费一番周折，但还没有等他把心沉下去就结束了，就像一场好戏在上演前用海报去把人的胃口吊起来后实际又却没有上演那样，不光让人感到有几分遗憾，同时也还让人感到有几分难受。李成良还给张兴强送来了两斤干笋片，说是他自己竹林里采的竹笋晒制而成的，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张兴强在收下笋片后想请李成良去吃饭，被李成良谢绝了，李成良说他还要赶回去找人来帮他搬家。

张兴强把李成良送到车站去上车，在车站，他给李成良买了回去的车票并一直把他送到车上坐好，告别时，李成良对他说：

张局长，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你们这些干部都能像你一样把我们农民的小事放在心上，我们就不会经常来找你们上访了。

李成良走了，而他走时说的话却如一记重锤，一直敲打在张兴强的心上，让张兴强一直感到很疼痛。

这件事情过去了很久以后张兴强才了解到，李明军死后不久，李明军的几个儿子按照李明军生前的要求，在李家家族的调解下同李成良达成和解。不久以后，李成良一家就搬往了他爱人的老家大碛，到那里去那照顾爱人年迈的父母，顺便把家也安在了那个地方，一场闹了十多年的纠纷就这样结束了。

秋天张兴强下乡路过拉岩村，看到李成良和李明军两家那十多亩竹林的竹子都开起了细细的白花，李明军的三个儿子正带着他们的家人在园里砍竹子，他们说竹子开花后就要死去，不如趁它们现在还没有干透水分，砍了还能卖几个钱。他们没有越过大沟到曾经属于李成良的竹园里去砍竹

子，他们说那是李成良的，李成良虽然不在这里住了，但那些竹子还是属于他，就是那些竹子都干死了也还是他的。

相煎何太急

寡妇吕洪月的猪从圈里拱出来，跑到田清亮家的玉米地里拱坏了几棵玉米苗，被闻讯赶来的田清亮打断了一只后腿。从坡上回到家的吕洪月见到拖着一条腿哀嚎的猪，立即跑到田清亮家的门口破口大骂，刚骂两句，在家中做饭的田清亮妻子刘梅花拿着锅铲从家中冲出来，两个女人立即吵成了一团。

在家做饭的，从坡上干活归来的和路过的村民们听到争吵声后都纷纷停下来，三三两两站在不远处的路上、自家的屋檐下、大门边看着两个女人吵架，谁也没有要过去劝架的意思。在农村，这种吵架是常有的事，大家已经是见怪不怪，别看吵架的双方都很气势汹汹，但是吵过后只要隔个几天时间，双方的气一散后又会和好如初。说起来，在农村，邻里与邻里之间，哪家没有过摩擦，哪家没吵过架，谁也就没有把她们的吵架当一回事，放在心上。

直到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时，大家才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才有一些人走上前去拉劝，被拉开的两个女人脸上都被抓出了血，吕洪月的衣服被刘梅花撕破了一大块，露出半个白晃晃的胸脯，而吕洪月的手里也紧紧地握着一大绺从刘梅花的头上扯下的头发。吕洪月和刘梅花虽然被众人拉开了，两个人却还在不依不饶地对骂着，人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两个人劝开，一些人把刘梅花推进家，另一些人则把吕洪月也劝回了她自己的家。

从坡上干活回来的田清亮到家门口时刚好看到人们把吕洪月和刘梅花劝开，一放下锄头他就冲着向远处走去的吕洪月吼道：

吕寡妇你不要太过分，你家的猪糟蹋了我家地里的庄稼我还没有找你算帐，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有本事你就不要走，当着大家的面你跟我说出个一二三来。

吕洪月一听到田清亮的话就站了下来，并用力摔开拉着她的人，指着田清亮大骂起来。

吕洪月越骂越伤心，越骂越起劲，越骂越难

听,很多人在那里劝都劝不住。田清亮的老婆刘梅花也从家冲出来,接过吕洪月的话茬对骂起来。站在一边的田清亮越听越气,越听越恼火,当吕洪月一句更难听的话灌进他的耳朵时,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一把推开挡在面前的刘梅花,顺手从旁边的地埂边扯下一棵木棒气势汹汹地向吕洪月冲过去,旁边看到的人急忙扑出来一把抱住他,田清亮一边挣扎一边大声说:

你们不要拉我,我今天就要让她看看,我不光打断她家猪腿,我还要敲她一只人腿下来。难道我姓田的还怕了她不成?

那边吕洪月也大声说:

你来,你来敲试一试,你不要以为老娘没了男人就是好欺负的,我跟你讲,别个怕你我可不怕你。有种的你过来试试。

要不是大家七手八脚把他们拖住并把他们推回各自的家,一场混战又要爆发了。

吕洪月在别人的指点下来到县信访局,一进门就跪在张兴强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田清亮欺负她一个寡妇,不光打断了她家的猪腿,还毁坏了她家的庄稼。

张兴强让信访室主任李道芬接待吕洪月。信访局的孟局长调到政府办后,两个副局长中张兴强暂时主持信访局工作,张兴强分管的农村信访工作这一块虽然没有变,但他亲自参与处理农民上访问题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在应酬各种各样的会议,很多事情只好交给信访室去处理。

李道芬把吕洪月上访所反映的问题汇报给张兴强,末了她告诉张兴强,吕洪月所反映的事不是很大,这件事她已经和米寅乡通过气了,米寅乡那边说由他们去协调处理,吕洪月上访的材料已经转给了米寅乡。听完李道芬的汇报,张兴强说:

要经常打电话去催问和督促,只要一有结果就叫他们把材料报过来。

张兴强再一次听到吕洪月的名字,是在五个多月以后,县长杜忠民打电话给他,问他吕洪月是不是来上访过。

得到张兴强的肯定答复后,杜忠民对他说:

米寅乡刚刚打来电话,说那个吕洪月喝农药死了,同她有纠纷的刘梅花也上吊了。现在事情很严重,她们两家的族人聚在一起打了起来,我已经通知公安局的申局长带人赶过去了,我也要马上去,叫你们局的孙道武局长和我一道下去,你在

家把吕洪月上访的材料找出来,找出来后赶快送到我的办公室,等我回来看。

张兴强走进信访室,劈头问李道芬:

吕洪月的上访材料呢?你马上把它们找出来并送到我的办公室。

李道芬说:

张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急,我上次不是跟你汇报过,材料已经转给米寅乡了吗?

张兴强说:

你先不要问这么多,你赶快打一个电话给米寅乡,叫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吕洪月的材料送过来。

说完这句话,张兴强想想不妥,于是又补充道:算了,我把车叫过来,你赶快到米寅乡去,把那份材料取回来,越快越好。

李道芬走后,张兴强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的身上湿漉漉的,感情是刚才出了一身汗他都不知道。

直到这时,他才平静下来认认真真的梳理自己的思路,这个吕洪月所上访反映的事情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她那天来上访的情节却还很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中,特别是她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定给她做主时让他很难忘怀。

张兴强啊张兴强,你真是太混了!

张兴强一边骂着自己,一边在记忆中搜寻吕洪月上访的每一个细节,一边也在焦急不安地等待李道芬把吕洪月上访的材料找来。半个多小时后,李道芬从米寅乡打来电话,说吕洪月上访的材料没有找到,不知道放哪里去了,现在乡里面只有一个秘书在值班,其余的人都去了大井。李道芬在电话中请示张兴强怎么办。张兴强拿着话机的手僵了好一会,才无可奈何地说:

怎么办?现在还能怎么办,你赶快回来吧。

就在张兴强焦头烂额的时候,距县城十多公里外的米寅乡大井村大井寨也是最热闹的时候,由于靠近公路边,死人的消息传得很快,事情发生不到两个小时,大井这个只有三十六户人家的小村子,一下子就从四乡八寨涌来上千人,很多人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赶着马车向大井涌来,来的人当中,有一些是两位死者的亲戚,是受两家的家族之邀来“帮忙”的,而更多的一部分人,则是跟着来看热闹。

杜忠民找到公安局的申局长,叫他派一部分人先把看热闹的人疏散开,申局长对他诉苦说:

我们的人手很紧张,现在很难抽得出人来。

杜忠民很生气,他对跟在旁边的政府办主任李天禄说:

打个电话给县中队的汪队长,叫他带二十个人过来。

吕洪月就躺在田清亮家的大门边,田清亮家的大门一扇已经被下下来垫在吕洪月的身体下,而另一扇门却不知去向,吕田两家的亲戚和家族都聚到了田清亮家的院子里,两边的人虎视眈眈地对视着,如果不是那么多公安人员在这里弹压,械斗可能早就发生了。

吕洪月原以为她一上访后,事情就会很快得到解决,第一次去上访,信访局那个姓李的主任对她说:

你先回家去把活路做好,我们马上就会派人来给你们解决。

回到家吕洪月左等右等,等了近两个月也没见到上边派人来给解决她反映的事情。这期间,她又和田清亮家打了一架,这一次是田清亮的两口子打她一个,邻居把他们拉开时,她已经明显吃了亏。

吕洪月又一次来到县信访局,还是那个姓李的主任接待她,姓李的主任对她说,过两天他们就会派人下来处理。

听到吕洪月去上访,田清亮和他的老婆刘梅花开始也感到很害怕,他们一直害怕政府的人来抓他们。一个多月过去,见吕洪月去上访过后也没有什么动静,田清亮和刘梅花的胆子又壮了起来。并且把原来同吕洪月的逢见必吵上升到了逢见必打,逢打必两口子一起上的地步。

争吵越来越升级,打架也越来越升级,终于有一天,吕洪月在被田清亮两口子打伤后,揣上一包老鼠药来到田清亮家大门口,将鼠药吞了下去。当闻讯赶来的村卫生室医生说吕洪月已经没有救时,惊呆了的刘梅花也用一棵绳子把自己吊在了卧室的门框上,等人们发现把她放下来时,她也没有气了。这些都是后来张兴强才了解到的,而那个时候,他正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给县委、县政府写

检查材料。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玉水县包括连县长在内的一大批干部都受到了处分,县长杜忠民在调离玉水县前专门和张兴强谈了一次话,对他说:

你还年轻,下乡去好好干几年,你还会有机会,你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在全县领导干部会议上,张兴强代表县信访局做了检讨,他本人也向县委县政府递交了书面检查,县委在讨论对他的处分时,鉴于他前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只给了他一个记大过处分,并平调到玉水县最边远的新塘乡任副乡长,而米寅乡的书记和乡长,则没有他幸运,双双被降了职。

得知张兴强受到处分,父亲张国才带着大哥张兴文和二哥张兴武到县城来看他,在县城张兴强的宿舍里,父子几个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张兴强又把父亲和哥哥送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父亲张国才临走前拉着他的手说:

这没什么,走一点弯路对你会更有好处。我们在家种庄稼,也还会遇到天灾虫灾什么的,只要及时打药或者重新补种,还不是照样会有收成。

张兴文和张兴武也对张兴强说:

你不用担心家里,我们会把父亲照顾好的,你就放心去干工作吧,我们决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李道芬也受到了处分,不光被免去信访室的主任职务,还被从县机关调到乡镇去安排工作。李道芬想不通,哭着来找张兴强,叫张兴强替她去反映反映,说只要不调她下乡,在县机关,随便调她到哪个单位她都愿去。

有朋友劝张兴强,说县委的丁书记一直很欣赏他的工作,并认为他是比较适合做信访工作的人,他们叫他去找一找县委书记,只要县委书记一句话,他就不必下乡了。听到这话,张兴强笑了,他说:

何必呢,留在县城也不一定见得会好到哪里去。信访工作和乡镇工作也没什么区别,在我看来,信访工作和乡镇工作都是农村工作,都是和形形色色的农民打交道,没有什么区别。



亲吻我们共同的清江

——浅读苗族诗人杨秀武旅游诗集《亲吻清江》

刘小平(土家族)

一

对于苗族诗人杨秀武的创作，我特别地关注多年了。之所以如此特别地加以关注，自然是因为我跟他之间有着很重的缘分。这个缘分主要是因为我们共同拥有一条美丽的清江。清江从利川的龙洞沟发源，在宜都市注入长江，全长八百多里，全流域共辖十个民族自治县，聚居着四百多万土、苗、汉人民。我所在的长阳县跟他所在的鹤峰县相邻，他在上游我在下游，历史上同属容美土司的领地。在清江流域，据我所知诗歌爱好者倒是不少，但真正在诗艺上攀登到一种高度的人却屈指可数。我跟他，都多年爱诗，且都以清江流域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为主要抒写对象，创作了大量作品见诸报刊。我的诗集《鄂西倒影》于2000年荣获首届“湖北文学奖”，2007年他的旅游诗集《巴国俪歌》荣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略带自我夸耀地说，《鄂西倒影》和《巴国俪歌》成了鄂西清江流域诗歌界并立的“双峰”，这是意味深长且能够让我们一生引以为荣的事情。

他的获奖诗集《巴国俪歌》我没有读到，但我从报刊和网络上及时地得知了他获奖的信息，向他表示了热情的祝贺，并研读了他的部分作品（无

以窥得全豹）。近日则有幸收到了他刚出版的第二部旅游诗集《亲吻清江》（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早有为 him 写点儿学习体会文章的想法了，这个想法在期待多年后，终于有了动笔的机缘。

《亲吻清江》印制得十分精美，捧在手中感到沉甸甸的，立即吸引着我开始了对它的“亲吻”之旅。

二

清江的自然生态，保护得非常好，这大约是令清江土、苗、汉人民共同引为骄傲的事。而且现在“生态经济”是一种时尚，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这些，在杨秀武的诗集中表现得较为充分。

鱼在白云里呛了一口水
吐出一咕噜一咕噜的一线蓝
一线水的湛蓝
蓝得莫名其妙
蓝得岂有此理
——《云龙河》

“鱼在白云里呛了一口水”，这可能吗？鱼怎么会跑到白云里去呢？这是明显的“错误”。但是，在诗家语里，它便“错”出了非同一般的美丽。如果清江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澈，哪能在水底看到蓝天白云呢？换句话说，鱼怎么能跑到白云里去呢？

鸟宿水底，鱼戏枝头，这种意象并不新鲜，在古诗里常见。但是，杨秀武在这里点化得非常成功，令人佩服。“鱼在白云里呛了一口水”，生动，精彩，跳脱，简直绝了。

而且，在诗中，这份清江的蓝还是从鱼嘴里给吐出来的哩，还一线一线的。这句话特别富有质感。

而且，这首诗里还有明亮的太阳。只有在大好的晴天里，才能看到蓝天白云。总之我要说，这些诗句，真是美得“莫名其妙”，美得“岂有此理”。

三

《亲吻清江》中有大量的以地名为标题的诗作。这样的方式，使诗集看起来像一部清江旅游手册。这种标题方式是“词典式”的。如《日天筭》、《朝东岩》、《卧龙吞江》、《柳浪含烟》、《都亭山》、《静静的董家河》、《一炷香》……。虽然谈不上太新颖，但有效，有用。

一首挡关的歌谣

巍然屹立在千仞绝壁上

如太阳轮回的光碟

廩君铮亮的巴人箭

溯清江而上

一种呼啸而来

——《景阳关》

把一道古关比喻成一首歌谣，把静的比喻成了动的，使古关富有动感，顿时生动起来。游客或者导游站在古关口，唱着古老的歌谣，经过诗人的剪辑和组合，就有了一句极精彩的诗句：“一首挡关的歌谣……”

廩君是巴人先祖，土家族是巴人后裔，而苗族诗人杨秀武的诗集中比比皆是廩君和土家族的颂歌，这倒是让我惊讶了一下。后来我从邓斌的文章中见到了合理的解释：“他是苗族，但他出生与成长的鄂西南这片热土却是古代巴国的属地，是巴

人后裔——土家族历受千年苦难和催化斑斓梦想的母土。因此，他把他的乡土恋情、赤子胸怀更多地倾注于从巴人到土家族的文化长廊；他把他的火热爱情、钢铁信念更强烈地展示在虎啸声声的‘清江的画廊里’！”清江流域，土家\苗家，在漫长的千年岁月中，硬是裹到了一堆儿，血脉早已交融到一起，咱们又有什么必要在诗中分出彼此呢？这不是见外了吗？哈哈，民族团结万岁！杨秀武的诗作，正是清江流域民族交融和民族团结的印证。

写到这里，才有了本文的标题：《亲吻我们共同的清江》。

四

跳丧、哭嫁、对歌、摆手舞、龙船调，等等，土家族、苗族的风土人情，或者统称清江流域的风土人情，源远流长地流传至今，仍然富有生命力，仍然那么鲜活，诗意盎然。它们在杨秀武的诗集中，也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山妹子

被铜唢呐悠悠的音符

吹得两眼变成滚烫的雨季

沿着那条山路远去

大胆地走进两盅交杯酒

——《清江流域》

字面上没有“哭嫁”二字，但这就是“哭嫁”。一双好看的眼睛，都变成了丰沛的雨季哩。但是请注意这里表示情感温度的词：“滚烫”。有了这个词，真是无限的风情尽在不言之中了。“交杯酒”，在这里成了幸福的代名词，十分抢眼，因为它有着多么美丽丰富令人遐想的内容呵。再看下面的《火塘》：

祖先在火塘里

埋下足够的火苗

烧成了大山的一种风情

我在火塘里

还原祖先的姿势

添加自己的激情

清江

在火塘里煮沸一种时尚

祖先在火塘里不可能埋下火苗——这又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但是民族的血脉和习俗却像火苗一样，从祖先那里一脉相传。这几句简单的诗里，便拥有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诗意。也许，我们坐在火塘边的“姿势”还是祖先的那种姿势，但是现代人却有着现代人的激情，毕竟，清江流域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迁。而在眼下，最大的变迁莫过于城市化的进程。乡民们从乡下进军城市，他们所凭借的，除了一些生产技能外，还把我们古老的习俗也商业化了，并借以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据说是由一个恩施籍女大学生推出而迅速风靡全国的“土掉渣饼”就是典型个案。而这里的“火塘”也在“包围”城市了：

火塘以农家乐的名义
鬼使神差地
包围了一座座城市

五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其实无论什么题材，最终的指向，所要思索和表达的，都是“人生”。余秋雨先生曾说，在艺术的殿堂大门前写着一个告示牌：“无关人生，敬祈免进。”

杨秀武是懂得这个艺术真谛的，所以在他的诗中，风情也好，地名也罢，只不过都是一种题材的选择，最终他是在咀嚼人生的丰富内涵。如《怀念一条河》：

逆水而上
山在我眼前不断增高
顺水而下
山在我脚下拔节生长
站在山顶
森林为峰我还是如此之矮
……穿越在时空之外
我只能低调

人在一条河流中所处的人生方位，不管你是顺风顺水的时刻，还是处于逆境，都比两岸的山要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人的无奈。然后你登上山顶了，或许你这时会产生你已经无比高大的幻觉。杨秀武却时刻保持着可贵的清醒，“森林

为峰我还是如此之矮”。是呵，山顶上还有大树哩，你比大树还高？所谓的“山高人为峰”（红塔集团的广告语）只能是欺世欺己的狂傲。

哲理品格，永远是艺术的最高品格。

杨秀武把自己的诗集标签为“旅游诗集”，更在于一种创意。在这里我想表达一点不同的见解。我以为诗就是诗，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旅游诗集的提法可能会冲淡它的艺术性。同理，写诗的时候，也不必太冲着“旅游”二字而去，而应更多的着意于诗歌本身。杨秀武这样做，我们能理解是因为他在县里担任着旅游局长职务，他是想用自己的诗来为家乡、为清江流域的人民行善积德，招徕更多的客源。其情其谊自然是令我敬佩的，但是如果因此冲淡了诗意，那岂不是太不划算？

六

现居北京的著名画家汪国新在清江采风后曾写过一首短诗：“进山香满袖，出峡诗盈口，千里清江游，谁敢称画手？”

汪国新这首诗有两种解读法。一种是他骄傲地说，除了我，谁还能是“清江画手”？另一种解读是：来到清江，亲眼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哪里还敢自称为“清江画手”哦。

两种解读法绝然不同，但是其实都是有道理的。

仅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杨秀武这个名字，必将以“清江的歌者”的形象而载入清江史册。他无愧于这个名字，无愧于这个形象。

我忆念中的母亲形象
始终是一条江
一条清澈见底的江
我的歌搬进水中
是一个翠嫩多汁的梦境
成为我一生一世的歌唱

……我是清江的后裔
我是清江的歌者
在你设置太阳的地方
我能否唱得一身灿烂
——《清江的歌者》

我跟杨秀武两人同为清江的诗人，两人相比，

谁爱清江更多一些？

显然是杨秀武。

这不是自谦，亦不是奉承，而是有诗为证：“我忆念中的母亲形象 / 始终是一条江。”

因为我把清江视为母亲，这有些一般化了；而他，竟把母亲视为清江。从艺术上来看，这句诗出新了，堪称警句。从情感上看，母亲与清江已完全交融叠加在一起，哪能分得开呢？

在他的这句诗面前，我有李白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

还有，他在《我的爱和不爱》中，把他对清江山与水的爱说得太绝对：“我不爱山外之山”、“我不爱与故乡无缘之水”。

这些话经不起推敲。祖国哪里的山水不是我们的故乡，不值得我们热爱呢？你老兄是不是太狭隘了哦？但是，作为“清江的歌者”，这样的句子尽管直白，却美丽极了。美丽得我都有些汗颜了。故乡清江的山水，一定更喜欢杨秀武，而次喜欢刘小平了。

七

我的妻子是一个红辣椒
燃烧如火
赤诚如血
一片伴我终生的红云

辣味如箭
射穿我的皮肤和灵魂
泪和汗从骨头里冒出来
溅起的秋波把我裹得很紧

我下定决心
下次再不吃辣椒
筷子筷子筷子
是个不听话的东西
——《我的妻子》

这首写给他妻子的诗，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其实也没有新鲜的意象，把女人比作辣椒，很多诗人的作品中出现过。与鄂西毗邻的一位歌手宋祖英也唱过“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

但我还是有理由喜欢这首诗。在第二段中，他

不光说妻子“辣”，还把那种“辣”到骨骼和灵魂里的感觉写出来了。

如果说第二段里还有“秋波”二字我以为用得不准确，略有瑕疵外，那么第三段我更是有挡不住的喜欢了。杨秀武跟我一样，是一个怕老婆的“东西”，他下次还是要“吃辣椒”的，改不了了，吃定了，虽然遗憾，但也可爱。

最精彩的要数最后两句。他骂筷子“是个不听话的东西”。筷子何其冤枉？但是艺术的情趣便在这里訇然而出。

这里要强调的是，鄂西清江是一个盛产民间歌谣的地区。他最后的两句，显然成功地借用了民歌中的表现手法。具体出处何在，恕我民歌知识有限，不能点出。

最后一段，感觉上是那么的天然，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这里就不是杨秀武在写诗，而真成了诗在写杨秀武了。绝妙。

八

把一粒粒汉字
揣在自己的温度里
孵化出
活蹦乱跳的平仄
从血液里
奔涌出山地的绝唱
……右手是诗歌
左手是土语的人
目光的背后是生活的底部
诗歌的前面是民族的指向
——《田九龄》

这些诗句，是在写几百年前的土司诗人田九龄，抑或是在写杨秀武自己？

依我看，这实在是分不清的。

当年田九龄写出了“山地的绝唱”，今天在容美的土地上，新诗诗人杨秀武同样也写出了“山地的绝唱”。他们同样“唱得一身灿烂”。弹指间，千年时光匆匆而过，田九龄的诗至今鲜活；再过千年，杨秀武的诸多警句同样也将流芳。这应该不属于奉承话吧？因为诗歌就是这样传承着，文明就是这样嬗递着。千年后，人们还会咀嚼着田九龄、杨秀武两个不同时代的鹤峰诗人的警句，而到那时估

计知道杨秀武曾是旅游局的人绝对寥寥。(窃笑一下!)

鹤峰有一个颇有实力的“作家群”，令我向往。我荣幸地跟他们中的李传锋、杨秀武、邓斌、王月圣、田禾、龚光美等作家都有过交往，这次又通过《亲吻清江》知道了他们刚出版这一套“鹤峰作家丛书”。借此文，我向各位鹤峰作家同仁表示敬意。

九

读《亲吻清江》，也更多地了解了杨秀武的创作和成长经历。

他曾经因为成份问题而回乡劳动几年，后来当民办老师，后来考上师范，师范毕业继续当老师。论起来我跟他都是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走出来的。他最初当老师时写诗，也被视为“不务正业”，受过很多的委屈，甚至有被从高中学校贬谪到教农民识字班的不堪经历。(凑巧我也有过貌似于被“流放”的经历)他原籍恩施市红土乡人，是1985年被鹤峰县作为“人才”引进的。他的成功绝非偶然的“撞大运”。不管是在他的逆境里，还是在他当了官员后的顺境以及由此带来的繁忙里，他都几十年如一日地喜爱和坚持着诗歌创作，才终于有了他的成功。

我了解了他的基层税务官《父亲》：“没有声音的语言在算盘珠上 / 运动着父亲的人生轨迹 / 每一颗珠子 / 都是父亲生命的砝码 / 从不为自己滚动一次 / 藏青色，在他的身上 / 表达出 / 工作的平凡和神圣 / 父亲头上的国徽明亮如光 / 灿烂于大山深处 / 灿烂于我的心灵深处”。

我还认识了他的《母亲》：“老家屋后的那块挂山田 / 那是我母亲用汗水 / 写就的一部天书 / 是什么时候 / 母亲手上的茧花 / 全在那块土地上开放”。父亲母亲，把正直无私、勤劳隐忍的品德，无声地注入到我们的诗人身上，成为“祖先的姿势”，然后，杨秀武“添加自己的激情”，就成了他的诗，成了他诗作的品格。

“知人论诗”，这是诗歌研究的重要方法，现在我们对杨秀武的诗歌生长的血脉和环境是比较的了解了。

十

“杨秀武建构了一个浩大、浑厚和充满神性魅力的大鄂西世界。因为在他笔下，鄂西的自然与神秘的文化精神已构成了诗人的生命意识和心理现实，鄂西的山水风物就是他个人理想、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载体。”杜李的评价是恰当的。

杨秀武的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的发展空间在于他对于自身局限的突破。

在评价《巴国俚歌》时，邓斌指出了该集的“缺憾”：“那就是在对传统文化、风景风情的情趣歌中，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化有所偏重，而对客观存在的环境异化、道德缺失、精神萎顿等自然的、社会的和人性的问题，少了些应当具备的痛苦意识与悲悯情怀，……这多少影响着整个诗作的力度与深度。”

我除了比较赞同邓斌观点，以及在前面已表述过的对于“旅游诗集”的不同意见外，还觉得在炼字炼意上欠缺锤炼的功夫。《亲吻清江》中的不少诗作，篇幅嫌长，提炼不够，有的用词用语欠精炼欠准确，因而显得杂芜。警句总体不少，但也有很多篇章里没有警句。我说这些话，有点儿班门弄斧的意思了，赶快打住。其实这些“遗憾”，我自己的创作也是同样存在的，只是在此共勉而已。

杨秀武曾说：“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疯长着我的憧憬，都凝固着我的思念，都浓缩着我的情感，我会用心、用笔永远为他们歌唱！”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期待着杨秀武的歌声。

参考文献：

- 1、邓斌：《巴人血液的升腾与奔放——杨秀武诗集〈巴国俚歌〉序》
- 2、谭明和、王大菊：《代跋：用浓浓乡情抒写漫天飞舞的诗意》
- 3、杜李：《对“大鄂西”世界的深层探寻——浅读杨秀武诗集〈巴国俚歌〉》
- 4、陈千恩：《杨秀武：用心灵讴歌家乡》（2009年02月28日记者专访）